温斯坦莱文选

商务印书馆

.6
3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温斯坦莱文选

任国栋譯



商务印书馆

197[illegible]年·北京

ДЖЕРАРД УИНСТЕНЛИ

ИЗБРАННЫЕ ПАМФЛЕТ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內容提要

温斯坦莱（1609—1652年）是英国十七世紀空想共产主义者、掘地派运动的著名領袖和杰出的思想家。他代表当时英国城乡貧民的利益，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主张人人都必須劳动，都有利用村社土地的自由，同时也有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虽然掘地派运动被克伦威尔政府鎮压下去，但温斯坦莱的光輝思想却是扑灭不了的，它对于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温斯坦莱文选

任国栋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⅜印张　153千字
1965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1—24,500册
统一书号：3017·83　定价0.71元

中譯本序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两次国内战争最后才在1648年取得胜利。1649年1月，英国议会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宣布建立“英吉利共和国”。这一次革命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不但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而且对后来欧洲和北美的反封建运动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所领导的，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参加，对于这一次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英国劳动人民不但向议会方面踊跃捐输，腾出自己的房屋供军队住宿，而且还直接参加战争，为革命流出自己宝贵的鲜血。1643年夏，国王军队兵临伦敦城下，议会军处境岌岌可危，全仗一支由手工业者、帮工和学徒组成的民兵队，才解除了伦敦西部之围。在英国内战中屡建战功、素有“铁军”之称的克伦威尔骑兵，也主要是由自耕农组成的。恩格斯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城市资产阶级作了它第一个发动，而乡村区域的中农，则使它获得了胜利”①。

英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由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性和慑于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不可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它既沒有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不想去改善小手工业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页。

者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广大的城乡贫民从这一次胜利中不但毫无所获，反之，他们的经济状况由于战争的负担，以及战后工商业雕敝和物价飞腾而日益恶化。正如本书的作者温斯坦莱所说的那样，“平民(他们受到的这些战争的苦痛比别人更深重)从战胜国王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呢？对平民说来，沒有这些胜利也许还要好一些，因为他们由于提供宿营地和纳税而变得更加穷困，生活过得比从前还不如。”(见本书第 46 页)残酷的现实使得英国广大平民从对革命的失望逐渐发展为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专政的不满。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日益迫切的土地问题。

早在 1640 年春，英国有许多农村就爆发了农民反圈地和争取保存“森林用益权”的运动。1641 至 1643 年间，农民运动遍及英国东部各郡，许多农民不断进行夺回圈地的尝试。1645 年，英国西南部发生了被称为“棍棒派运动”的农民起义，卷入这一运动的地区占全国领土四分之一，参加的人数达一万多人。国内战争结束后，农民运动仍然此伏彼起地在全国展开，1649 年达到最高潮，发生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运动，亦即掘地派运动。

1649 年 4 月 1 日，有一群贫苦农民在伦敦附近塞利郡圣乔治山的荒地上掘土耕种，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吃饭的生活，因此得名为掘地派。尽管掘地派运动引起了附近地主富农的仇恨和破坏，遭到了克伦威尔政府方面的软硬兼施的阻挠，但是它代表了广大贫民的要求，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各地的响应。次年，在诺桑普顿、白金汉、亨丁顿、兰开夏、肯特等郡都发生了贫民耕种村社土地的运动。出现了许多农业公社，其中以诺桑普顿郡的威灵波洛镇的规模为最大。这一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威胁到了英国土地私有制

的基础，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恐惧，于是统治集团便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采用血腥的武力镇压，到了 1651 年，各地的掘地派运动就先后被克伦威尔的军队淹沒在血泊中。

掘地派运动的领袖和杰出的思想家是杰腊德·溫斯坦莱(1609—1652 年)。他原先在伦敦学过生意，贩卖过布匹，内战时期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此后移居到伦敦附近的塞利郡，替人放牧牛羊。生活环境的变迁使得溫斯坦莱有机会接近当地的贫雇农，了解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并且同情他们争取土地的斗争。不久，溫斯坦莱就成了在这一个郡肇始的掘地派运动的领袖和立场坚定的捍卫者。他写了不少宣言和文章来论证掘地派人耕种村社土地的正义性，在道义上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这些著作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因而在掘地派运动失败之后，它们仍然被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一份光辉遗产而留传下来。

反对土地私人占有、要求土地公有化、主张消灭阶级划分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着溫斯坦莱的所有著作。不过，溫斯坦莱是带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唯理论的观点来考察土地的问题的。他说，"按照造物主的本意，土地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成为一切动物的共同财富……"（见本书第 6 页）后来因为自私自利的心理支配了人的理智，唆使一部分人去教导和管理另一部分人。于是，土地被篱笆围起来，被一些人所瓜分，而其余的人则变成了他们的仆人和奴隶；有时他又把英国的土地私有制看作是外来的侵略者所建立的。他说，"诺曼征服者不是从称为议会的少数人手中或者从全体英国人民手中夺去了英国的土地而攫为己有的吗？毫

无疑问，他剥夺了每个人的自由，成为圈地和村社土地的主人。”“查理国王的英国王位不是从征服者威廉那里继承下来的吗？”“领主不是征服者威廉的上校们和主要军官们的继承者吗？”（见本书第45页）

温斯坦莱认为，自从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后，人就陷入受奴役的状态，成为自己同胞的奴隶，而争夺财产又使人民、国家和全世界分成许多集团，引起战争和流血，到处都产生纷争。他谴责这种制度是对“伟大的造物主的一个极大的侮辱”，是不合乎“正义”和“理性”的。因此，在他看来，战胜查理国王之后，就应该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归还人民被夺去的土地，使他们得到耕种土地和分享土地果实的自由。他说，“要知道，在无地的贫农还未得到允许耕种村社的土地、还没有生活得像住在自己圈地上的地主那样富裕以前，英国不会有自由的人民”（见本书第16页）。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革命胜利后只是以有利地主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仅仅片面地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关系，消灭了地主对于国王的封建义务，把贵族和教会的封建地产变为资产阶级的地产，同时还保留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庄园上的公簿持有农照例要向地主交纳地租，并负担其他一系列的封建义务。英国广大的贫苦农民在失望之余，懂得了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行动起来才能拯救自己。温斯坦莱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当时农民的这种敢于反抗的革命情绪。他说：“如果我们为了自由而饿死，而你们的屠杀性的统治人的法律还要消灭我们，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们要求而且已经决定占有村社的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树木，以求获得生活资料，并且把你们看做与我们平等的

人。”（见本书第 31 页）

在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性的同时，温斯坦莱也反映了他们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软弱的一面。他对领主们说，“当你们身上的神明还没有迫使你们放弃你们靠杀戮和偷窃的手段得到的、现在还掌握在你们手中的土地和财产以前，我们不会去触动你们的领地，而只会去触动叫做村社土地的领地；而当你们身上的神明迫使你们放弃这些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我们就从战胜你们的神明那里，而不是靠我们的刀剑来获得这些土地和财产，因为刀剑是一种扼杀创造物的极端令人厌恶的、不正义的权力。”（见本书第 30 页）在当地的地主富农勾结克伦威尔政府的军队侮辱和殴打掘地派人的时候，对于这种暴行，温斯坦莱却还宣传“不应该战斗，而应该忍耐”，这就鼓励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后来更加肆无忌惮地采取大规模军事镇压的手段。

掘地派运动被镇压后一年，温斯坦莱发表了他的一部最成熟的著作《自由法》。在这部著作中，温斯坦莱不但继续捍卫土地公有制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因此，这本书被认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与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一样著名。

《自由法》一书是温斯坦莱主要为了“敬献”给克伦威尔而写的。当时，温斯坦莱对克伦威尔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他天真地相信，克伦威尔会接受他提出的建立以自由为基础的“真正的英吉利共和国的忠告”。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温斯坦莱在这本书里说，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是贸易的自由，有人说是传教

的自由，而有人则说是无约束地同女人交往的自由。温斯坦莱认为这些自由只会导致奴役，都不是眞正的自由。在他看来，眞正的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这也就是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基础。

在“眞正自由的共和国”里，无论是土地还是土地的果实，都是大家共同的财富，“居民之间都不能进行买卖”（见本书第 116 页），违者将作为和平和自由的敌人而处死；但是，土地是交给每一个家庭单独耕种的，不过在收下庄稼之后，各家都必须把粮食送进粮库，而不能攫为己有；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家庭，也必须把自己劳动产品送到专门的商店里。它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公共仓库里领来的，自己不需要付钱。为了防止浪费食物的现象，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家庭所领取的食物不得超过实际的需要，如果有浪费的话，“调解人”将对家长“进行谴责，数落他的轻率行为，使他感到惭愧。如果第三次发生这种现象，他将在监督人监督下充当十二个月的仆役，以便让他知道，谋取食物是多么不容易”（见本书第 205—206 页）。

在温斯坦莱“共和国”中，除了生产是由一家一户分别进行外，消费也具有个人的性质。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和一切用来过“和平生活”的东西，如果有人未得到别人的同意就拿走这些东西或破坏别人住宅的安宁，“他就要被当作共和管理制度的敌人而受到惩罚”（见本书第 102 页）；与康帕内拉的理想社会“太阳城”中的“公妻制度”① 不同，“共和国”内实行的是合理的一夫一妻制度，如果有人带走了别人的妻子和孩子，或者强奸了别人的妻子和女儿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① 参看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30—36 页。

温斯坦莱把生产和科学的活动分为农业、矿业、牧畜业、林业和天文气象五个方面，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这五种活动中的一种，这样才算是"人类的有益的儿子"；如果有人"只是袖手旁观和空谈他读过和听过的东西，而沒有把自己的才干应用到某种个人的活动上来提高生产率"，他就是人类的"无益的儿子"（见本书第 178 页）。"共和国"中将沒有"寄生虫和乞丐"存在的余地，因为对这些人都实行"强迫劳动"。

为了"使共和国能够由勤劳的、聪明的、有经验的人建立起来，而不是由愚蠢的懒汉建立起来"（见本书第 177 页），法律要求父母和"公职人员"用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儿童，这就是"在孩子受过学校教育达到智力成熟以后，再把他们送去学习一种他们的智力和体力都适合的手艺、技术和科学，并且一直学到四十岁为止"（见本书第 178 页）。用这种方法教育出来的儿童，"不会只是学习书本知识而不做其他事情，他们不会成为君主制度下的那种所谓烦琐哲学家"（见本书第 177 页）。温斯坦莱这种把教育同生产结合起来的观点，在当时说来，是非常新颖而且具有十分进步的意义的。

"共和国"的公职人员都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凡是受过封建贵族迫害的并同他们作过斗争的四十岁以上的正直人士，都有资格被选举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所有的公职人员每年都应该改选一次。据温斯坦莱说，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人长期担任公职，"会蜕化变质，不再温顺、诚实和关怀弟兄"（见本书第 134 页）；而每年更换一次执政者，"就会促使所有的人保持公正，待人和蔼，以期得到荣誉"（见本书第 135 页）；"所有破坏秩序的人——醉汉、爱吵架的人、为了怕得罪别人而不敢说实话的愚蠢透顶的

人、贪图安逸和热中于争论的人，或是爱唠叨的人”，都“不适宜于被推选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但是他们“可以有选举权”（见本书第136页）。这种通过民意选举公职人员的思想，同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由一个精神贵族即“太阳”终身执掌管理大权的情况，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温斯坦莱的《自由法》中所描绘的，虽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社会，却是一个多少符合当时英国劳动阶级的愿望的共和国的模型。正如我们所知道那样，这个劳动阶级就是现代英国无产阶级的前身，它当时的要求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并在共产主义与农民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愿望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革。因此，恩格斯把英国大革命时代的掘地派运动，也看成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①。尽管温斯坦莱本人显然受过教会的公有制传统的影响，尽管他的著作中还存在着不少宗教的神秘主义观点，但是这并沒有妨碍他成为一个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的杰出的思想家，也沒有妨碍他的学说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谷　明

1965年4月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7页。

致一切將要讀到下列宣言的我的上帝所創造的兄弟

尘世的上帝迷惑了凡人之后，取得了支配凡人和他們的生活的权力，用統治、王国和一切手段同永恒精神和正义之王相对立，施展出全部狡猾手腕和力量来消灭一切造物中的这种精神，把具有这种精神的以及受这种精神引导的、支配的一切人置于死地——他訂立法律和制定刑法，其目的是要使各国人民和各种語言都向这个尘世的上帝頂礼膜拜，成为他和他手下的人的臣民、甚至奴隶。而尘世的上帝就是驕横与貪婪，就是世界上万恶的根源；这些邪恶就是施奸計，逞残暴，发号施令，鄙視自己的兄弟，并屠杀那些不願或不服从他的暴政、不願或不支持他的統治权力、驕横和貪婪的人。

我曾同下列宣言的起草人和签名人談过几次話，我从同他們的接触中认識到他們都是心地善良，受永恒的精神和正义之路上的和平之王的指导，以致不敢触犯非正义的行为，而只是希望像自己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去对待一切人，使自己心中充滿和平和欢乐（和平和欢乐結合成一种光荣、眞摯、爱所有兄弟的精神），滿意于衣食，表现出容忍和溫柔的精神。这样的人准是进入未来天国的人：

"溫順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們将继承土地。"

第二，他們这种耕种荒地的行为，是一种充滿了正义的行为，

是对自己的兄弟怀有热爱和仁慈之心的証明。这种行为中沒有一絲一毫是同尘世的上帝、傲慢、貪婪、自私和对貪欲的頌揚有关的。

請你們，世界的主宰，仔細讀一讀，或者哪怕看一遍下面这篇文章吧。啊，理智要是能像法官那样控制着你們的心灵就好了！我向你們保証，这里沒有一点点是出于对你們的恶意或仇恨而写的，而是出于对你們——上帝所創造的兄弟們——的热爱而写的，同时，也是为了反对迫使你們的精神陷入奴隶地位的东西而写的；如果你們能够不抱偏见說話，你們的良心就能充当我的証人，而它只会动搖你們下列的行为：强迫自己实行暴政，鞭撻和践踏你們的兄弟，特别是鞭撻和践踏其中这样一些人，他們睜开了眼睛，能够清楚地看见控制着你們的灵魂并且支配着你們的大魔鬼，即暴虐、傲慢和貪婪。这些东西正在把你們引向灭亡：失掉自己原来状态的天使，被拴在黑暗的鎖鏈上直到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永恒的正义精神的天使深入到一切創造物之中。他們都是进行教导的神灵，开导每个創造物用自己的語言来表达天父的意志。“主的天使群共有二千万个天使”。

但是，你們这些地上的伟人，世界的主宰者，失掉自己原来状态和现在被拴在黑暗的鎖鏈上的天使：你們的原来状态是天真无邪的，是同你們的由上帝創造的兄弟們一律平等的。但是，你們对自己兄弟和他們的个性和良心的統治权，你們的驕傲的肉体的自我陶醉，你們对自己的过高估价，这一切都是你們已經陷入那个黑暗的深淵的結果。一切創造物都在奴役之下呻吟着，而现在，它們都在等待解放，并且应該一直等到把阻碍解放的人，把那个罪人，那个基督之敌[2]，即在世人心目中、在人間主宰的心目中凌駕一

切神明之上的那个人清除掉为止。

我知道，你們自命不凡，以为自己见多識广，但是你們得到的光明却是黑暗。这是多么浓厚的黑暗啊！在神的光輝照耀下生活的人分辨得出这是黑暗，而你們却把它当做光明。

眞正伟大的光明、即燦烂的晨星普照一切，在黑暗中放射光輝，黑暗不可能把它淹沒，虽然你們将带着从来沒有的鄙視的心情加以摒弃。

我将要得到的，除了肉欲横流的人、領主以扫[3]的反抗、暴力行为和嘲弄之外，不会有任何的东西。我知道，在充滿肉欲的眼睛看来，这将被当做愚蠢的尝試而成为招惹别人生气和嘲笑的对象，但使世上主宰者得到安慰和鼓舞的将是生命和光明的力量，以及控制着他們的神明，他将要引导他們，給他們以力量，支持他們，把他們从獅爪和熊掌中拯救出来。

世界上即将完成的事业是伟大的。不要鄙視神明的显灵、神的声音和神的启示；讀一讀《圣經》吧，預言正在实现；不要学約瑟[4]兄弟們的榜样，对你們不知道的东西也不要乱发議論，因为来自上帝的东西是站得住脚的。尽力去做吧，即使你們在一个时期中遭到失败，但时机很快就会到来，你們的事业又会生根发芽，并且像綠色的月桂树一样茂盛起来。不是从主那里来的一切东西都要衰朽，即使你們用尽全部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去支持它們，它們也不会复活。让永恒的精神照耀着你們，使你們具有理智，使你們的行动同理智协調起来——这就是你們的充滿热爱的朋友和兄弟的祝願。

約翰·泰勒

1649年4月20日

給英国当局和全世界当局的宣言

这篇宣言説明了英国平民开始并且贊同在塞利郡的聖乔治山上耕种土地和播种粮食的理由；这篇宣言由签名人和成千上万个贊同这种做法的人发出。

混沌初开之时，伟大的造物主——理智創造了土地，让土地成为共同的財富，让大地上保存野兽、飞禽、魚和人。人是注定要管理这些創造物的，因为人获得了給与他的管理飞禽走兽和魚类的权力。但是最初根本沒有談到一部分人将要管理另一部分人。

这是因为每一个人，无論男人或女人，本身都是完善的創造物。而創造地球的神則存在于人的心里，以便人能够管理世界。因为人的肉欲服从于理智，造物主就把理智給与人，使它成为人的教师和导师，人也就不需要到自身之外去寻找导师或管理者，也毋需任何人来教訓自己，因为人子心中的那个帝王本身，就教給了人一切东西。

但是，从人的肉体（这个野兽之王）开始享受的創造物超过理智和正义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五种感觉，即听觉、視觉、味觉、嗅觉、触觉）的时候起，他就逐漸陷入精神上的盲目和心灵的軟弱的状态，到外面去寻找导师或管理者。于是，自私的考虑就像帝王一样代替了理智，占有五种感觉，并且支配着它們，助长貪婪的心理，唆使一个人去教导和管理另一些人；这样一来，精神被扼杀了，

人陷入受奴役的状态，成为自己同胞的奴隶，其程度远远超过野兽。

于是，土地（土地被創造出来是为了成为有助于一切动物——既包括野兽，也包括人——的共同宝庫）被籬笆围起来，被导师和管理者所瓜分，而其余的人則变成了僕人和奴隶。按照造物主的本意，土地被創造出来，是为了成为一切动物的共同財富，而现在却被买卖，被少数人所霸占，这是对伟大的造物主的一个极大侮辱，似乎伟大的造物主崇拜个别的人，似乎他很乐意让少数人过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对其余的人的饥寒交迫則表示庆幸。原先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这种奴隶制度的到来叫做亚当[5]，因为这种外在的管理和教导的权力形成了对和平与自由的精神的一种障碍；起初在心灵上使心灵对别人充滿了一种奴隶的恐怖，然后把一些人的身体交給另一些人的外在权力去摆布，以便把前者投入监獄，加以处罰和迫害。这种邪恶由于它本身的貪婪而使我們身受其害。这种貪婪使他变成盲目，使他变得軟弱，他已經看不见自己心灵中的正义的法律（这种法律是純洁的理智之光），而到外界去寻找它，从而使創造物受到奴役和咒詛，使造物主受到欺騙：第一，被导师和管理者欺騙，这些人擅自侵入神的領域，在只有神才是主宰的地方进行教导和管理；第二，被另一些人欺騙，这些人抛弃神，而受自己的同胞的教导和管理。这种情况获得了“以色列的罪恶”的称呼。因为以色列抛弃上帝，把同自己一样的扫罗推选为王，而他們自己虽然具有与扫罗相同的理智和管理的精神，却只是扫罗的臣民。当以色列抛弃外部的教师和管理者，回到上帝面前，受正义之王教导和領导

的时候(根据耶利米的預言,这个正义之王在日子到来的时候将在新的天地中执掌王权),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的时刻即将来临(«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五、六节)[①]。

像一张被火烤得凹凸不平的羊皮紙似的旧世界的现状,在我們看来,正如虛幻的、傲慢的肉体那样衰老不堪;在旧世界目前的状态中,一条聪明的毒蛇鉆进人的肉体,获得控制一些人的权力,来管理其他人,以及强迫一部分創造物成为另一部分創造物的奴隶。这样就伤害了双方的精神。一方认为自己是导师和管理者,对自己的兄弟飞揚跋扈;另一方认为自己有缺陷,在精神上产生自卑感,把形状与自己相同的兄弟看做自己的主宰者。

因而,以扫这个充滿肉欲的人,即貪婪和驕傲的化身,杀死了雅各这个滿怀溫柔的感情并用理智进行正义統治的神灵,并对他进行統治。于是,本来为了让一切人过丰衣足食的生活和作为共同宝庫而被創造出来的土地,由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不正义行为而变成了一些人折磨另一些人的地方。

但是,伟大的造物主,即理智的神灵,只是在一段有限的时間內忍受貪婪而驕傲的肉体对他的这种輕視和侮辱。因此,他說:"产生我存在于其中的創造物的那顆种子,将把这条毒蛇的头砍掉,并且再一次鏟除对我的創造物的咒詛和奴役;当我这个正义之王再度在每人心中占据統治地位时,我将成为大地的祝福和各族人民的欢乐。"

从障碍或亚当出现的时候起,人們就开始把土地圈起来,交給

① 参看注释第20条。

了兄长以扫这个充满貪欲的人，并且一个人开始向另一个人买卖土地；而弟弟雅各（他是給一切創造物带来自由的全世界日益壮大的正义力量），这个本来应該继承他或追随他的人，却变成了奴僕。

而这位进行奴役的长子，使土地也陷于被奴役状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是使用溫和的正义的法律，而是用狡猾的自私自利的劝告和赤裸裸的粗鄙的暴力。不然，世上的各族人民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战爭和流行关于战爭的传說呢？怎么会有这样一些自相残杀的疯人呢？这一切只是为了維持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荣誉、統治和財富的世俗私有制。而这是可詛咒的，因为創造物在这种私有制下呻吟和渴求解放。

但是，土地将会重新成为它本应該成为的共同財富，因为《圣經》和理智的一切預言在这个公有制問題上是一致的，人类将重新恢复自己心中已經想好的正义的法律，一切都将尽心竭力去做，那时，这种敌对状态将在一切国家絕迹，因为誰都不敢再强求統治别人，誰都不敢再杀害别人，也不敢再希求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土地。因为誰要进行統治，利用任何借口把自己的由上帝創造出来的兄弟投入监獄，加以压迫和杀害，誰就是創造物的破坏者和可詛咒的工具，誰就不是走在正义的道路上（“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地行动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热爱你的敌人吧”）。

因此，你們，世界的主宰者，或者兄长——領主以扫，你們这些显然管理着創造物的人首先应該看到，使你們爬上显要地位的力量是自私自利的貪心和驕傲、是要生活在光荣和富足中、是要騎在溫和的精神雅各头上的欲望；而雅各是一顆埋藏在穷困的老百姓或小兄弟們中間的种子。从这些人那里一定会发出使一切民族得

到解放的祝福。

活的正义之王即理智，只是注視着你，要你自己支配自己，而你自命为光明的天使，实际上却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魔鬼、亚当和詛咒。創造物正在它的淫威下面呻吟着。现在，你的衰落的时刻来到了，雅各应該站起来。他是全世界的爱和正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扩大而且一定会扩大到整个世界。

你这教导和管理的肉欲的力量，有三个向你的兄弟們大肆吹嘘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你出现起到摩西[6]到来止(这个时期叫做亚当或障碍)。当时，你这个自私之徒該隐，杀死了你的兄弟亚伯[7]——一个热爱正义、胸襟坦白的人。在挪亚[8]到来之前，你用自己狡猾和野蛮的統治毒害了整个世界；对于世界說来，这个时期就像要生孩子就要使精液流入子宫一样。

从挪亚起到摩西到来以前，你是靠嘲弄、驕傲和残酷的压迫进行統治的；以实瑪利反对以撒，以扫反对雅各[9]，你始終是一个充滿肉欲的人，你迫害公正的人，迫害理智的神灵。

第二时期从摩西时代起到人子的到来时止。当时，世界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即人类还在幼年时期，不能像成年男人那样說話，而只是牙牙学語，用手势来表示自己要說的話的意思：我們看到，很多不会讲話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摩西的法律是用象征、祭祀、仪式和习俗的語言表示的。这是一个軟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你这个教导和管理的力量，也是压迫者；你只要看看«圣經»就会知道，亚伦[10]和牧师是最先开始欺騙人民的。管理者、帝王和审判官一直是統治海洋的主宰，苦难、压迫和貧困从他的权力下傾泻到大地上来；从那时起，这两种权力就成为可詛咒的东西，它

以自己虛伪的自私的教导和管理，把世界和人类引到窘境和死亡之中，而且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当人把自己看成是有缺陷的創造物而到外界去寻找教导者和管理者的时候，他就始終与存在他身上的神灵格格不入。

虽然从亚当出现时起，世界就处于黑暗之中，但人們遵循身外的光明和法律的指导，仍然好像哨兵一样的警惕：教导他們的是存在他們身上的神灵，而不是他們身外的肉体；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先知[11]；从那时起，这些人以及和他們相似的人，就成了世界的主宰者在任何时期用自己的自私的法律进行猛烈攻击的目标。

第三时期从人子的降生时候开始（这时还在幼年时代的人开始像快要成年的少年那样讲話了），以及从我們的时代开始（这时，精神已經发生作用了）。啊，你这尘世之人的教导和管理的权力！你用禁閉、貧困和折磨来实行压迫；你的全部力量和智慧都用来頒布法律并用这些法律来反对那些主张普遍自由（也就是雅各的起义）的人；自由并沒有完全被这些古老的奴役性法律所扼杀，而是被当作反对襁褓时代的人类的武器保留下来。

啊，你，英国的权力！虽然你曾允諾使英国的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但你是根据自己的自私的本性提出这个問題的，以致使我們遭受更大的奴役和更加沉重的压迫。你不仅用面包皮来約束你的由上帝創造出来的兄弟即老百姓，而且通过自己的反复无常的政府来使一切人惶惑不安。

第一，你强迫人民接受誓約，并且发誓务必实现改革，給站在自己崗位上的每个人以自由。但是，当人們按照这个誓約办事的

时候，他們就被关进监獄，受官吏、法院和所謂审判官的压迫。

你頒布了一些废除压迫人的、教皇的[12]、主教的、专制的法律，以及关于特权的法律的法令。但是我們看到，专制和特权的权力是事实上进行統治的固定不变的伟大法律，而其他的法律只是一紙空文。

你作出了很多允諾和保証，說要把国家变成自由的国家。但是，你保証要賜予自由的人民直到今天仍旧受着法院、查封、审判、保安法官、书記、所謂管事、委員会等等的压迫，仍旧被投进监獄，經常被迫消耗掉能够使他們免于餓死的面包。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們希望保持普遍自由而产生的。自由不仅是我們的造物主賜給我們的天賦权利，而且也是你在把我們从以前那个进行压迫的而现在已被推翻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以后，曾經答应要归还給我們的权利；这个自由是我們用自己的金錢、交納的税款、提供的宿营地和流出的鮮血換来的。这一切，你是从我們手中拿去的，但到现在为止，你还沒有履行与我們訂立的协議上所规定的义务。

啊，你，亚当，你，以扫，你，該隐，你，伪善的充滿肉欲的人！你什么时候才不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当然，把創造物从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桩伟大的事业不是你所能够完成的，因为你已經完全毁灭，沉入貪婪、驕傲和冷酷无情的大海中。祝福将从你所践踏的尘埃中发出，也就是說，被人輕視的穷苦的人民将拯救本国和一切国家，而你将羞愧得无地自容。

当我們的肉体还处在你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我們的精神就在安靜与和平之中等待我們的上帝来解救；如果他把我們的鮮血交

給你去揮洒，那就是說，他是我們的万能的領导者。如果你們有些人为了保存对創造物施加的暴政和压迫而流自己的鮮血，那么我們乐意献出我們的鮮血和生命，用溫柔的感情来巩固普遍的自由，使創造物不致受到我們所遭受的詛咒。

我們并不靠武器来做到这一点，我們仇恨武器，因为只有梅迪人①才会自相残杀，但是我們服从那个战神，他在我們中間显灵，并且告訴我們說，本着正义的精神共同耕种土地，吃我們自己流汗打下的粮食，既不付給別人工錢，也不領取別人所給的工錢，而是一起做工，一起吃飯，像一个人一样，或者說，像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以色列家族[13]一样。所以我們力求利用我們身上的理智和正义法律的力量使創造物从世俗私有制的奴役下恢复本来的面貌；而現在，創造物正在这种奴役下呻吟着。

我們应該向你們——最高会議[14]和你——英国的大軍[15]发出这个宣言，使你們知道我們希望得到一些什么，以及你們根据自己所訂的条約和所作的諾言必須給予我們一些什么，同时使你們能够加入我們这一运动与我們一起去取得和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你們与我們作对，那么我們就靠我們的著作，靠发布这个宣言来取得和平。这样一来，你們可就沒有办法为自己辯解了。

我們打算着手做的工作是：一起辛勤地去开垦和耕种乔治山及其附近的荒地，播种粮食，收获自己的粮食。

第一个理由是：我們应該本着正义去工作，为把土地变成一切人（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的共同財富奠定基础，使在本国出生

---

① 居住在今苏丹和烏干达境内尼罗河两岸的一个非洲民族。——譯注

的每一个人都能靠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土地母亲而生活；根据支配創造物的理智，不把某一部分人交給另一些人去支配，而是所有的人都像一个人一样，一起工作，一起吃飯，像一个父亲的儿子一样，像一个家庭的成員一样，沒有哪一个人将統治另一个人，大家彼此都把对方看作上帝創造出来与自己平等的成員，以便使我們的造物主由于自己亲手所做的事业而受到贊揚，以便每一个人都能看到，造物主并不崇拜个别人，而是同样喜爱自己的一切創造物，只是仇恨毒蛇即貪婪。而这种貪婪现在已經发展成为自私的自負心理、傲慢、伪善和骯髒念头，也就是发展成为这种东西：追逐財富和肉体荣誉，反对創造一切創造物的理智精神；因为这是腐敗和詛咒，是魔鬼，是謊言之父，是死亡和奴役，是創造物应該从它的羈絆下解放出来的毒蛇和恶龙。

这个原因推动着我們，通过神的显灵、神的声音和神的启示对我們揭示的其他原因也推动着我們。

因为神向我們启示道，如果我們或者其他什么人承认土地是領主和地主的特殊利益的对象，而不是其他人和他們自己的共同財产，我們就理应受到詛咒，而且使創造物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如果我們或者其他什么人随着地主和所有主承认，一些人有权把土地叫做是自己的，而另一些人則向他們租用土地；或者承认一些人可以出租土地，而另一些人則只好在租来的土地上劳动，那也就是辱沒了造物主的事业。这样一来，就好像公正的造物主是看人办事，因此为了少数人而不是为一切人創造了土地。如果我們或者其他什么人还保存着私有財产，我們就是同意让創造物陷于被奴役的地位（它正在奴役下呻吟），阻碍复兴的事业，违背神賜給我們

的光明，由于害怕触犯充满私欲的人而丧失了自己的和平。

至于这种私有财产为什么是一种詛咒，用下面一点就可以說明：那些买卖土地和身为地主的人，他們不是靠压迫就是靠杀戮或偷窃的办法来得到土地的；所有地主过的生活都违反了第七誡“不杀人”和第八誡“不偷窃”。

他們首先是用压迫的办法，用自己的狡猾的捏造和貪心来哄騙心地善良的貧农或兄弟，迫使他們为自己工作，只付給他們很少一点工錢，而从他們的劳动中取得大量的利潤；或者貧农用自己的劳动把暴君們送到高位上，让他們来統治自己。地主或者用自己貪婪的歪才吸引心地单純的人做买卖，从而使自己发財，使别人破产；或者依靠自己的狡計而占据了受人信賴的地位，强迫人民为公共需要捐款，而他們却把大部分的捐款塞进自己的腰包。这样，他們就用压迫的办法取得了这些款項。

其次，是依靠杀戮的办法。他們利用自己的智謀，妄想用刀剑来保卫人民的安全；他們从高薪、无数的宿营地和其他各种被他們攫为己有的收入中得到了大批的金錢，用这些錢购置了土地而成为地主。正如經驗所証明的那样，当他們成了地主，他們就爬到法官、管理者和国家官吏的地位上去。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得到貪欲所制定的法律的鼓励的血腥而又狡猾的偷窃，并且违反了第七誡——“不杀人”。

第三，还违反第八誡——“不偷窃”。这些地主就是这样从自己兄弟那里窃夺了土地，而根据理智和造物主的法律，这些兄弟是应該拥有和地主同样多的土地的。

这样一些人利用土地上的东西发了大財，然后，用花言巧語取

得心地单純的人們的信任，欺騙他們，使他們陷入混乱和盲目之中，于是，这些人就上升到教导者、管理者和立法者的地位，騎在把他們捧到这种地位上去的人們的头上；似乎土地是专門为他們而不是为其他人的福利而創造的。如果你們把自己的目光稍稍回顧一下，你們就会发现，这种外部的教导和指导的权力是尼布甲尼撒①时代强加在古代以色列身上的巴比伦枷鎖[16]。从那时起，节节胜利的敌人就把这个枷鎖强加在以色列身上，以便压制雅各。敌人对以色列最后一次征服性的胜利，是諾曼人征服英国[17]。从那时起，国王、領主、法官、法庭、管事、凶恶的暴徒——自由持有农[18]就一直存在。諾曼的低能儿威廉本人，他的校官、尉官和下級軍官以及普通士兵，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在利用自己的胜利，把貧穷的被征服的英国人即以色列人投入监獄，加以掠夺和杀害。

十分清楚，当需要选举受委托的人員或国家官吏的时候，选民都是自由持有农和地主，而他們都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普通的諾曼士兵。而誰应該当选呢？当然是某个十分富有的人，这个人是諾曼的校官或者高級軍官的继承人。他們这样被选出来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只是为了更有力地巩固諾曼人对被征服的英国的控制权，是为了在英国鼓起勇气要求自由的时候再一次把它压服下去。

所有这些为了控制和限制的法律，这些自古以来每当实行征服以后都要頒布的、现在又受到仇恨人民的心理的支持的法律，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呢？我要問，这些法律是些什么东西呢？它們只不过是绳索和脚鐐手銬而已。被征服的英国人像紐盖特监牢[19]

① 尼布甲尼撒，是紀元前604—562/61年間的新巴比伦的国王。——譯注

中的囚徒一样，戴上脚鐐手銬沿街行走。压迫者諾曼人及其后继者，世世代代都用这些东西奴役穷人，杀害自己的兄弟，不让雅各站立起来。

啊，英国的主宰者，你們生活在多么可怕的謬誤中啊！你們一面要求掙脫諾曼人的桎梏和巴比伦的权力，并且答应让被压抑的英国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一面却仍然保留这种諾曼人的桎梏和奴役的暴政，仍然使人民陷于低能的征服者及其軍事会議曾經使人民陷入的那种奴役的地位。

要知道，在无地的貧农还未得到允許耕种村社的土地，还沒有生活得像住在自己圈地上的地主那样富裕以前，英国不会有自由的人民。因为人民拿出自己的金錢和流出自己的鮮血，不是为了让他們的地主、諾曼人的权力仍然像以前那样通过自己的領主、地主、法官、法庭、管事和国家奴僕，为所欲为地进行残暴的統治，而是为了使被压迫的人們获得解放，为了监獄的大門能够打开来，为了人民的心情能够由于普遍同意把土地变为共同宝庫而平靜下来，为了使人民能够像被統一精神中的手足之情联系在一起的統一的以色列家族那样生活，共同享用能够保証公社生活的共同的母亲——土地。

如果你們仔細看看全国的情况，你們就会发现，地主、教导者和管理者是压迫者、杀人犯和掠夺者。但是，最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也是我們之所以一起开垦和耕种土地，使我們能够在正义中劳动，并把創造物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們在这个沒有道德的制度下承认地主，我們就不可能在正义中劳动，因为这样，我們就会像以前那样支持詛咒，践踏創造物，侮辱普遍

自由的精神，并且阻碍复兴的事业。

第二，我們开始垦殖圣乔治山上的土地，是为了能够一起吃自己的面包——我們辛勤进行的正义工作的果实，因为神在梦中或不在梦中都向我們指出，我們应該在这个地方奠定基础。虽然从貪欲的观点看来，这是一块不毛之地，但是，我們应該相信神的祝福。而且不仅这块公社土地或者荒地将被人民耕种，而且英国和全世界的公社土地和荒地都将被沒有財产的人公正地拿来耕种。土地将要成为共同的宝庫，它最初就是作为一切人的共同宝庫被創造出来的。

第三，我們都很清楚，«圣經»、先知、使徒、关于犹太人的使命和以色列的复兴，以及关于把这个民族变成一切土地的继承者的一切預言、神的显灵和启示，都与把土地变成共同宝庫这个任务有关。关于这一点，你們从«以西結书»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和«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中[20]都可以讀到。

人子离开使徒之后，他的圣灵就依附到在耶路撒冷等他的使徒和兄弟身上；富人卖掉了自己的領地，把其中一部分給了穷人，沒有一个人說，他占有的东西应該属于他的，因为他們的一切都是公共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二节)[21]。

现在，这个公社被貪婪而驕傲的肉体，被这个統治着世界的权力所摧毁；正义之父本身暫时忍受着这种摧残，忍受着时間或者时間的划分的折磨，四十二个月或者三天半都是一样，都是同样的时間。而现在，世界到了中午；基督徒的精神，即世界公社和自由的精神，已經复活，它正在上升，并将越升越高，直到西罗亚[22]的純洁之水、即一切創造物的生命和自由的源泉漫过堤壩，淹沒依附、

詛咒和奴役的河岸。

第四，把土地变成共同的宝庫这件事，是神在显灵时和沒有显灵时用下面的話告訴我們的："一起工作吧，一起吃面包吧，到处都去宣传这一眞理吧"。

我們三次听到这个声音。我們遵照神的旨意，一有机会就宣传这一眞理。第二，我們用书面宣传这一点，这样，让别人也可以讀到。第三，现在我們开始用行动来实现这一点，即耕种公社的土地，以便我們能够按照正义的精神在一起吃我們的面包。凡是作工的人都会吃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并且每个人将会得到与别人相等的份額。听见神的声音又这样說：

"以色列人既不应該領取工錢也不应該付給工錢。"

事情果眞是这样的話，誰也不会說：这是我的土地，你为我作工，我給你工錢。因为土地是上帝的，而上帝是人类的每一支的主人。正如我們人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躯体一样，每个单独的人只是人类的一員或分支，而生活在光明和服从理性这个正义之王中的人类，也就是創造物的完全的、完整的主人，一切土地都属于这个主人——作为神的臣民的人，而不是自私和敌視神的貪婪而驕傲的肉体的遺产。

如果土地不属于人类的某一分支或某些分支，而是所有人的遺产，那么，它就是自由的，是大家所共有的，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吃飯。

实际上，你們这些世界的謀士和主宰者，是知道这些道理的。无論哪里的人民，只要他們被生活資料的公有制联合起来，那里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他們将会像一个人一样保卫自己

的遺产。最大的幸福是和平与自由，它們就是这种国家或城市的城墙和堡垒。

与此相反，爭夺財产和私利使人民、国家和全世界分成若干集团，引起战爭和流血，到处都产生紛爭。

在神显灵时又听见他說：

"誰为爬到統治别人的地位的某一个人或很多人耕种土地，而不把自己看成主所創造的与别人平等的人，上帝就要捉拿这个劳动者。我是上帝，我說到就做到。"

这也就是向一切劳动者和被称为貧民的人們宣布，他們不能为拿工錢而替任何地主做工，也不能替置于别人之上的人做工，因为这样做，他們就用自己的劳动創造了暴君和暴政，而当他們拒絕为了租地而替他們做工时，就会再度把暴君推翻；誰替别人做工，不管是为了拿工錢还是为了頂替地租，都是在干不正义的事，继續支持灾禍；而誰要是决定共同劳动，共同吃飯，把土地变成共有的宝庫，他也就把自己的手与基督的手拉在一起，以便把創造物从奴役中拯救出来，把一切从灾禍中解放出来。

第五，促使我們继續做这件事的是：我們心中感觉到对一切人——不論他們是敌人还是朋友——都有一股热爱的泉源；我們希望沒有一个人生活在貧穷、困苦或侮辱之中，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自己所創造的一切物质財富。我們心中充滿和平，以及从我們的劳动中产生的平靜的幸福，充滿甜蜜的滿足心情，虽然我們吃的是菜根和面包。

我們相信，由于在我們身上显現出来的神的力量使得我們健壮起来，当我們为神工作的时候，就既不怕坐牢，也不怕死。我們

定居下来，并且已經計算过，我們所做的工作将使我們得到多少东西，现在我們知道了全部数目，就决定献出我們所有的一切，来购买我們在田地上看到的珍珠。

这种劳动使我們产生信心，而且理智使其他的人也会了解到，奴隶制度将被鏟除，人們将不再流泪，所有穷人都会由于自己从事的正义工作而使自己生活得到改善，将会摆脫貧穷和困苦，因为由于这种复兴的工作，以色列将会沒有乞丐，如果眞正的以色列沒有乞丐，那么，与它类似的精神上的以色列，当然也不再会有乞丐了。

第六，我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个工作将会进行得十分顺利，因为我們看到，时間就要过去。时間一过，即当世界的主宰者使所有的土地潰烂，并且借口根据摩西十誡的条文要用供品来按时祭奉神明而对别人实行压迫的时候，人子基督就会来临；而牧师已变得这样貪婪和高傲，迫使人民抛弃了供品，而在他們的压抑人的驕横的重压下呻吟。

同样地，在现在，在世界的这一世紀，在神就要复活的时候，时間会更加迅速地到来。在过去的年代，人們往往满足于举行祭祀和遵守法律条文，但是对神的名字甚至都要进行迫害；现在，教授們也同样满足于单純遵守形式和习俗，并自命为神，但是迫害、嫉妒和仇恨神的力量现在也和从前一样，一切都散发着教訓者和統治者的最浓厚的自私心的恶臭。难道我沒有看见，每个人都是为金錢而进行宣传，为金錢而提出建議，为金錢而进行斗爭，以便維护私利。这三种人都說要使創造物获得自由，而事实上，其中任何一种人都沒有提供过自由。他們也不可能提供自由，因为他們是普遍自由的敌人。土地由于他們的伪善、貪婪、嫉妒、愚昧无知和

十分高傲而变得臭气熏天了。

平民陶醉在讲台上和会議桌上所說的好話中，而不是好事中。人們等待幸福，等待解放，但是幸福和解放都沒有到来。当他們期待自由的时候，却遭到了更沉重的奴役——重負、压迫、稅吏、审訊、法学家、管事、委員会、什一稅的征收人、保安法官的书記、所謂审判法院——这一切借助旧日的罗馬教皇的过时的法律鞭打着人民，而这些法律早就被条約、誓言和命令所废除，但直到现在还未被抛弃，而且很快就死灰复燃，成了我們眼中釘或肉中刺。除此之外，还有軍事宿营地、某些粗魯士兵的掠夺行为，以及大量的苛捐杂稅。这些稅款如果由士兵平分，而不是几乎完全落入某些軍官和公职人員的腰包，抱怨也許会少一些。此外，还有买卖方面的駭人听聞的欺騙、地主、領主和法庭季度开庭期的残酷压迫。很多以前据說当过正直的主人的人，因为无法維持生活被迫当兵，为維护灾禍而打仗，不然他就会生活在极度的貧困之中。而你們，土地上的亚当們，你們有华丽的礼服，肚子吃得飽飽的，身居高位，养尊处优，可是你們却看不起这一切。但是，狠毒的法老，你要知道，审判的日子已經到来，很快就要輪到你的头上。雅各被压到很低的地位，但他在不断上升，虽然你做尽了坏事。你所压迫的穷人，将成为国家的救星，因为他将得到祝福，而你将被唾弃。

因此，你們，英国和全世界的主宰者，我們对你們談到了我們在塞利郡圣乔治山上开始耕种土地的原因。最后，我还应該对你們談到一点，也就是神另外一次对我說的話；当我听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就把目光轉向了你們。这話是："給以色列以自由"。

当然，正如以色列在摩西被派去解放它以前的四百三十年中

一直遭受法老的奴役一样，以色列及其类似的东西（扩及儿女身上的崇高的精神）遭受你們的奴役和残酷的收税人的奴役，已經有了三倍于这样长的时間。但是，解放的时間现在已經到来，你这个驕傲的以扫和残酷无情的貪婪精神，一定会倒下，再也不能成为創造物的主人：因为正义之王现在已經起来統治世界，統治世上的万物。

因此，如果你想得到寬恕，你就給以色列以自由，立即打碎私有財产的枷鎖，不要为了压迫而杀人，不要压榨和掠夺，不要买卖土地，而要抛弃地主的私有权，不要收租，而要毫无怨言地痛痛快快同意把土地变成共有的宝庫，以便使弟弟能像自己的兄长那样，在土地上得到有保障的生活，以便使一切人都能够享受自己所創造的果实。

这样，你就是孝敬了你的父母。你的父亲就是公社之神，他創造了一切，他无所不在。你的母亲——土地，撫育了我們所有的人。它像眞正的母亲那样，喜欢自己所有的孩子。因此，不要用圈地以及把圈地交給个别人的办法，去妨碍土地母亲哺育自己所有的孩子，不要靠自己的权力来維护这种可詛咒的圈地奴役制。

你要对自己的掠夺行为表示懺悔，懺悔自己頑固地违背了第八誡，偷窃自己的由上帝創造出来的兄长或弟弟的土地（我前面已經談到）。你和你的一切地主，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违背这一誡条之中。

今后，除了統治着和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和一切人身上的唯一的正义之王，你再沒有另外的上帝或統治权力。现在，你却有很多上帝，那就是貪婪、傲慢和嫉妒的杀人的风习（你用监禁和判处絞

刑的办法杀死妨碍你的人，虽然他們的事业是純洁的、健全的和正义的)。你的上帝是自私自利和奴隶般的恐惧心理，担心自己为别人服务而别人不为自己服务；你的上帝是伪善的，是一种肉欲，它既不履行諾言，也不遵守条約或禁令。你的上帝就是对金錢、荣耀和优裕生活的爱慕。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你的統治权力，就使你变得盲目和残酷无情，以致使你不会也不希望去同情别人的悲伤，即使他們由于缺少面包而死在这个富足的城市，或倒毙在你的面前。

因此，我再說一遍：給以色列以自由，使穷人能够耕种荒地，得到自己土地母亲的哺育，而不致餓死。你这样做也就是恪守了叫做安息日的礼拜六，尝到正义之神的和平的甜头，并且取得和平，住在和平生活的人民之中。这将是你从未有过的安息日。

我不想威胁你們，因为对你們是不能施加威胁的，但是我以主的名义說話，主推动着我，要我轉告你們：是的，我說，我命令你給以色列以自由，以便能够大家和平地聚居在我向你們指定的地方，而不再使它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而你，使土地受到奴役、受到詛咒的亚当，如果你不給以色列以自由(因为你比同你相似的古代法老还要頑固、还要有力)，那你会看到，既然我懲办法老十次，我就会加倍来懲办你，直到你变得軟弱无力、身敗名裂时为止。而我将用伸开巨掌的强有力的手，把我的人民解救出来。

这样，我們說明了在塞利郡圣乔治山上耕种土地的原因之后，我們的內心也就輕松了一些；我們这样說明一下，是为了使我国的最高会議和軍队能够注意到，我們这个举动沒有任何想要引起紛扰和冲突的企图，而只有一个願望，即一起在正义中工作，和平地

享受土地的祝福，辛勤地去取得糊口的面包。如果你們当今的伟人們有誰由于受过溫室里的教育而不能工作，那就让他为这个共有宝庫作出自己的貢献，作为送給正义事业的一份礼物，而我們将替你們工作，你們将同我們一样得到东西。如果你們不願意这样做，而要像法老那样叫喊：要我們服从的那个上帝是誰？并且企图抵抗，那就要知道：在古代把以色列从法老手中解放出来，并且直到现在还有同样威力的那个人（他是我們所信賴的和我們願意为之服务的），"正如軍队之神所說的，不是依靠刀剑或枪炮，而是依靠我的精神"将战胜你們。

威廉·埃弗腊德
約翰·帕麦尔
約翰·騷斯
約翰·科頓
威廉·泰勒
克里斯托弗·克利福德
約翰·巴克
杰腊德·溫斯坦萊
理查德·古德格魯姆
托馬斯·斯塔尔
威廉·霍格里尔
罗伯特·索耶
托馬斯·艾迪尔
亨利·比克斯塔夫
約翰·泰勒，等人

英国被压迫的穷人向全国所有自称或被人称为領主的人发出的宣言

后者已經开始砍伐或者出于恐惧和貪婪而打算砍伐村社土地上和荒地上的森林和树木

1649年刊印

英国被压迫的窮人的宣言[23]

我們这些签名的人，以英国所有被压迫的穷人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且向你們这些自称国家的庄园主和領主的人宣称，正义之王即我們的造物主，是这样地开导我們的，以致使我們看到，土地并不是专为你們而創造，使你們成为土地的主人，而使我們成为你們的奴隶、仆人和乞丐的；土地被創造出来，是要成为所有一切人的共同的必需的財产；你們互相买卖土地及其果实，是战爭带来的可詛咒的事情，它肯定了而且直到现在还肯定一部分人对所有其余的人进行杀戮和盜窃的权利，这是使創造物在其淫威下发出怨言的最大的外部压迫和非正义的权力。因为把土地圈起来攫为己有的权力，是你們的祖先凭着刀剑的力量带給創造物的，他們先用刀剑杀死自己由上帝創造出来的兄弟——人，然后掠夺和窃取他們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当作遺产留給你們，也就是留給自己的子女。因此，即使你們沒有亲自杀人和偷窃，你們也是靠刀剑的力量把这种可詛咒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也就是为你們的父辈的邪恶进行辯护。而你們的父辈的这种罪恶就落到你們头上，落到你們第三代、第四代的儿女头上，而且将会继續下去，直到你們血腥的、强盜的权力从这块土地上被連根鏟除的时候为止。

其次，正义之王使我們自觉到遭受压迫，他了解我們內心的呼喊和怨言：被我們看作是他热爱我們的証据是，我們的心开始摆脫了对你們这一类人的奴隶般的恐惧，我們有了建筑在互爱的內在

规律基础上耕种全英国公社土地和荒地的决心，我們說的話不会受到任何的譴責，連你們的法律也不能触犯我們，使我們继續遭受压迫，只要你們不根据你們的法律再使我們流出自己无辜的鮮血。

虽然你們和你們的祖先用杀戮和偷窃的办法得到了你們的財产，并且用这种手段使我們得不到这种財产，但根据造物主的正义法律我們有同你們一样的权利来得到土地，而沒有理由（正如你們沒有理由一样）由于这种叫做私有財产的兴风作浪的魔鬼而发生爭吵，因为土地及其一切果实——五谷、牲畜等等，是作为全人类（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的共同的食品宝庫而創造出来的。

为了預防你們可能提出的一切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們請你們注意到一点，那就是我們不应該进行买卖。金錢再也不应該成为（在我們的土地公有事业实现之后）使一些人进入围墙之內而把另一些人抛出围墙以外的伟大的神，因为金錢只是土地的一部分。当然，作为万物之王的正义的造物主，从来沒有命令一部分人把这些矿藏（金銀）攫为己有，而让另一部分与他們相同的人永远吃不飽穿不暖。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这是暴君（他的子孙是地主[24]，他們的形象鐫刻在金錢上）的思想。他們制定了非正义的法律，根据这种法律，任何一个人如果手里沒有这种鐫刻在金銀上的形象，就不能进行买卖，不能吃飯穿衣，不能有足够的生活資料。

虽然«圣經»上說，野兽的印記是666[25]，这是人的数目，誰手里或他的額头上沒有这种印記，誰就不能做买卖(«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六节）我們看到，英国鑄币上的字母加在一起是666这个数目，即被人称为王权和光荣的数目；我們看到，造物主的世紀現在接近于野兽的形象或中午，这个世紀的印記是666。但是，我們希

望这将是最后一个进行統治的暴政，此后人民将能自由生活，使用土地，手里或諾言中不再带有野兽的印記，大家买酒或牛奶都不付錢，或者这些东西都沒有价格，就像以賽亚說的那样。

因为，当我們的土地公有的事业向前推进之后，我們使用金銀将像我們使用其他的金属一样，目的不是为了用它来进行买卖，因为买卖是一种极大的欺騙行为，互相掠夺或偷窃土地就是通过这种欺騙行为来进行的；这种欺騙使一些人成为領主，另一些人成为乞丐，一些人成为統治者，另一些人成为被統治者，并使大杀人犯和大盜窃犯成为摧毁小人物或心地善良的人們的獄吏和劊子手。

既然我們同心同德地共同耕种土地，既然我們成为自由人，使每个人（不管是朋友或仇敌）都享受造物主的財富，即从自己的土地母亲那里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么，任何一个臣民，除了向无所不在的而现在站立起来統治万物和整个世界的唯一的正义裁判人、和平之王、正义之神报告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外，便不需要向哪一个人报告。我們說，是的，既然我們不准备阻止任何人去享受創造他时就賦予他的、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权利，那么，你們要夺取对我們的統治权，除了頒布进行奴役的或让无辜者流血的压迫和暴虐的法律外，还能够頒布什么法律呢？你們要是这样做，你們这些法官、法学家和法庭本身就将成为人类最大的罪人，与人类为敌。

现在，我們来进一步叙述一下我們对希望得到什么和最想得到什么的看法（正像有节制的正义的理智指点我們那样）：我們希望看到把我們的权利交还我們。这种权利是上帝在創造我們时就賦予我們的，但是直到现在，我們和我們父輩的这种权利都未得到別人的承认。而且从刀劍开始統治以来，从創造物的秘密被大专学

校中对学生灌輸的千篇一律的鸚鵡学舌式的胡言乱語[26]封鎖以来，从屠杀和掠夺的刀剑的权力像从前和现在那样在最近几年中建立了政府并对它加以支持以来，情况就是这样；而监獄和死刑也无非是强迫人民服从这种占統治地位的刀剑的权力。这种統治权力是靠征服和刀剑夺来的，而且只有借助于这个杀人的权力，它本身才能維持下去。凭刀剑取得而又靠刀剑維持的对人民的統治权，不是由正义之王作为它的法律而建立的，而是由现世的伟大的神——貪婪所确立的。这种伟大的神被允許暂时在一段时期內、在一个阶段內进行統治，而它的統治现在已接近于被容許的时間的最后期限，以后人民将会看到本着正义、不用刀剑和长矛进行統治的另一种統治制度的光荣。

其次，我們从心中感觉到正义的权力，力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得到生活資料的保障。因此，我們挺起身来，根据上面已經說明过的原因开始耕种村社土地和荒地。同时，我們是穷人，需要食物，以备我們在耕地、播种和等待第一次收获这段时間內食用，并且需要犁、大車、谷物之类耕种村社土地所用的物資。因此，我們同意向你們以及所有掌握土地上的宝物的人談一下我們的条件。你們把这些宝物藏在你們的口袋、箱子和仓庫里，一点也不願拿出来放进公庫，宁可让你們的由上帝所創造的兄弟（根据造物主的法律，他們有着同你們一样利用土地的权利）因为沒有面包而餓死。但是，我們只是順便向你們以及向只是为了把土地的果实攫为己有、严加保管、不让它們原来的主人得到而采取买卖土地及其果实的狡猾手段的一切人說明这一点，以便让你們知道，这种貪婪的、傲慢的、非正义的、自私自利的肉欲，在审判日到来时是不会得到寬

恕的。

因此，我們极力要达到的、我們为之而宣布我們的言行的决心的主要之点，就是砍伐森林。因为我們都很穷，我們就要尽可能更好地来放倒、砍伐和利用村社土地上的森林和树木，作为我們自己和我們全国的穷兄弟在村社土地上盖房子的材料，以便使我們能够在我們的土地上的劳动果实沒有增加以前得到面包。当你們身上的神明还沒有迫使你們放弃你們靠杀戮和偷窃的手段得到的、现在还掌握在你們手中的土地和財产以前，我們不会去触动你們的領地，而只会去触动叫做村社土地的領地；而当你們身上的神明迫使你們放弃这些土地和財产的时候，我們就从战胜你們的神明那里，而不是靠我們的刀剑来获得这些土地和財产，因为刀剑是一种扼杀創造物的极端令人厌恶的、不正义的权力。人子[27]不是来毁灭人的，而是来拯救人的。

我們应当把这份宣言分发給其他地区，让接到这份宣言的每一个人都了解它的內容，因为我們注意到下面这个事实：我們看见和听說你們当中某些人，即过去的庄园[28]主，为了供自己之用，竟命令砍伐村社土地[29]上的树木和森林。据你們說，这些树木和森林似乎也是属于王权的。这就使得村社的土地一天天少下去。你們自己也曾經亲口承认，这些土地是属于穷人的，可是你們却偷窃被压迫的穷人的权利，欺騙他們，并且对我們一些被压迫的穷兄弟說，我們当中那些已經开始耕种村社土地的人是想妨碍穷人。你們想用这种方法来模糊他們的視綫，使他們看不见自己的权利，同时你們和富裕的自由持有农却从村社的土地上取得最大的利益，把你們的牛羊都赶到村社土地上去放牧，名义上占有村社土地的

穷人，却只有很少一点点土地。如果他們在村社的土地上砍伐森林或灌木，或者收集泥炭或篝石南（在那些地方，你們禁止做这些事情），你們还要扣留他們。

因此，我們决定不再受騙，并且不許你們使我們怀有对你們的奴隶般的恐惧，因为土地是上帝为你們、同样也为我們創造的。既然村社的土地属于我們这些被压迫的穷人，那么村社土地上生长的树木当然也是属于我們的。因此，我們决定試用理智向我們提醒的一切方法，来探明我們将要成为自由人还是奴隶。如果我們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你們窃取我們的天賦权利，我們就会灭亡；如果我們呈递請願书，我們也要灭亡，即使我們納过税，让出了自己的房屋作宿营地，并且像你們一样，在爭取人民的自由的斗爭中冒了生命的危险，因而根据法律和同你們所訂的协議，在国內与你們享有同样的自由，与你們是完全平等的。如果我們为了自由而餓死，而你們的屠杀性的統治人的法律还要消灭我們，我們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我們要求而且已經决定占有村社的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树木，以求获得生活資料，并且把你們看做与我們平等的人，而不是看做比我們高一等的人。我們明明白白地知道，我們的祖国——英国应該成为所有一切人的共同的生活資料的宝庫。

此外，我們向你們这些打算砍伐村社土地上的森林和树木的人宣布，我們以前已經說过，除非为我們采伐木料，你們就不应該砍伐林木。而且你們应該把我們可以伐木的事，到处张貼告示通知我們，以便让那些住在附近的被压迫的穷人可以取得和利用这些木料，以滿足自己的公共需要。因此，請注意，我們是以英国社

会和全世界人民的名义提出这个要求的，因为这就是創造物的公正的自由。

我們还向你們宣布：如果誰已經开始砍伐村社土地上的森林和树木，并且已經把这些树木放倒和运走供自己使用，那么，你們就应該制止他，不再让他继續干下去。我們希望英吉利共和国的朋友，沒有一个人会向这些所謂領主的人购买村社的树木；这些領主利用自己的杀人的欺騙性的法律，偷窃了兄弟的土地，而根据造物主的法律，这些兄弟有与别人相等的一块固定的土地。因此，我們希望一切木材商人放弃所有这一类私人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从被压迫的穷人那里搶来的，并且考虑我們所宣布的决定。但是，如果你們这些木材商人有人为了穷人的利益、为了公社的土地的利益而向穷人购买或者向被我們指定出售这些商品的人购买，那是会安全地不受損失地买到的。但是，如果你們在这件事情上欺騙我們，那你們就不要怪我們扣留你們派来的大車，并且把树木用在我們需要的地方。因为树木是我們的財产，就像是那些自称为領主的人的財产一样。这些人沒有任何驅逐我們的特殊权利，而只应該与我們、即他們的由上帝創造出来的兄弟們共同享用劳动果实。

我們說，我們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公社的树木拿去卖掉，以便首先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儿女在我們死后有一些儲蓄，以便耕种公社的土地，因为我們将竭力通过我們的正义行为使土地遺留給我們的子女的时候不被唯利是图的私有主所占据，而是成为公有的土地，成为所有一切人的共同宝庫。我們认为自己的职責是要尽一切力量使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根据議会批准的民族圣

約),力求进行改革,以保持繳过稅和提供过宿营地的人的自由,也保持拿过刀剑或者拿了我們的金錢用于公共需要的人的自由。如果改革必須根据上帝的意旨来完成,那么,每个人就都应該毫无例外地根据自己的創造来享受福利和自由。我們說,我們认为我們的职責是为此而集中全部力量,因此,誰要反对我們,到了审判日,我們就不会饒恕他;如果那些拿了我們的錢、答应給我們自由的人变成了反对我們的暴君,那么,我們将不吝惜我們宝貴的鮮血,我們乐意为了这一正义的事业在监獄的門口或者絞刑架下献出我們的生命,因为我們不应該战斗,而应該忍耐。

其次,我們假定,我們当中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将要出售或者交换上面談到的树木,而是公开地通过报刊或者以书面的方式向一切人宣布,这块或那块树林卖了多少錢,换了什么东西——换了粮食、五谷、犁或者其他必需的物資。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不去怀疑(至少我們希望如此)被称为英国的最高会議和主宰的那些人。他們經常在諾言和条約中宣称,而且用很多斋戒日和虔信宗教的保証来証明,只要人民在反对諾曼征服者(它的压迫人的政权曾經奴役过英国)的继承人的斗争中拿出錢来,并且肯冒生命的危险,他們就能使英国的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我們把这种允諾过的自由,也看做所有的人的遺产。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英国的土地从私有主手中解放出来,把它变成英国全体儿女的共同宝庫才行,正如迦南地[30]的每块份地是这一支和那一支,以及这一支的每个成員的共同谷仓,那里沒有任何例外,也沒有任何把土地圈起来和把人赶出圈地的现象一样。

我們說,我們希望我們不必怀疑他們对我們的眞誠,他們是不

会反对我們的坚决的运动的。无論如何，他們的行动将在一切人面前清楚地証明，他們是誠摯的还是伪善的。我們知道，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的权利，我們的事业是正义的，如果他們怀疑我們的正义事业，那就让他們派一个人来邀請我們到他們那里去，我們将用四种方法証明我們的事业的正义性。

第一、引証至今仍然有效的民族圣約[31]。它責成議会和人民忠于万能的上帝，責成每个人在自己的崗位上保持和謀求其他所有一切人的自由。

第二，由于对国王查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們要求我們的这个权利能从暴君政府的手中和平地交还我們，作为我們与他們訂立的协議和条約的条件，因为議会允諾过，如果我們納税，提供士兵住宿的房屋，在反对查理及其党羽[32]（这些人被他們称为共同的敌人）的斗爭中冒过生命的危险，他們就一定使我們成为自由的人民。我們同他們一样履行了这三个条件。因此，我們要求他們履行根据我們与他們签訂的条約的法律而产生的約定，即同他們一起成为自由的人民，同他們有同样的权利过共同的富裕生活，因为我們把他們从我們当中选出来担任一定时間的特殊工作，并不是要他們成为压迫我們的老爷，而是成为帮助我們的公仆。但是，这两个論点是我們最沒有說服力的証明。尽管如此，借助它們（依靠存在人的心中的理智与平等），我們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推翻以前一切奴役性的法律的，而这些法律在征服以来的每个国王統治时期都不断有所恢复。它們就像我們的眼中釘和肉中刺一样；它們被人称为古代英国的管理制度。

第三，我們将証明，我們对英国的土地享有自由使用的权利，

因为我們同兄长一样誕生在这块土地上，我們有与他們同样的权利，正如他們有与我們相同的权利去获得足够的生活資料，而我們不要自己族类中有一个人作为領主或者地主騎在我們头上。我們只是引用《圣經》上的話来証明这一点，而不加以任何解释，当今的学者和伟人談到这种解释时經常說，这是他們对待《圣經》的一种手法。

第四，我們将用正义的造物主的法律証明，支系众多的人类是大地的主人，不应該服从自己同类中的任何人，但是应該生活在正义的法律的光輝中，生活在內心的平靜中。

因此，我們滿怀热爱，坦率地叙述了我們心中的意图而毫无阿諛奉承的意思，期待你們的爱和同样的誠摯而沒有不滿与爭吵的情緒。同时，作为与你們相同的創造物，我們不追求别的什么，而只要求遵守正义行为的法律，希望把叫做私有財产的这个可詛咒的东西从創造物中驅逐出去，因为它是产生使人民陷于貧困之中的一切战爭、流血、偷窃和奴役性法律的原因。

以英国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穷人的名义，并且为了他們而签名：

克里斯托弗·邦彻尔	威廉·霍格里尔
理査德·泰勒	丹尼尔·惠登
尤里安·沃辛頓	理査德·威勒
納撒內尔·霍尔康	納撒內尔·埃茨
朱尔斯·蔡尔德	威廉·克利福德
約翰·韦伯	約翰·哈里逊
托馬斯·亚韦尔	威廉·本宁頓

托馬斯·艾迪尔
杰腊德·溫斯坦莱
約翰·庫尔頓
約翰·帕麦尔
托馬斯·斯塔尔
塞繆尔·韦伯
約翰·海曼
托馬斯·格登
詹姆斯·霍尔
詹姆斯·曼利
托馬斯·巴納德
約翰·騷斯
罗伯特·索耶
克里斯托弗·克利福德
約翰·比契

約翰·艾斯
腊尔夫·艾叶尔
約翰·普拉
約翰·威金逊
艾普頓·斯帕尔
托馬斯·伊斯特
艾伦·布朗
爱德华·帕罗特
理查德·格雷
約翰·莫迪
約翰·巴契洛尔
威廉·蔡尔德
威廉·赫塞姆
爱德华·惠彻
威廉·膝奇
威廉·庫姆斯

給費尔法克斯閣下及其軍事会議的信

包括向法学家和牧师提出的各种問題

这封信以不可辯駁的理由

証　明

平民能在村社土地上耕种和居住，既不必租用这些土地，也不必向任何人交納地租

杰腊德·溫斯坦萊受那些开始在塞利郡圣乔治山垦殖土地的人的委托，于6月9日星期六把这封信递交給將軍和他部下的高級軍官

（伦敦，圣保罗教堂以西黑飞鷹街
尤尔斯·卡尔佛特书店刊印，1649年）

給費尔法克斯閣下[33]及其軍事会議的信[34]

先生:

关于我們在塞利郡圣乔治山开垦和耕种的事，想必您是有所聞的,因为您曾經接见过我們当中一些人,听过我們的声辯。而当我們之中的一些人在白厅来见您的时候，以及您亲往圣乔治山察看我們的工作的时候，您和您的軍事会議对我們采取了溫和的态度;我們希望尽可能地闡明我們的事业的根据和目的,以便有关我們的謠言不致使任何人感到不安，而是使每个人都由于我們事业的眞摰和完全合乎正义而能够得到满足。

我們知道,我們耕种村社土地这件事已經在全国成为話題;有些人贊同,有些人反对;一些人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滿怀热爱之情看到我們的事业抱有造福国家的目的,我們所要追求的是和平;另一些人是我們的敌人,他們大发雷霆,污蔑我們，說我們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为了以后与别人較量,夺取别人的财物。这种說法事实上是在恫吓我們。还有其他很多风言风語,我們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我們对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們的意图是我們能够实现的,它只是为了改善村社的状况，为了消灭創造物在其淫威下呻吟的压迫和外来的奴役,为了提高和保持我們事业的純洁性。

經驗表明,眞实情况正是这样:在关于土地及其果实的公有制的事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羔羊与毒龙之間展开一場战斗。羔羊

体现着爱情、溫和、正义的精神，而毒龙則代表着嫉妒、驕横和非正义的力量，它力图使創造物保留在受奴役的地位，把創造物的光輝掩盖起来不让人类看到；而第一种权力則竭力要把創造物从受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向人子揭示出創造物的秘密，从而显示出自己是万物的伟大的复兴者。

这两种力量在每个人的心中斗爭着，并迫使各人互相斗爭。这一斗爭将一直继續到毒龙被赶走为止，而毒龙被擒和受审判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因此，正义的心灵耐心地等着吧，把希望寄托在主身上吧，看主給世界上的整个混乱的局面安排了什么样的結局。

当您到山上来察看我們的工作的时候，我們曾經对您說过，很多以前滿腹牢騷的农民，现在情緒开始好起来了，看到我們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承认了我們的事业，只有一两个貪婪的自由持有农例外，他們希望自己拥有村社的一切土地，并且希望继續使我們生活在諾曼人的暴政之下，而这种暴政已使得您对諾曼王位继承人所取得的胜利的果实丧失干淨，因而它应該被人抛弃。我們希望，我們这些怒气冲冲的乡邻（我們从来沒有欺侮过他們，也不想欺侮他們），随着时間的推移将会发觉他們輕率的发怒是不明智的，因而会变得溫和一些，行动和言論都会变得理智一些，像人那样，而不再像牲畜似地以头角相撞。他們将沒有理由說我們欺侮他們，只要他們不因为下面这件事而认为我們欺侮他們：我們想用我們公正的劳动从英国村社土地上得到我們生活的滿足，而从事这种劳动則是我們的自由，因为我們是与他們平等的英国人。我們的自由甚至比他們要高出一籌，因为他們是长子和把圈地称做自己財

产的自由持有农，而我們是兄弟，是受压迫的穷人。村社土地属于我們，这点連他們自己都是承认的。

我們曾經对你說过(为了回答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并不反对什么事情由公职人員和法律来管理，就像世界上的人民受到管理一样。但是，从我們方面来說，我們并不需要任何一种形式的管理，因为既然我們的土地是公有的，我們的牛羊也应該属于公有，五谷和土地的果实也应該属于公有。这些东西不能在我們中間买卖，但将作为我們和我們子女的經常的食物儲备保存起来，不再会发生买卖这种欺騙性的乱七八糟的现象，并且我們也不会互相逮捕对方。

其次，我們用不着那种必然要把人投入牢獄、鞭打人、吊死人、让一个人受另一个人奴役的法律。我們知道，服从这个正义法律的人們当中，不会有一个人由于土地而敢于逮捕或奴役自己的兄弟，因为土地是我們的造物主所創造的，是所有彼此平等的人們共同的生活物資的宝庫。

而现在，如果你們这些把圈地叫做自己的土地并把别人赶出籬笆之外的兄长，希望仿照其他国家的純粹外来的榜样，来設立公职人員和制定法律，我們也不反对，而是随你們自行其事，不加阻止。如果我們这些平民或者兄弟当中有人偷你們的粮食或牛羊，或者推倒了你們的籬笆，那就让你們的法律懲罰我們当中的破坏者吧。

只要我們还在我們村社土地的范围內活动，我們中沒有一个人会去侵犯你們的財产或圈地(如果你們身上的神明还沒有自願放弃你們的財产或者圈地的話)。可是，你們一旦要想压迫别人，要

无辜的人流血，你們的法律就不会对我們发生效力。但是，如果我們有了粮食和牛羊，我們絕不会把这些东西鎖起来，使我們在人民中間变成了所有者。不，不，我們公开声明，为了人民的安全无恙，我們的粮食和牛羊以及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不会鎖起来的；我們这些兄弟也将与你們这些兄长相亲相爱，因为我們願意像我們希望别人对待我們那样去做，就是說，使每个人都能享用造物主的財富，拥有自己在土地上进行劳动所得到的足够的食物和衣服。

至于談到精神上的教誨，我們要让每个人向自己的教师肃立致敬。如果貪婪的权力是統治着他的心灵的导师和国王，那就让他向这个权力匍伏跪拜吧；如果他的导师和国王是統治着他的心灵的爱情和正义的力量，那就让他向这种力量肃立致敬吧；让所有的人都以互爱、宽容和正义的精神来对待别人，让正义的精神成为我們的教导者、統治者和裁判者吧。我們用这样的行为来表示我們对天父的尊敬，表示对赋予我們生命的神明的尊敬。我們将本着正义来耕种土地，使它不受压迫和奴役，以此来表示我們对我們的土地母亲的尊敬。

那时，当我們对站在左边的人的最高力量即我們的听觉、視觉、味觉、嗅觉、触觉表示敬意的时候，我們就是在理智和正义的光輝下行进，也就是在高踞于五角宝座上的皇帝与法官的光輝下行进，并从站在右边的人的五种生命源泉即理智、意志、同情、欢乐、和平中得到补充，像人一样生活在正义之子的光輝之下和权力之中，并在自己心里感觉到正义之子的存在。那时，当我們有了牢記心中的、教导我們在創造物的純洁中行进的正义法律的时候，我們还要那为了支持貪婪的权力而頒布的肉欲的、自私的、混乱的法律

做什么呢？

閣下，我們写信給您并不是为了請求保护，虽然我們遭到了您的一些士兵的违反基督教义的侮辱，因为我們确实不敢违背主的意志而选举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来管理我們。因为当以色列选扫罗为王的时候，創造物因为类似的事情而曾遭到重大的損害。因此，我們现在用毫不含糊的英語向你們承认，我們选择全能的上帝作为我們的国王和保护者。

但是，由于你們是我們的弟兄（一个英国种族），并且目前你們被认为是我們在这块土地上的外部統治者、保护者和拯救者，我們又不知道你們的心里願不願意提出我們所提出的这个正义之王，因此，我們抽空写信給你們，并把我們的心向你們和全世界披露。

我們宣布，如果在我們写了这封信之后，你們或者你們的叫做士兵的部属，或者根据你們的法律占有土地的那些所謂自由持有农中的某一些人，还要侮辱或杀死我們，我們就准备为履行自己对造物主应尽的職責而死，就准备为造物主投入我們心中的那种权力和竭力使創造物摆脫奴役而死，而你們和他們在审判日[35]就将得不到宽恕，这些話已經对你們讲得够多了。

因此，我們給您写这封信的根据是，由斯特拉維上尉率領的駐扎在我們城里的总步兵团一些士兵，不顾我們給他們提供了一部分宿营地（照理他們应是我們的邻居），給他們让出了足够的房屋（他們照理不应該有任何的抱怨），竟向当时只住着我們一位掘土派的成員和一个小孩的圣乔治山进攻。士兵們到了那里，沒有听到一句挑衅的話，却对这两个人进行无端攻击，毆打那个孩子，剝去他的上衣，搶走他們的衬衫和所有的食物，围攻那个大人，使他

身受重伤，并且放火烧了我們的房子。

我們觉得十分奇怪和令人不解的是，士兵竟同手无寸鉄的和平居民发生冲突，而这些人又沒有干預士兵的事情，既沒有用言語也沒有用行动侮辱士兵，如果不把我們现在进一步貫彻你們曾以下議院議員的名义所取得的对国王查理的胜利这件事算作是对士兵們的侮辱的話。我們这样做，所期待的与其說是灭亡，还不如說是保护。至于談到您个人，我們深信您会对我們这些曾是您的患难之交的人采取溫和友好的态度，深信您在事先沒有証明我們是您的敌人以前是不会派人来砍打我們，或烧掉和拆毁我們的房屋的。

我們提到这一些并不是要让您去懲罰他們，这是要由您自己去考慮，我們只是希望(根据兄弟們的請求)您能提醒一下您的士兵，如果沒有得到您的命令就再也不要侮辱我們。事实上，如果我們的破坏行为果眞那样严重，您也沒有必要派士兵来对付我們或者毆打我們，因为只要您写一封簡单的信，我們就会自动去见您。

因此，为了使愚昧的、貪婪的自由持有农，以及您的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愚昧的士兵当中与自由持有农一鼻孔出气的人，不再对英国自由的眞正朋友和造物主的忠实仆人施加侮辱，我們希望您、最高会議和議会，能够注意到我們的活动，如果您认为我們的工作是正义的話。而我們认为我們的工作是正义的，并且正是在这一工作中，我們的灵魂在耻辱与卑賤中間找到了一种甜蜜的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兄弟們的請求，我們表示希望根据你們和我們之間应該签訂的合法契約，来享受我們的自由，以便我們这些

兄弟能够和我們的兄长一起，在我們誕生的国家里过着富裕的生活，享用我們所創造的財富即我們的劳动生产出来的食物和衣服，能够看到您的爱和兄弟般的保护(因为我們曾和您一起冒过失去我們的財产和生命的危险)，能够看到我們和平地居住在世界上，既不受您的法律也不受您的士兵的欺侮，如果我們像上面所說的那样，不进入你們的圈地，并且在你們沒有同意交出自己的財产以前，不夺走你們的財产的話。如果这些你們都能做到，我們就会生活在平靜之中，而和平也将复归人民，而您，軍事当局，就将成为一堵使人民不会受到外敌侵犯的火墙，成为您的那些兄弟們的助手。他們居住在国內，他們为了我們造物主的光荣而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正义太阳的光輝的照耀。

而您和議会要忠于同我們签訂的条約、对我們作出的誓言和諾言，正如我們忠于你們和这些条約、誓言一样，納过税，提供过宿营地，在社会事业中給予你們各种帮助，以致我們这些老百姓几乎只剩了最后一片面包。因此，我們也就有权要求我們应得的一份，即在我們誕生的这块土地上与你們共享同样的自由。

但是，如果您欺騙我們和我們的事业，您該知道，我們将不是用剑和矛、而是用鉄鍬和犁这一类武器来作战，使荒地和村社土地成为肥沃的良田；我們已經把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事业交給并且将来也要交給我們所服从的正义之王，即普遍和平之王，使他和我們的保护者在一起，而你們也通过你們的說教、祈祷和斋戒对这个保护者表现出很深的敬爱，并以他的名义和我們签訂条約，对我們发出誓言和作出諾言。我說，我們要向这样的人发出呼吁：他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們的公正审判者，从来都不辜負对他寄托希望的人，

总是公正审理被压迫者的案件。

我們希望你們的法学家能够仔細研究这些根据国家的法律可以带来充分和諧的問題(我們已經說过,这些問題完全是眞理性的問題),而我們这些兄弟和老百姓有眞正的权利耕种村社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生活,正如我們說过的那样。

一、征服者威廉不是由于实行征服而成为英国国王的嗎?他不是剝夺了英国人的天賦权利嗎?他不是曾燒毁过許多城市,其中包括溫涉森林中的三十座城市嗎? 所有这些不是給各阶层的人带来了痛苦嗎? 他不是曾經利用被征服的英国人缺少生活必需品而强迫他們成为他和他的諾曼士兵的仆从嗎?

二、查理国王的英国王位不是从征服者威廉那里继承下来的嗎? 每个国王的統治时期所頒布的一切法令不是肯定了和加强了諾曼征服的权力嗎?这些法令不是使英国平民遭受过、而且直到現在还遭受着王权、乡紳[36]和僧侶的奴役嗎?

三、領主不是征服者威廉的上校們和主要軍官們的继承者嗎?他們不是由于国王的同意、恩賜和特許而得到了皇家对村社土地的特权嗎? 他們的头銜以前和現在不是都靠着刀剑的权力而取得的嗎?

四、既然英国的平民以及某些乡紳战胜了查理国王,并且使自己从諾曼的征服下解放出来,那么,領主有沒有失去国王所賜給他們的对村社土地的特权呢?

五、諾曼征服者不是从称为議会的少数人手中或者从全体英国人民手中夺去了英国的土地而攫为己有的嗎?毫无疑問,他剝夺了每个人的自由,成为圈地和村社土地的主人。因此,在征服者被

推翻以后，每一个人都应該毫无例外地重新得到自由，不然，平民（他們受到的这些战爭的苦痛比别人更深重）从战胜国王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呢？对平民說来，沒有这些胜利也許还要好一些，因为他們由于提供宿营地和納稅而变得更加穷困，生活过得比从前还不如。但是，由于他們是按照自己財产的多少来納稅和提供宿营地的，就像乡紳按照自己財产的多少来繳稅一样，所以給予他們使用土地以維持生活的自由，也就是享用从村社土地上得到的收入，就像乡紳們享用从自己圈地上得到的收入一样，也許是明智的、正当的。

六、平民推翻王权以后所得到的自由，首先不就是要求不受那些作为我們的收稅人的領主、庄园主和地主的干涉，而拥有供自己謀生的祖国土地嗎？因为敌人征服英国的时候，就曾把土地夺去作为自己的私产，并且把这种行为叫做自己的自由。同样地，如果有什么人帮助过英国从諾曼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那么，不論他們是圈地上的乡紳，还是村社土地上的平民，当然也都应該享有自己的自由，而不能强迫一部分人为拿工錢而替另一部分人作工。

七、自有国王統治以来所頒布过的法律，有哪一些符合我們造物主的公正法律和对所有的人一視同仁的精神呢？这些法律不是根据自私自利的原則，不是出于对国王的畏惧和向他献媚，以求保持乡紳和僧侶的自由，而继續使平民遭受奴役从而使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嗎？

八、不以平等和理智为基础，不給一切人以自由，而只偏袒个别人的法律，不是应該与国王的头一起被砍掉嗎？我們肯定地說，应該砍掉。

如果一切法律都以平等和理智为基础，整个英国的土地一定会成为在这里出生的每一个人的共同宝庫。但是，如果这些法律以自私自利的原則为基础，給少数人以自由，而給其余的人以沉重的負担，这些法律就应該与国王的头一起被砍掉；相反地，輕視这一点的人就是条約、誓言和諾言的破坏者，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自己是一个赤裸裸的伪君子。

九、考慮到每个人为了把英国从奴役下解放出来曾經根据相互間所訂的协議和条約納过税，提供过宿营地，冒过生命的危险，那么，他們不是也应該毫无例外地按照条約的法律而自由地利用土地以維持生活，并在英国村社土地的任何地段建立自己的住宅，而不必向任何人购买或租佃土地嗎？我們肯定地說，应該这样。

十、国王統治时期頒布的法律，除了乡紳和僧侶之外还給过别人以自由嗎？而其他的人都成为这些收税人的仆人和奴隶；除了这里所說的两种人外，誰也不能根据法律享有自由，而平民从前受过、现在仍然受着他們所强加的重負的压迫。

当然，如果平民在英国所有的自由，只是在自己兄长当中生活和被他們雇去工作，那么，他們在英国会比在土耳其或法国享有更多的自由嗎？在人将为报酬而工作的地方，他只能在他們中間生活；頒布法律只是为了給什一税[37]占有者和自由持有农以自由，而使沒有土地的穷人直到现在还生活在穷困的熬煎中，被夺去一切生活資料，不得不滿足于在痛苦的奴役中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为别人、为老爷而工作。試想这样来頒布法律是公正的嗎？能促进人民中間的和平嗎？让明智的人判断一下，这是不是諾曼桎梏的重負。因此，不要把人們赶走，而是要把权力从暴政和坏政府手里夺

取过来；奖賞就掌握在你們的手里：让任何一部分人都不会因为沒有代表而受到欺侮。

现在，我們希望你們那些硬說自己在宣传正义法律的社会宣传家仔細研究一下这些会在我們心中树立和平的問題，因为我們这些生长在英国的平民，应該像我們已經說过的那样，为了公共的仓庫和福利来改善村社，誰要阻碍我們，他就是造物主的叛逆者，就是造物主的敌人。

第一，我們要問土地及其果实被創造出来是不是为了互相买卖？一半人被創造出来是为了作土地的主人，而另一半人根据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的造物主的法律要作奴仆嗎？

我肯定說（而且我要求所有的人反駁我），土地被創造出来是为了成为一切人的共同的生活資料的宝庫，而不是为了成为买卖的对象。地球上各个部分的人都是野兽、魚类、鳥儿和土地的主人；人被創造出来不是为了承认自己同胞中某个人是教訓者和統治者，而只承认正义精神是自己的創造者，只願意奔到它的光輝之下，生活在和平之中。这一眞理本身表明，誰也不应該成为騎在别人头上的領主或地主；土地对于人类的每个儿女都是自由的，他們都可以在土地上自由生活。

对于这个問題，决不能用《圣經》上的話或人类犯罪以后的例子来回答，而应該根据这个問題本身来回答，就是說，要根据正义的法律或上帝在創世之初所說的业已深入人心的話来回答，而人就是根据这些話、根据造物主的純洁的法律被創造出来的，創造物应該按照这个法律恢复原状。

一、在人类犯罪以前，亚当或人修建花园即充滿爱、自由和正

义的土地，这对他說来是一种平静与和平。但是，当他起了貪婪之心，这种貪心断送了爱情和自由的力量，促使他（人类）把一部分人提高到另一部人之上，就像該隐高踞在亚伯之上那样，而这只是在人即亚当心中斗爭着的两种力量的外部表现。当他向蛇即貪心让步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正义，受到詛咒，被貶到地上在耻辱中吃自己的面包。从这时起，一个人的私有財产开始比另一个人多起来，刀剑就带来了財产，并加以維护，而这无非是邪恶的貪心的权力；該隐之所以要杀死亚伯，是因为亚伯的原則或他的宗教与該隐的原則相对立。刀剑的权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杀死亚伯的該隐，直到现在仍然是把一个人提高到另一个人之上的权力。但是，亚伯不会永远被杀死，不会永远受該隐的可咒詛的財产的奴役，他一定会站立起来。《旧約》上的亚伯只是基督的原型，他现在正站立起来，要使一切人摆脫奴役。

二、我要問，当一个人要成为騎在别人头上的領主，并且要求别人的地产的时候，一切战争、流血、貧困会不会加到創造物的身上呢？你們的《圣經》将会令人信服地向你們証明，情况正是这样。当人类的一切分支彼此都看成一个整体，而把土地看成所有一切人的共同宝庫的时候，当每个人都承认正义法律沒有受到玷污地存在他們中間、支配着他們、把他們引向光明的时候，这种貧困不就会（而且不会比这再早一些）絕迹了嗎？因此，抛弃你們买卖土地及其果实的行为吧。这是不正义的行为，它使一个人騎在另一个人头上，使一个人压迫另一个人，它是对創造物的压迫。

三、解放事业不就是要消灭貪婪，把这条毒蛇赶出天堂（人間），使人有可能不仅仅像传教士那样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

上生活在正义的光輝下(創造物因此而充滿荣光)嗎？我肯定說是这样。

四、正义之王是不是偏私呢？如果你說“不是”，那么，兄长成为土地的領主，兄弟成为奴隶和穷人，这是誰制造出来的差别呢？我肯定說，这是貪婪在人类犯罪之后制造出来的，而且现在还在制造着，而不是正义之王在人类犯罪之前就确定了这种差别。因此，如果你要成为传道者，你就只提出正义的法律，不要提出騙人的貪婪的法律，因为它是杀人的凶手。正义的法律希望每个人都享受到造物主的財富，即在自己国家內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双手的劳动而有吃有穿，而貪婪則希望除了具有最强有力的肉欲之手的那些人以外，誰也不能自由生活；其余的人都应該成为奴僕。

五、一个人是像平常所有的人那样根据貪婪和自私的法律行事，还是根据正义的法律像他希望别人对他那样地行事，才能得到眞正的和平呢？我肯定地說，在一个人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生活在普遍正义的精神中之前，是不会有眞正的和平的。因此，你們这些传道者别再嘮叨不休了，丢掉你們的自私自利的教义吧，因为你們使人民惶惑不安，并且把人民引入了迷途。

六、正义之王是怎样命令的，是要人們爱还是恨自己的敌人？如果您說要“爱他們”，那么我要問您：为什么你們有人从讲台上或在其他地方叫人毆打那些想使土地再度成为共同宝庫的人，把他們投入监牢，弄死他們，或者把他們驅逐出去，或者不和他們做买卖呢？当然，在最坏的情况下，你們只能够把他們变成自己的敌人。因此，爱他們吧，用爱来吸引他們吧，不要仇恨他們，因为他們并不仇恨你們。

七、給两种人即乡紳和僧侣以自由，而否认其他人应該得到自由，这是不是严重违背了民族圣約呢？我肯定說，这是严重违背了民族圣約的，因为人的法律把这两种人变成只会向老百姓搜括的反基督的收税人。前一种人强迫人們向他們交納地租，强迫人們为他們做雇工；后一种人即僧侣則强迫人民交什一税。无論是基督，无論是使徒們[38]，无論是先知們，从来都沒有这样做过。因此，你們当然是已經进入末日的伪基督徒和伪先知。

所以，我向你們和全世界的人宣布，我身上蘊藏着什么样的生命力：我知道，正义的精神在这个国家的許多东西上都表现出来，我希望你們都滿怀热爱与和解的精神来严肃地审查一下这个国內公有制的事业，而爱的力量和普遍正义的燦烂的光輝，督促着我尽量促进这一事业。我也不能有别的什么做法；我是受自己心中的爱的法律所驅使，因此别人罵我是疯子等等，有些貪婪之徒还对我大发雷霆，但这一切反而使我的精神变得更能容忍，而欢乐与和平卫护着我的精神。我不恨任何人，我爱一切人，当我看到一切人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时，我将感到滿足。我希望沒有一个人生活在貧穷、压抑和悲痛之中。因此，如果您在这封信中发现有自私之心，或者有某种危害一切創造物的东西，那么，我希望您也把您的心向我敞开，并且指出我的弱点，就像我曾經真誠地說明我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許多生命和力量那样。但是，如果您从我的信中看到正义的精神和对博爱的力量的支持（如同我們的造物主得到他的創造物的贊美一样），那就請你們联合起来保卫它，让爱的力量获得自由和光荣。

杰腊德·溫斯坦萊

英国现在力图实行的改革不仅要消灭諾曼的桎梏，使我們仍受征服者威廉到来以前存在的那些法律的管理，这似乎就是我們力求实现的管理制度或目的。不，不是的。改革在于要同上帝的語言一致起来，而上帝的語言就是人类犯罪以前的純洁的正义法律;这个法律創造了一切,一切都要依据这一法律得到恢复。誰不力求做到这一点,誰就违反契約。

这封信連同一些問題由笔者亲手遞交給将軍和高級軍官，他們十分和藹地答应說,将要仔細閱讀和考虑这封信。

給將軍閣下
及其軍事会議的信

1649年12月8日

杰腊德·溫斯坦萊签名

（选自《克拉克文集》第2卷，第217頁及以后几頁）

給將軍閣下及其軍事会議的信[39]

先生：

我知道，帕森·普拉特先生[40]和其他几位先生曾向您和国务会議报告說，我們这些叫做掘地派的人是大逆不道之徒，不要司法的管轄；說我們用暴力强占了司法当局某人的房屋，并在其中堆藏武器准备自卫；說我們是醉鬼和騎士[41]，正在等待时机帮助王子归来，如此等等。

先生，实际上，所有这些誣告同阿曼的告密是一样的虛偽。在古代，阿曼誹謗心地純洁的摩尔杜哈，想使阿苏尔皇帝不信任摩尔杜哈[42]。掘地派的願望完全不像他們向您报告的那样：我們是和平的人，在正义的光輝下行事，只要我們能够这样做的話。

我們的敌人不止一次派人毆打我們，搗毀我們的房屋，而我們从来沒有用謾罵回敬他們，也沒有进行反抗，只是耐心地忍受他們的一切暴行，因为我們指望上帝会制服他們的心灵，以便使他們与我們一起生活在和平之中。实际上，他們虛偽地强加在我們头上的一切指責，我們和我們周围的人都能一一加以駁倒，如果你能让我們同他們当面对談的話。他們有些人一直是流浪汉，是肯特的暴乱的参加者，也是塞利郡的可耻的請願运动的主要发起人[43]。我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挑起旧时的爭端，我也决不想一一列举他們的名字，为的是使您不要再认为我們是他們的敌人。我們眞心誠意地希望用爱来贏得他們的心，虽然他們拚命侮辱我們这

些一直是你們的朋友的人，这一点連我們的敌人自己都不能否认，如果您能使他們与我們面对面站在一起的話。

因此，先生，我們耕种村社土地的目的是：我們和国内一切受尽压迫的穷人可以通过这种办法，用我們在土地上的誠实的劳动得到有保障的生活。我們认为，由于战胜了国王，我們有权（我以一切貧穷的老百姓的名义这样說）占有土地，因为当国王执政时，他是征服者威廉的继承人，作为征服者，他沒有給我們土地，一切領主却从他那里得到占有村社土地的封号。但是，我們注意到，由于英国平民通过共同的努力和用聚集起来的資金赶走了查理即我們的压迫者諾曼人，我們用这个胜利把自己从諾曼人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现在，土地就应該重新由夺得这些土地的人即平民共同占有，而不应該再由那些直到现在还希望維持諾曼人的政权即王权的人霸占。如果不是这样，我們这些由于支持議会、支持您而变穷的人，就沒有从我們交納的税款、从我們提供的宿营地和流出的鮮血中得到任何好处，并且以后仍然是領主所掌握的王权的奴隶，虽然我們已經从查理手中夺得了王权。

因此，由于議会許过諾言和保証，以及由于軍队取得了胜利，我們这些被压迫的穷苦老百姓，要求使用村社土地的自由，因为我們曾对这些保証和諾言寄托信任和希望，以为这是我們与你們之間的牢固的协議，因为您和議会确实都对我們說过：“你們要向我們納税，提供軍队住的房屋，和我們一起去冒险牺牲，赶走压迫者查理，而我們将使你們成为自由的人民。”因此，根据我們已承认的、并且已坚决执行了的契約的法律，我們要求自由利用村社土地，以保証我們的生活，因为我們已經用我們的鮮血和我們的金錢

付过了土地的价款。

第二，我們要求这种自由，是由于在获得战胜国王的胜利果实方面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为議会曾宣布过，它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全与和平；軍队曾向我們宣布过，它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整个国家的安全与和平而战。你們和我們曾把大家的力量联合起来去爭取我們的自由，并且已經爭得了自由。因此，如果說能从村社土地上取得什么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又是存在的話，那么，这种利益就应該由作过战的你們和留在后方支援过你們的我們来平均分配。既然乡紳們有自己所需要的圈地，我們这些备受压迫的穷苦老百姓也应該要求在战胜国王的基础上有利用村社土地的自由，因为这一胜利是根据我們的共同协議取得的。

第三，我們知道，当穷苦的老百姓不能自由享用土地及其利益的时候，英国就不能成为自由的共和国，因为不給我們这种自由，我們这些貧穷的老百姓的处境就将比在国王統治时期还要糟糕，因为那时我們虽然也被压迫，还有一些土地，而現在我們为了获得自由，已把土地卖掉，可是我們直到如今仍然处在庄园主的压迫和暴政之下。因此，当我們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沒有得到一点土地，以便能像乡紳們那样过自由生活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共和国；当王权还假借領主的手来統治我們的时候，王权就不可能連根鏟除。

先生，如果您和上議院能平心静气地把我們不可剝夺的权利即自由給予我們，把我們从領主的王权（这种权力像国王执政时期一样，用强力把村社土地和我們分开，好像我們并未取得对国王政权的任何胜利似的）下解放出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穷人才会放心。因为他們在貧穷的重負下受尽折磨，世世代代呻吟于貧困与

日益严重的灾难之中，而且沒有任何办法、也得不到任何帮助来摆脫这种处境，因而就不断地向您和議会要求帮助，要求履行你們的諾言。

我們只是希望从你們那里得到工作的自由和享受我們劳动果实的自由，因为我們有足够的荒地可以养活所有的人，滿足我們的一切需要。但是，如果你們拒絕給予我們这种自由，那么，根据正义的精神，我們将为穷人向領地去募捐。但是，即使大量的金錢也滿足不了一切需要，因为很多穷人耻于接收捐来的錢，仍然陷于絕望的境地，他們甚至会更快地去搶劫和偷盜，从而破坏国家的安宁；另一些人則耻于乞求別人的恩典而靠做某种工作維持生活。我們掘地派很多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們以前也都是很好的业主。但是，如果賜予往村社土地施肥的自由，那就不但足以滿足一切需要，而且人民对您和議会的怨言也会消失，若干年以后，国内就既不会有穷人也不会有懶汉了。

第二，这样英国就会靠本国生产的一切商品而富裕起来，只要这些商品有人需要。我們有那么多的荒地，却有那么多人因貧穷而餓死，这对于英国的基督教說来确实是一种耻辱。其次，如果給予这种自由，全国就会在爱与刚毅之中团結起来，如果有任何外敌像一群老鼠那样来侵犯我們，搶夺我們的遺产，我們就会像一个人一样奋起加以保卫。

最后，如果您給予穷苦的老百姓以耕种村社土地、維持自己生活的充分自由，我們将十分感謝您和軍队；軍队将保卫我們的事业，我們将用自己的劳动来保証对它的供应；我們希望，那时将不再会像过去那样有为所欲为地統治着我們并把我們变成奴隶的王

权压在我們身上，那时您将用爱进行統治，就像摩西和約旦亚統治以色列的儿女們那样（在他們那里沒有皇帝之前），而議会将像以色列的长老会那样，由人民自由选举，好让他們劝告和帮助你們和我們。

因此，我以被称为掘地派的人和全国平民的名义，本着正义向您扼要陈述了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事业，这将向您証明对我們的一切告密純属虛构，同时也証明这些告密对英国的和平的統一的危害。

这封信是由我杰腊德·溫斯坦萊以本人的名义并受我的兄弟們——老百姓的委托而写的。

1649 年 12 月 8 日

給議会和軍队的新年礼物

这份礼物指明什么是王权，也指明被人称为掘地派
的人的目的是議会所贊成的和軍队为之而战斗
的事业的生命和骨干，他們的事业的改进將
使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国家，或者成为
巴比倫城的十分之一的那部分，那里
人与野兽分开，把王冠戴在
基督的头上，以便他能夠
本着正义管理世界。

英国的自由与和平的崇拜者杰腊德·溫斯坦萊撰写。

伦敦，尤尔斯·卡尔佛特书店刊印。
1650年。

給議会和軍队的新年礼物[44]
(1650年1月1日)

議員先生們和軍队,你們和老百姓曾經互相支持,把压迫的首領——由一人掌握的王权驅逐出去。現在,这一事业已經完成了。当这一事业还沒有完成的时候,你們曾經号召人民帮助你們把这个处于絕望中的、遍体流血的、垂死的民族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人民响应了你們的号召,支持了你們,他們慷慨地捐出了所有的金錢,流了自己的鮮血,以便把这項事业进行到底。

在此以后,議会頒布了废除王权和把英国变成自由共和国的法令。人民为这些法令欢呼,因为它們是人民获得自由的預兆,而人民正在等待法令的实行,以便使自己的欢乐达于极点,因为不見諸行动的言詞只是一种欺騙,并将断送正义精神的安宁,而見諸行动的言詞才会安撫和滋补生活。

諸位先生,現在不管我們在哪里問起王权,我希望不会有一个人不敢談到这一点,不会有一个人害怕赶走王权,因有他們有議会的法令和士兵的誓言做靠山,人民也站在他們一边,因为王权像枝叶繁茂的大树一样,如果你只把树梢砍去而留下树根和树枝,它就会重新生长出来,取得新生的力量。

如果要問我什么是王权,我将回答說:王权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王权,即和平地統治一切創造物并把它們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全能上帝的权力。这是博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引导人民沿着眞理

之路前进，教导每个人像自己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行事。现在，这种力量又在用血肉进行斗爭，推倒一切站不住脚的东西，使每个人与自己一致起来，这是爱与正义的一致精神，它将继續把事业导向复兴。但是，这种王权凌駕一切之上，践踏一切——貪婪、高傲、嫉妒、自私以及諸如此类的敌人，并从自私自利的、傲慢不逊的人手中把王国和对創造物的統治权夺取过来。而統治土地的只有一个正义之王，他确实就是基督自己，他将把灾禍赶走。但是，这种王权不是議会的法令要加以驅逐的而是想加以肯定的王权，哪怕議会、軍队、僧侶和人民都在反对这种权力。但是，当他們有幸看到这个权力的时候，他們就会失声痛哭，因为他們对它曾經进行过迫害。

另一个王权是非正义的权力，是不折不扣的魔鬼。如果議会和軍队有心实现自己的法令，人民永远也不会抱怨你們破坏了圣約，抱怨你們全身充滿貪婪、高傲和极端自私自利的臭味。而你們，从自己方面說来，永远也沒有理由埋怨人民不滿意你們。实际上，使你們与人民不协调的原因，也就是王权，即你們通过法令要加以消灭的王权。因此，你們要遵守自己的諾言，把这个法令付諸实施。正义的王权正在等着你們实行，不然它会把你們当作伪君子和废物加以拋弃。正义的王权正在注視着你們的一切行为，而你們的一切行为现在都长滿了使自身不能发光的鉄銹。

这种王权就是形形色色的貪婪，或者是自私自利的权力，它通过一个人或者很多人来統治另一些人，奴役天生就与他平等的人，甚至奴役那些在严格遵守平等方面可以作他們表率的人。当它通过一个人来統治其他一些人的时候，它往往是在特权的名义下登

上統治的宝座；当它通过許多人来統治其他一些人的时候，它往往是在議会的国家权力的名义下登上統治的宝座。这种王权总是仗着刀剑爬上宝座幷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因此，它被人称为杀人凶手或与米海伊尔搏斗的紅色巨龙，因为它奴役弱小民族，不让每个人对土地享有在他誕生时正义法律就賦予他与所有的人平等的自由。我說，这也就是黑暗統治下的王权，旣然它統治着人民，使他們互相反对，它也就是产生一切战爭和抱怨的根源；它以自己的外部表现而聞名，直到今天它的影响还遍及所有的地方，因为这个黑暗权力正在統治幷且还将进行統治，它就是反对創造物和民族自由的唯一敌人。这也就是你們在議会中通过法令要将其驅逐出去的那个王权。而现在，英国的統治者們，你們应当成为大丈夫和为眞理而奋斗的英勇战士，这个眞理就是基督。你們要相信，上帝是不会容許人們嘲笑他的，而魔鬼也是不容許人們嘲笑的。因为，第一，你們在談論和宣揚先知和使徒的«圣經»，上帝却在看着你們是否能把言論变为行动；第二，你們曾經表示反对魔鬼，如果你們不用行动来証实这一点，如果你們不把这項事业进行到底，而让你們双手由于虛伪的自私自利而无所事事，让这个王权登上宝座进行統治，你們就会看到，这个权力将把你們以及你們所抱的目的葬送掉。

如果你們彻底研究一下你們曾經由議会通过法令要将其驅逐出去、而且曾經发誓一定要将其驅逐出去的这个黑暗王权的生活，你們就会发现，它是在可詛咒的、貪婪的无情环境中产生的。貪婪把土地交給一部分人，而剝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土地。但是，根据造物主的法律，得到土地的那部分人幷沒有权利使自己获得土地而

使别人失去土地。然而,那部分人却在征服时靠偷窃和杀戮的办法剝夺了别人的土地。例如，当我們的諾曼人威廉侵入英国幷征服了英国的时候，他就赶跑了英国人，把土地交給了自己的諾曼士兵,让每个士兵自己圈地，于是，就产生了私有財产。这是战爭一开始就产生的結果: 战爭剝夺了弱者的財产，而把它交給了强者，幷且继續支持可詛咒的奴役制度。因此，你們曾經通过議会法令要驅逐出去和发誓一定要驅逐出去的王权，只是从一个宝座移到另一个宝座上去。当刀剑还在統治同胞的时候（你們了解我要表示的意思)，黑暗的王权就能够統治下去，幷且它的王国将同现在一样广大，从一个海洋到达另一个海洋，一直遍及全球。但是,基督将会到来,他将从它手中夺过权力和王国,他的正义王国将会降临,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一直遍及全世界，把可詛咒的权力赶走。当貪婪插劍入鞘、不再在战場上肆虐逞凶的时候,它首先就会頒布残酷的奴役法令,把被它击敗的、被判定不能使用土地的人变成胜利者的奴仆和附庸;而靠皮鞭、监獄、絞架支持的法律,就是在战場上猖獗一时和沾滿鮮血的刀剑的权力。

确实，查理国王是英国王权的首領，他之所以能够进行統治，是由于他是最后一个諾曼征服者的继承人，而你們每个人都有地产,都有以他的名义或以他的祖先的名义,根据他或他的祖先的意志或王权的意志制定的封号与賞賜书。我确信，他不是我們的造物主，因此他把土地分成許多部分，給一部分人土地,而不給另一部分人土地。因此,他必然是征服者,是增加人民的負担和压迫人民的王权的首脑,是我們的一切战爭和一切糾紛的根源，因为，如果貪婪的王权、非正义的糾紛制造者不进行統治，議会、軍队和富

人都会欣然同意让我們这些称为穷人的人去耕种和随意开垦荒地和村社的土地，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因为土地很多，超过被利用的土地一倍，不会让人們因貧困和饥餓而死。但是，你們，英国的統治者，大肆宣揚你們是有信仰的，說你們知道上帝、基督、《圣經》与你們同在。但是，难道基督什么时候曾經表现过这样的冷酷心腸嗎？难道他沒有命令富人把自己的一切卖掉，把錢分給穷人嗎？难道《圣經》上沒有說过，如果你签定了协議，你就要履行，即使这对你是有害的嗎？但是，实际上，这不会对你們有害，如果你們允許生来与你們平等的兄弟，即忠实于你們事业因而是你們的朋友的人，我是說，如果你們允許他們和平地改良荒地和村社的土地，使他們摆脫貧穷的压迫和重担，能够生活在和平之中，这就不会对你們有害。这样一来，在我們的土地上，各种改进事件就会增多，人民将在爱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阻止我們的外来敌人的侵犯。这些敌人曾經企图而且还在企图进犯我們，并且像一群該死的老鼠那样想要吞噬我們的遺产。因此，如果能把这种自由和平地給予我們，你們就不是把它給了别的什么人，而是給了你們自己、英国同胞和你們的亲骨肉。而你給予我們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我們自己的財产。这些財产是貪婪在王权下从我們手里夺去的，一直到现在沒有归还我們。而土地在它最初被創造出来的时候，是自由地給予所有一切人的。因此，你們这些領主和你們这些英国的統治者，如果你們相信上帝、基督和《圣經》，现在就应当恢复那种状况，以便让我們安心拥有我們直到现在还被王权剝夺的土地。

当王权还通过一个名叫查理的人进行統治的时候，各种地位的人，无論是乡紳还是平民都为所受的压迫而哭泣，因为他們的土

地、圈地和公簿持有农[45]混在一起，他們的商业活动被垄断性的特許証挤垮，而你們的一切不愉快都是由于你們的生活不能摆脫土地遭到的压迫而产生的。因此，你們这些乡紳就紛紛聚集到議会中去，号召老百姓起来帮助你們赶走压迫，你們这些哭泣的人終于得到了帮助，现在获得了解放。暴政之树的树梢被砍下来了，由一个人进行統治的王权也被赶跑了。但是，唉！直到现在，压迫仍然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直到现在，还遮住自由的太阳，使它照不到穷苦的平民；这棵大树如此枝叶繁茂和根深柢固，只有把它連根拔掉之后，我們大家才能够和平地唱起錫安① 之歌。

如果我們要把王权揭露出来，我們就应該声明要这样做，并把这个权力赶走，不然我們就連英国議会及其决議都将加以否定，就要拒絕服从它們，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家的叛徒。现在，王权比以前又添了三条新枝，这三条新枝以惊人的方式压迫这个国家。这是僧侶的权力，它征收什一税，甚至超过我們劳动果实的十分之一；这是領主的权力，它不让穷人自由使用村社的土地和荒地；这是坏法律和把好法律加以歪曲的坏审判官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压迫；这就是諾曼人征服和王权的迄今还在生长的幼苗，它們需要改革。

第一，征服者威廉曾經答应僧侶阶級从每年的土地收入中收取什一税，如果僧侶阶級进行有利于他的說教，使人民盲目地把他当做神派来統治自己的皇帝。僧侶果然也就这样做了，而威廉也实现了自己的諾言。难道我們沒有看到，僧侶阶級只要能够得到什一税，它就会迁就任何改头换面的統治权力？他們信奉过天主

① 距耶路撒冷不远的一座小山名，是古犹太的首都所在地。——譯注

教，后又皈依国王的新教，或者反对国王，拥护君主制，拥护州管理制，誰給的报酬多，他們就捧誰，他們为了人間的幸福，将站在最强者的一边，而他們一旦上台，也善于进行統治，因为他們被称为聪明人。他們也确实聪明，但这是貪婪和高傲的智力，因为他們不知道博爱和正义的智力。他們如果懂得这种力量，就不会像他們现在这样迫害它和咒駡它。僧侶阶級将为任何一方服务，就像我們的旧法律将为任何一位老爷服务一样：它們将为天主教徒服务，为新教徒服务，为国王服务，为各州服务；这是法学家手里可以用来在任何政府下进行工作的唯一武器。啊，你們，英国議会的人士，丢开这种腐化的法律，这些如此一般化的法律吧。它們宣称要爱一切人，但不对任何人保持忠誠；实际上，誰求助于这些法律，誰就会穷困潦倒而死，就像諺語所說的：老淫妇和旧法律会掏光人們的腰包。如果罪过在于法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如此），那就在契普沙特烧掉你們的旧法律汇編，并把政府置于你們自己的基础上。不要在旧瓶里装新酒，但是，正如你們的政府应該是新的一样，法律也应当是新的，否則你們会更深地陷入你們已經陷入的泥淖，就像你們陷入爱尔兰的沼澤一样。你們已經陷得如此之深，只有視力非常好的人才看得清你們是处在什么地方。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瞎子，有人还有眼睛，还看得见你們。如果罪过在于法律的裁判人，这些人在改革后的共和国中当然就不应該得到权力，因为他們的权力将压迫一切人。

确实，我应当坦率地对你們說，你們的两个議会法案很出色，很公正：第一个是关于驅逐王权的法案；第二个是关于把英国变成自由共和国的法案。在这两个法案的基础上（这是牢固的地基）进

行修建,你們的大厦将成为世界的光荣。而我深信,正义的精神热爱你們:你們不要陷入貪婪的沼澤。不要让自私自利蒙蔽了你們的智慧,这样才不致在語言的荆棘丛中迷失方向,因为那样一来,你們任何时候都不会培育出粗大的橡树,都不会采取坚决的行动来維护那些在你們抱怨受压迫时前来援助你們的被压迫的穷人。如果你們的眼睛为高傲所蒙蔽,你們就会忘記自己是国家的公僕,而且可能会用自身的范例来証实所罗門[46]所說的話是千眞万确的,即当选举你們并把你們安排在这种位置的主人步行的时候,仆人却騎馬和乘車。在主人当中,很多人由于热爱国家竟然敗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现在勉强才能够餬口,而且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餬口。我要对你們說,这是一大坏事,然而是千眞万确的事。因此,請你們仔細考虑考虑这一点吧。这是一个穷人的劝告,你們会发现,这个劝告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們也像你們所說的那样好好去做的話。

第二,至于領主,他們是征服者威廉的上校和宠臣,威廉分給他們每个人大量的土地,称他們为"閣下",让他們监督所有被征服的英国人,不許这些人产生住在村社土地或荒地上自由生活的念头,让这些領主或别的人认識到和懂得这一层道理,以便把这些被征服的英国人赶走,就像现在領主从被开垦的村社土地上赶走掘地派一样。但是,我們希望国家的統治者能使我們、即他們的朋友們得到他們反对王权的法案的全部好处,不容許諾曼人的权力再压在曾經帮助过他們进行斗爭的受压迫的穷人头上。他們不会容忍諾曼人的权力重新壮大到逐漸能够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扼杀我們用这样高昂的代价换来的自由的地步。

对你們的一切法律做了一番研究以后，我以自己的生命担保——因为除了生命，我再沒有任何东西可以丧失—— 一切領主并不比已被砍头的国王的意志具有更多的占有村社土地的权利。国王之所以享有权利，因为他是征服者。而現在，既然你們已經把那曾是权力的首脑的国王赶跑，当然也应該对領主的权力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你們应当貫彻你們自己的議会的法案，以便把王权的这一部分力量也赶跑，好使人民看到，你們懂得了什么，你們說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并且怎样忠实于自己所說过的話。王权通过領主确实对穷人进行强有力的統治。至于談到我个人，我已經在这封信和其他一些信中解释过村社土地是人民財产的原因。我开垦了村社的土地，我希望用我的正直的劳动逐渐从这个泉源中得到衣食的自由，这也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那些所謂領主竟因我的这些行为而两次逮捕我。第一次，說我破坏了别人的地界（要我賠偿二十鎊[1]），說我耕种了我根本沒有耕种过的土地。他們不让我为自己的事业辯护，所以就用欺詐的手腕，判决把我代养的几头乳牛牵走，硬說这些乳牛是我的而把它們牵走。但是，乳牛的所有主要求归还乳牛，于是又把乳牛牵了回来。这些强盜和杀人凶手就因为我說了实話，就因为我以自己的行动保卫了議会事业的生命和实质，竟这样迫不及待地想加害于我。后来，他們又逮捕我，說我破坏了别人的地界，要我賠款四鎊，还說我耕种了村社的土地。我确实耕种过这些土地，并且认为这是正当的事，不是破坏什么人的地界。金斯頓的法学家曾經提議，或者是向双方要錢，因

---

① 原告要求賠偿二十鎊，但陪审員判决只賠十鎊（英国出版者注）。

为他們那样喜欢金錢，就像穷人家的狗喜欢在寒冷的早晨吃上一頓早餐一样（但不寻找正当手段），或者是叫我不把案件提到上級机关，而由第一級审理。而在那里，他們已經知道怎样討好領主，因为領主决定宁可花几百鎊也不让穷人享用村社土地；他們不会允許我替自己的事业辯护，我应該雇用敌人，不然就要像第一次那样，成为被审判、被判罪的人，得不到宽恕和公正的对待，接着就会把我投入监牢，直到我为这个不公正的判决拿出錢来才能开释。这些法学家确实是一些精明的人，他們能把案件弄成这样：誰的口袋里装得錢多，誰就可以打贏官司。而全国都很明白，金斯頓法院充滿了王权的精神，以致有些人宁願放弃自己的权利，也不願把自己的案件交給它去审理。这个法院的一位公职人員曾对我的朋友說，如果掘地派的事业是正当的，他就要去糾集一些陪审員把它說成是不正当的。在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們就糾集了这样一些陪审員，說我耕种了村社的土地，罰我十鎊。但我根本沒有耕种，也沒有一个証人向他們証明我耕种过。上帝，救救我們吧，让我們别再受金斯頓的陪审員、領主和王权的危害了。

这些人服从議会关于推翻王权的法令嗎？不！在国王执政时期引起人們埋怨的那些不公正的事情，现在仍然在他們中間普遍存在。司法被金錢所收买。难道我們进行八年战爭是为了使我們像从前一样、甚至比从前更厉害地忍受非法行为的枷鎖的束縛嗎？难道我們任何别的东西都沒有学到嗎？而你們，英国的統治者們，什么时候才能揭开新的一頁呢？还是你們永远要我們上这一課呢？当然，你們是想把我們变成傻子，那时，其他国家的所有孩子都会嘲笑我們。我請你們在我們的教育上前进一步，而且走得更

远一些。

你們責备我們这些老百姓，說我們不要任何政府。諸位先生，說眞的，我們衷心希望有一个公正的政府。但是，现在的政府給乡紳以自由，使他們物資富足，他們把从穷人那里征收来的土地的宝藏都鎖了起来，以致富人家的箱子都被金銀財宝挤破，房子里到处堆滿粮食和各种財物，而穷人却用劳动才能勉强取得一切餬口的东西。他們如果不能像奴隶那样做工，就只有餓死。这样，法律就把全部土地給了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的祖先靠征服得到了土地），而不让另一部分人得到土地。但根据造物主的正义法律，后一部分人本来是可以要求得到同样多的土地的。但是你們說，这是一个公正的政府，事实上它当然只不过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理，也就是一条紅色巨龙和一个杀人凶手罢了。

英国是一座监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伎俩都有刀剑、城堡、监獄大門做它的靠山。法学家是獄卒，穷人是囚犯。如果有人落到他們任何人（从管事到审判官）手中，不是死亡，就是一輩子被葬送掉。

当然，这个法律的权力，这个人民为自己塑造的巨大偶像，是对創造物的压迫，是游手好閑、奢侈、欺騙的泉源，是基督、正义之王的唯一敌人。虽然它也奢求进行审判，但审判官和司法官吏却为了金錢拿司法去做买卖，像所罗門的娼妇一样舐舐自己的嘴唇說，这是他們的使命，而且对此毫不害臊。

有两件事情一定可以打倒这个偶像：第一，不要让人民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些貪婪的泉源——法院，不要让人民生活在嫉妒之中，让人民遵循基督的最后的圣訓——爱，让人民力求眞正实现法

律和先知的要旨，就是說，“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对待别人”，从而驅除掉嫉妒心和不滿情緒。法学家們，你們实在可悲，因为你們的手艺就是世界的毒药和灾难，只是你們的权力才阻碍了基督的复临。消灭你們的权力，才会使世界得到生命。你們的权力充滿了混乱，这权力也就是巴比伦城。它的崩潰的日子无疑已經临近，因为眞理之光即将到来，它要消灭你們的权力，但要用自己亲口說的話和自己降临的恩典来拯救你們。

法学家的手艺是虛伪的預言之一，这种虛伪預言声称：看吧，基督在此，我要在这个法庭上拯救你們；看吧，基督在那儿，我要在那个法庭上拯救你們。但是，当我們試着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們就被埋葬掉而不是得到拯救，因为我們完全被这位救星——法律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或者被教育成对我們的同胞冷酷无情和非常残暴的人。我們本来是应該热爱和保护他們，而不是毁掉他們的。这位救星嘲弄正义，号召每个人只救自己，不要关心别人的处境，因而是創造物的不折不扣的破坏者。說眞的，信仰基督的人反对法学家的那些話应該兌现，不应該推迟清算的日期。因此，議会和軍队，你們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应当改革法律，不要容許任何人实际上把法律置于改革之外；也不要让每个人替自己的事情辯护，不要让每个人去找最能干的人充当自己的法学家。在我們的时代，每个人的負担不是已經使他滿口都在抱怨法律和法律家了嗎？因此，你們这些有可能减輕被压迫者的叹息的人，不要閉上自己的眼睛，塞住自己的耳朵，而要肃清这种被卖身投靠的法学家拿来压迫人民的邪恶；这是王权的另一个分枝。

你們，塞利郡的先生們和領主們，特别是您，帕森·普拉特先

生，几乎两星期来一直在要求費尔法克斯勛爵派兵来驅逐掘地派，而他滿足了您的願望，也就这样做了，为的是安撫州长。他沒有授以毆打我們的全权，我們为此向他表示感謝；我們也感謝士兵們的节制，感謝他們沒有消灭穷人、英国人和他們的忠实同胞，虽然您在唆使他們这样做。諸位先生，我向你們提出的劝告是：以后要规规矩矩地担任你們議員的职位，要爱掘地派，因为他們爱你們，不会触犯你們一根毫毛，如果是在他們权力范围以內的話。你們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对待他們呢！让他們生活吧；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也是士兵，一部分人是农民，他們始終是議会所从事的事业的朋友，由于他們受苦出錢，你們才能享受和平，而现在，你們却要把那救过你們的生命的一部分人消灭掉。啊，不能这样！不要受王权的蒙騙；将来也不要让律师或法学家巧妙地从你們的口袋里把錢騙走，也不要受他們的唆使去毆打或侮辱掘地派，不然就会使一切聪明人嘲笑你們的愚蠢，咒詛你們残酷无情：你們如果还有大量金錢，那也不要用来杀人，而要用来使人由穷变富，号召他們到村社的土地上去居住；这将是你們的荣誉和安慰。請相信，在你們还沒有成为穷人的朋友之前，你們永远不会得到眞正的安慰。因此，去吧，去热爱掘地派吧，把你們从他們那里夺去的土地都归还給他們吧。如果你們沒有这样勤劳的人为你們工作，你們将会一事无成。

你們，軍队和議会中的高級公职人員，爱你們的普通士兵吧（我是为了正义和理智才說这番話的），不要长期拖欠他們的薪餉，用这种办法迫使他們以低价放弃債权，然后去购买我們的村社土地、王室土地和其他土地，这是使一些人損害另一些人的做法。要記住，你們是为英国的老百姓服务的，你們在战爭中曾經充当志願

軍，老百姓因为你們受苦而十分慷慨地捐献出了自己的东西，以至我們有一部分人只給自己留下仅够餬口的面包。因此，作为胜利品而夺来的王室土地、主教和副主教的土地，以及林地和村社土地，都应該自动地归还貧穷的老百姓。你們应該满足于自己的薪俸，如果你們不想抛弃上帝、基督和《圣經》的話；你們不应該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购买属于整个国家的东西，因为根据造物主的法律，你們不应該向别人买財产，也不应該卖財产給别人，因为基督沒有給你們这种权力。难道你們是把土地从王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让它套上另一种更加恶劣的王权的桎梏嗎？我請你們看看你們在做些什么，并請你們按公道办事。我們是穷老百姓，我們出过錢，提供过宿营地，所以我們同你們有一样的权利来得到这些王室土地和未曾好好垦殖过的土地。因此，我們不允許你們买卖我們的王室土地和侵吞我們的土地，因为这是我們得到的遺产，是从奴役制度中买来的，这是我們自己的，是英国的穷老百姓的。这些土地是从我們手里夺走的，以前各个征服者都沒有把它們还給我們。这些征服者的最后一个就是被你們和我們合力赶跑的那个諾曼的征服者。因此，你們沒有权利夺取我們的土地，正如我們沒有权利夺取你們的土地一样，因为这是我們共同买来的遺产。我們給你們薪金，是为了使你們能够把它归还我們，而不是把它据为己有，把我們赶走，由你們互相买卖：这是你們所支持的靠刀剑維持的王权的騙局，而我們则公开向全世界声明，你們这样做就是违背上帝、基督和《圣經》（你們却說上帝、基督和《圣經》是你們自己的东西）。上帝、基督和《圣經》不承认这样的行为。因此，我們向所有的人宣布，你們这样做，就是掠夺我們的权利，就是杀害我們，拒

絕給我們自由生存的手段。王室土地、村社土地、荒地、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土地，是我們自己的遺产，而你們有些人却已开始談論这些土地，說他們的良心不能允許我們占有这些土地。啊，你們这些“好心腸”的貪心的人，話說得多么漂亮呀！如果你們这样做，你們就是支持王权，从而也就是既违背了議会的法令，也违反了你們的誓言；你們不給我們本来属于我們的土地，不給我們生活資料，从而使我們遭到痛苦的死亡，你們就将背离不杀人、不偷盜这两条誡律。

最后，我要在我能够看出王权的地方指出它来，你們将会看到，它牢牢地保存在領主的手中。这些領主对待一些心胸坦白的人的态度是不怀好意的：其中有些人到掘地派那里去寻衅鬧事，但是，我們不同意他們这种做法。

領主派士兵来消灭我們和搗毁我們的一切房屋，毁坏我們的劳动果实。但是，我們一再忍让，在过去的四十个星期中从来沒有对他們使用过暴力，并且怀着仁爱的心情希望上帝使他們的心变得溫和起来；而我們希望的一切，也不过是安安靜靜地生活在我們出生的土地上，靠誠实的劳动生活在属于我們自己的村社土地上。但是，直到现在，所謂領主还是不願容忍我們，对我們橫加迫害。这难道不是王权的一部分嗎？

下面我将很容易地証明这一点，因为这明白得連三岁小孩子都能懂得。这是暴政，是黑暗的王权，因此，我們希望你們能通过自己的議会法令作出一件好事来，使我們能够說英国眞是人民共和国，人民眞是自由的人民。

諸位先生，虽然你們的征收什一稅的牧师之流对你們說，我們

掘地派不信上帝、基督和«圣經»,把我們說成可恨的人,而把自己說得很好。但是,經过一些时候,当我們所服务的正义之王宣布我們无罪的时候,你們就会看到,我們的言行就是«圣經»,并显示出上帝和基督的眞正的权力;因为一切說教、祷告和懺悔的頂点,也无非是达到这样一种行为:"爱自己的敌人,像你希望别人对你那样来对待所有的人,这就是法律和先知"。这是基督留下来的新誡律。现在,如果有誰口里这样說而实际却不这样做,甚至言行完全相反,我就不会同意他們的做法,在我看来,他們就是支持可詛咒的东西的家伙。

只是口头談論正义而不按照规则行事、直到如今还在支持支配創造物的黑暗势力的王权,就是产生人間一切难以置信的惊慌不安和愚昧无知的根源。

但是,由爱的內在力量而来的正义事业,将根据造物主的意志控制正义之王。现在,在这最后的日子,这些事业将把蛇蝎赶走;这是基督正在复活的权力:它一复活,很多无所作为的言詞(这是虛伪的言詞)就会消失,它的审判就会很快完結。

如果有人借助黑暗的王权来利用地上的东西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让别人享受自由,那么,他們就是抛弃上帝、基督和«圣經»,推翻自己的一切說教、祈祷和懺悔;«圣經»就宣布他們是伪善者、背书人、法利赛人、光說不做的人;他們言而不行,正如荷尔什里塞利的传道者帕森·普拉特一样。我們耕地的那个地方的一个領主(由于裙带关系而成为領主),在一个大冷天的夜晚,把一个住在村社土地上的老头子的房子拆毁,把老头和他的妻子赶到露天底下,只因为他是一个掘地派。这位領主同其他一些領主和乡紳

把自己的奴僕派到城里，要他們告訴上下层居民中的房主和邻居，不要給掘地派房子住，不要給他們东西吃，并且威胁这些人說，不这样做就会引起这些先生的不滿。虽然这个帕森·普拉特也宣传《圣經》，但我总认为，他不信上帝、基督和《圣經》，而且他还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貪婪、驕横和嫉妒蒙蔽了他的眼睛。一个人再沒有比有机会进行活动更能懂得正义了，当然这是普拉特說教的残酷，是非正义的法律。

掘地派不是敌人，他們即使是敌人，你們这些領主也应該爱护他們。我确信，他們是爱护你們的。如果你們怀疑这一点，那就把他們交付审判；你們会发现，他們比很多阿諛奉承的奴隶和饕餮的仆役还要忠实，而当这些奴隶和僕役在你們面前散布对我們充滿嫉妒的流言蜚語的时候，你們却很乐意听他們的話。

我們还听說，为了使我們这些称做掘地派的人受人仇恨，使你們再来反对我們，各式各样的法官以及其他一些人曾进謁将軍，到国务会議去，对你們說，我們掘地派是保皇党人，我們曾等待良机，勾結起来想保卫王子。

但是，知道我們的人都可以証明，这是那些法官的无耻造謠，因为我們曾經是而且永远是議会事业的朋友，这种耕种工作——以便使英国变成自由共和国——是議会事业的生命和反映，而議会的两个法令（一个是关于驅逐王权的法令，另一个是关于把英国变成自由共和国的法令）都談到了这一点；我們现在和将来都要服从这两个法令，因为这两个法令是宣揚正义的。

至于說我們要进行武装发动来保卫王子或其他某个人，那就請随便哪个人来看看我們的力量和工作，他会說，这只是一种对我

們滿怀妒意的誣蔑，目的是要你們再来反对我們。

此外，你們很快就会看到，我們的原則完全反对以每个人为代表的王权，也反对以一个人为代表的王权。我們也听人談起他們曾对你們說，掘地派偷窃和搶劫别人的东西。这和前面所說的一样，也是一种誣蔑。我們手里的东西就是我們曾經被偷走的东西。但是，如果誰能証明，我們中間有什么人像他們所說的那样，偷了别人的財产，比如羊、鵝、猪等等，那就請他們对全世界揭露吧。

从我这方面說来，我不承认曾經做过这样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掘地派有誰曾經做过这类事情一样。他們还报告說，我們掘地派人干出共同占有妇女这一类的兽行。从我这方面說来，我反对这种做法。土地应該成为一切人的公共宝庫，我认为是正确的；至于妇女，那就让每个男子都有自己的妻子，让每个妇女都有自己的丈夫。我不知道掘地派中有哪一个人这样违反理智地共同占有妇女。如果誰这样做，我郑重声明，我与这样的人毫无关系，我要把他們交給自己的上帝，上帝会使他們的灵魂备受折磨，肉体染患重病。

有人把这些話以及諸如此类的流言蜚語传到你們那里，是为了让你們反对我們。但是，我們想指出，我們知道是哪一些人把流言蜚語传到你們那里去的。我們可以当面对他們說，他們是保皇党，参加过肯特郡的叛乱，煽动过后来引起威斯特敏斯特广場流血事件的可耻的塞利郡的請願。如果他們看见王子与軍队一起来鎭压你們，他們将十分高兴。我們知道，他們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表面装出爱护你們的样子的，这也就是驕傲的阿曼們，他們希望把你們扶植起来去反对国內的摩尔杜哈，甚至反对你們的忠实的朋友

掘地派。我們虽然受到迫害，但我們为我們的內心的正直而高兴，我們实现了公正审判的人的意志。

显然，将軍就是根据这些假报告和哀求，給領主派去了士兵，让兵士与郡长一起来拆毁掘地派的房屋。于是，士兵就来了，但他們却表现得很有节制，懂得事理，他們是被派去保护郡长的安全的，他們认为这是自己应該做的事。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要采取行动，虽然乡紳們左右了将軍的意志(因为他們害怕掘地派起来斗爭)，但士兵們发现，掘地派沒有絲毫不滿的表示，却以充滿爱和容忍的精神同領主这些巨龙进行斗爭。那两位領主带着一些騎馬和坐馬車的士兵前来，命令充滿恐惧的士兵当着他們的面拆毁掘地派的一所房屋，在房屋被拆毁时大喊大叫，表示自己的高兴。尽管这样，站在附近的一些掘地派仍然精神振奋，并向那些土耳其巴夏們宣传福音，因为福音将成为他們生活的語言，而且随着时間的推移，将成为他們觉醒过来的良心的恐惧与痛苦的語言。

而那些动手拆毁房子的穷人也不敢不这样做，因为他們的地主和領主出于担心自己会被撤职或丧失生活資料而监視着他們。

同时，穷人之所以正直，正是因为他們善意地观察掘地派的行为，虽然他們不敢靠近，不敢公开說話，以免他們的地主的狗腿子听出他們說話的声音，編造出阿諛奉承的流言蜚語，而領主的耳朵对于流言蜚語总是特别敏銳的。很快就把管事派到穷人那里，警告穷人离开自己的房屋。

土耳其巴夏奴役自己奴隶的程度远不如宣揚福音的領主奴役自己农奴的程度，难道这不就是王权嗎？啊，你們这些英国的統治者，我希望你們能够注意让你們自己頒布的法令付諸实施，让被压

迫者得到自由。

当这些貧穷的奴隶在暴力的逼迫下拆毁房屋的时候，他們的領主就賞給他們十个先令去痛飲一番，并且对他們报之以微笑；他們心里却充滿恐惧，正像一条狗当它主人給它一块骨头，并且手持鞭子站在它旁边的时候，它一面啃着骨头，一面惶恐地抬头望着，搖着尾巴的那种样子，因为他們不敢笑，唯恐他們的領主听见他們公开在笑主人。他們心里是贊成掘地派的。所以，你們这些領主們，旣然你們除了用威胁的办法强迫别人以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那就請你們放弃反对神明的尝試，承认自己战敗，并且投入正义的怀抱中来，以便能够及时得到寬恕吧。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有两个士兵和三个农民来到掘地派修建的另一所房屋（这座房屋在前一天沒有被郡长叫人动过，因为据某些人說，郡长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悲痛）。其中一个士兵非常和善，他以兄弟般的感情对待掘地派，看了他們耕种的土地，称贊他們的工作，沒有給他們带来任何的損失（当时，其他一些人的情緒也是这样）。他本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給了掘地派十二个便士去喝酒；另一个士兵却十分粗暴，他强迫那三个农民帮他拆毁房屋，并且狠狠地辱駡他們，因为他們不願意拆毁房屋。但是，他們終于在地主和士兵的威胁之下，不得不动手拆毁房屋。

尽管掘地派看到帕森·普拉特（这个領地的領主）不让他們有自己的房屋（他这样做就是忘記了自己的导师基督。他迫害衣不蔽体的人、饥腸轆轆的人和沒有房子住的人，也就是迫害基督），但他們仍然精神抖擻，傾向于等待上帝的意志，以便看看帕森·普拉特将要做些什么。他們修建了一些像牛棚一样的茅屋，晚上在那

里过夜，白天則怀着使人惊奇的愉快心情继續自己的工作，看到自己的財物被毁坏心里並不沉重，认为为了正义而遭到神父和传道者（这些神父和传道者是把耶穌基督置于死地的犹大和邪恶的法利賽人的承继者）迫害是莫大的幸福。他們种了若干英亩小麦和裸麦，这些麦子长得不錯，收成一定有把握，他們把自己的事业交給上帝，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他們說："啊，您，正义之王，一切由您来安排吧。"

啊，如果你們更仔細地研究和检驗我們的做法，你們就会看到，我們是不是像神父們誹謗我們那样，不信上帝、基督和«圣經»，你們也会发现，«圣經»要求实现我們的事业，基督上帝是我們灵魂的生命，是在我們遭到不明智的人的恶毒迫害时对我們精神的一种支持。这些不明智的人不相信基督，支持你們自己用投票表决的办法消灭了的王权。你們还会看到，我們生活在这样一件工作正在实现的过程中，这件工作是議会事业的生命和反映，我們就是以这件工作向議会及其事业致敬。你們也会从这篇宣言中看到，这将奠定英国宪法或共和国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样的基础就是正义和理性。

在那些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並靠刀剑的权力进行統治的国王的时代，不仅村社土地，就連圈地都被这些国王下令侵占。直到现在，我国最后几个国王賜予乡紳的自由，都比后者在征服后不久获得的自由要多。但是，他們仍然身受压迫，因为监獄、皮鞭和刀剑的权力都是这种压迫。刀剑的权力强迫人們服从，从而奴役人們，就好像刀剑在战場上逞凶肆虐一样。

英国在王权时代遭到这样的奴役，以致乡紳和人民都在压迫

的桎梏下呻吟。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好过一些，他們力图召集議会，靠議会会議和法令来爭得一些自由。

但是，当时的国王查理发现，他們要求的自由将会損害他的特权的暴政，于是他就到北方去发动反对議会的战爭，重新拿起征服者威廉的刀剑，使英国仍然处于过去的征服的桎梏下，并且支持自己的王权。这种权力是专横和特权的权力，是以前各次征服所产生的力量；换句話說，它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統治一切人的生命和財产，把我們完全变成它的奴隶和附庸。由主要的領主、庄园主和乡紳們組成的議会看到，国王在糾集軍队，从而表明他要用刀剑奴役一切人的意图，于是，充滿絕望的議員們就号召老百姓拿出自己的銀子、金錢、稅款和財产，把自己的房屋让給軍队駐扎，和他們一起去冒生命的危险，他們企图把英国从諾曼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使我們成为自由的人民。老百姓也同意这样做，把这叫做議会的事业，把它当做自己的事情，并且不惜生命和財产来加以支持。在議会和人民的同心协力之下，国王在战場上失敗了，被砍掉了头，王权也被消灭了。这样，我們人民从諾曼人的征服下得到了应有的解放。我們什么都不要，只要土地，即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来自由使用土地。

因此，由于战胜了国王，我們老百姓，或者說小兄弟，捍卫住了我們对村社土地的所有权，并且眞正把它作为我們的所有权，正如我們的兄长捍卫住了自己圈地的所有权一样。这是根据英国法律的三个理由：

第一，这是用合法的购买或通过議会与我們之間的协議所取得的；他們是我們的地主和領主，当国王掌握权力的时候，他們沒

有給过我們自由,他們靠这种办法从国王那里得到了封号;国王是头目,他們是借助于曾經作为統治权力的征服者的古老刀剑来奴役人民的王权的枝叶。他們曾說:来帮助我們反对奴役我們的国王吧,如果我們从他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我們会使你們成为自由的人民的。

現在,他們自己却在奴役我們。如果他們不把我們从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們就不可能使我們成为自由人。換句話說,他們剝夺了我們的土地自由。我們和他們同样摆脫了国王的压迫。現在,我們根据我們同議会之間締結的协定和协議,要求从你們还使我們遭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議会曾經是由領主和地主組成的(我說),因为我耕种村社土地而逮捕我的德雷克先生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員。因此,根据买卖的法則,我們向他們要求我們的自由,以便太太平平地同他們一起生活在我們祖国的土地上;而当我們生活在貧困之中,并且被禁止去耕种村社土地和荒地以得到食物的时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們夺去了人民的土地,人民就将經常陷于死亡和不幸之中:人民即便死去也比沒有食物和光明来得强。但是(我說),他們在下議院把我們的自由出卖給我們,从而获得一大笔收入,因为他們是依靠我們的鮮血和金錢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的。要是国王占了上风,他們就会丧失一切,并且受到保皇党当中最低賤的人的奴役,如果国王想这样做的話。因此,我們老百姓說:履行我們的协議吧。如果你們否定我們的建議,你們就是否定上帝、基督和《圣經》,而你們的一切信仰都是伪善的。

第二,村社土地和王室土地都是我們的财产,因为我們在击敗王权的胜利中出了同样一份力量。議会从来沒有用諾言和盟約来

发动人民，說要帮助人民打倒国王，并且建立人民的权力来代替王权和特权；沒有，但是他們的一切宣言都談到整个民族得到拯救和享有和平。

因此，老百姓是民族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在驅逐奴役者的日子里遭到最深重的痛苦的人。当受压迫的穷人陷于貧困之中，而他們的土地由于奴隶制而被奴役和剝夺的时候，民族是不能过太平日子的。

但是，在战胜国王以后，战利品即土地应該在两个集团之間即議会和人民之間进行平均的、公正的分配。由領主和乡紳組成的議会对于拥有自己的圈地应該是毫无困难的，因为这种土地用不着納税。

由士兵和納过税并提供过宿营地的人組成的平民，应該有按照公正原則平均使用荒地和王室土地的自由。无論是士兵或是其他出錢支援过士兵的人，都不应該占有一切，战利品应該由留在在家里的人和参加作战的人均分，因为胜利是整个民族的胜利。

不管議会曾經声明，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族，而不是只为了自己，也不管我們同意軍队的說法：他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整个民族而战，可是我說，我們是用納税和提供宿营地为代价向他們买得了我們的自由。因此，我們要求在这一次战敗国王的胜利中享有同他們一样的自由。

第三，我們要求在这一次战敗国王的胜利中享有同样的好处，是根据議会的两个法令：一个法令是关于把英国变成自由共和国；另一个法令是关于消灭王权。现在，王权（这一点你們听說过）是在貪婪和自私中用剑进行統治的权力，这个权力把土地分給一部

分人，而不分給另外一些人。这个王权不是掌握在一个国王手中，而是掌握在領主、庄园主、特别是掌握在也支持这个权力的貪污受賄的法官和法学家手中，因为国王是首領，这些人和征收什一税的教士是这个残暴的王权的枝叶；一切枝叶和成員都应該在王权被連根带枝鏟除之前加以消灭。但是，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說：把人本身也消灭掉。不，我不想損害他們（我甚至不想損害他們的一根毫毛）。但是，我說，要消灭他們的权力，因为他們用这种权力使人民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正如国王使他們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一样。我說，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我們之所以要求自由，旣是由于协定，也是由于大家对战利品享有同样的一份，同时也是由于根据把土地平均分給一切人的正义的造物主的法律。

而領主的专横正在于此；他們不給平民以自由，不让他們享用土地的果实，如果他們不服从他們，或者不交地租，罰款或租地继承捐[47]的話。当然，上帝創造土地不是为了让兄弟不住在土地上，即便是他不为自己的兄长作工和不付給自己兄长这块土地的地租[48]。不，这种奴役是由征服产生的，而这是王权的一部分；英国在沒有消灭压迫之前不可能成为自由共和国。你們消灭了国王，你們消灭了上議院；现在請你們再往前走两步，消灭領主和收什一税的教士的权力，消灭歪曲法律的法官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压迫，这样，你們的工作将是光荣的。

第四，如果不給平民以这种自由，不让他們享用村社的土地，那么，議会、軍队和法官就是放弃了正义和理智。管理良好的国家的法律应該以正义和理智为基础，如果这一正义被否定，人民中間就沒有法律可言，只有专横的权利了。如果必須由刀劍来管理，那

么，每个政党都会力求掌握这把利剑，那时就会与和平分手，而且是与宗教和福音分手，如果福音不被变成人們彼此之間的圈套的話。正如我們清清楚楚看到的那样，有些僧侶和其他一些人把福音变成自己进行欺騙的挡箭牌。如果我和你們一样曾冒失去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劳动果实的危险，我就应該得到你們所竭力追求的东西——我应該和你們同样分享的战利品，即平等和理智。你們不应該独占一切，而我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你們不給我們这些东西，你們就是夺去了我們的財产、我們的金錢和鮮血，而不給我們任何的补偿。

因此，我說，村社土地是我自己的土地，正如它也是我的弟兄即平民的土地一样。根据造物主的法律，它真正是我們的財产，是属于所有的人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是的，根据議会最近頒布的两項法令——这两項法令是英国新的正义的政府的基础——村社的土地也的确真正是我們的，正如兄长可以說圈地是他們的一样，因为他們冒过生命的危险，并同我們签訂了关于保护他們的自由的协議；我們也冒过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們同我們签訂了协議，以便把我們已經失去几百年的自由替我們买来还給我們。

基督用可以忍耐的痛苦，而不是用死亡，
杀死了魔鬼。
从而，在此以前，
他战胜了自己的敌人。

毫不欺騙的眞正的宗教如下：归还某一个时期用征服的力量夺去而未給予平民的土地，从而解放被压迫者。不是一切人都要

土地嗎？乡紳要土地，僧侶要土地，平民也要土地；土地的买卖是人們用来欺騙别人的一种方法。现在，如果誰能根据正义法律証明，土地是专为他和他的后人創造的，那我认为就让他去享有自己的土地吧。但是，我可以肯定說，土地是为一切人而創造的，眞正的宗教在于让每个人都享有土地。因此，如果你們这些英国的統治者把王权从我們手中夺去的土地归还給我們，解放被压迫者，皈依和贊美成为复兴的力量的基督，你們就会得到和平。

以綱領形式叙述的
自由法[49]，
或恢复了的眞正管理制度

把《自由法》敬献于英吉利共和国軍的將軍
奧利佛·克倫威尔，以及我的信教的和不
信教的、自認为根据《圣經》的訓誡生
活的英国兄弟和世界各国人民。
自由法將說明什么是国王
政府，什么是共和政府。

杰腊德·溫斯坦萊謹呈

啊，英国，法律正在你这里升起，光輝四射。
你接受它，就將給自己戴上王冠。
你拒絕它，仍然是一个不馴服的国家，
别的国家将接受它，并把王冠夺去。

《启示录》
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但以理书》
第七章第二十七节

伦 敦
杰·門·为作者刊印。圣保罗教堂以西黑飞鷹街尤尔斯·卡尔佛特
书店出售。1652年。

給英吉利共和国軍队將軍奧利佛·克倫威尔閣下的信

閣下：

上帝使您得到从摩西以来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大光荣，让您成为赶走了压迫者法老的人民的領袖。諾曼人的統治权力在征服了我們的祖先之后，夺去了他們对英国土地的自由支配权，把他們变成了自己的奴僕。但是，上帝选您作为自己胜利的武器，赶走征服者，并以您的胜利重新把我們的土地和我們的自由从諾曼人的政权的手中夺了回来。

人們还希望您完成下列事情：保証把压迫者的政权和压迫者本人一起鏟除，設法把英国被压迫的平民自由占有土地和享受自由这一点固定下来。

当被征服者的土地和自由沒有回到为其冒过丧失生命和財产的危险的人的手中时，荣誉的桂冠不能屬于您，您的胜利也不能叫做胜利。

閣下，因为您知道，国王-征服者遭受失敗不仅是由于您，因为您只不过是一个人，也不仅是由于您的軍队中的軍官，而是由于得到平民的支援和帮助。在他們当中，有些人同您一起冒过生命的危险，另一些人留在家里耕种土地，繳納捐稅，让出自己的房屋供軍队住宿，在你們作战时支援你們。

因此，从征服者手里夺来的一切，都是平民同心协力夺来的，

并且根据一切正义說来，所有帮助过您的平民都应該同您一起从征服者的統治下解放出来，因为大卫[50]法上說："战利品应該在作战的人和留在家里的人之間进行分配。"

土地权掌握在您手中，您必須从下面两种做法中选择一种：或者是第一种做法，那就是为了曾經帮助您和支付过軍餉的被压迫的平民而把土地解放出来。这样，您就会履行《圣經》的訓誡和您自己的职責，从而获得应有的荣誉。

或者是第二种做法，那就是把征服者的权力从国王手中夺取过来，把它交到像从前一样遵循古老法律的另一些人手中。这样，您的智慧和荣誉就将永远丧失，您不是自取灭亡，便是为后代将遇到您曾见过的最大奴役制度奠定基础。

您知道，当国王达到自己的压迫权力的頂峰时，人民只能在自己的房子里对他发发牢騷。但是，后来人民站在房頂上进行宣传鼓动，說他是英国的暴君和和平的背叛者，而他終于被推翻了。

創造物中的正义力量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如果发现您和其他与您一起掌权的人沿着国王的脚跡前进，您能防止自己或者您的后人不被推翻嗎？当然不能。

一切創造物的神（这个神就是上帝）正在世界上进行改革，他将继續完成自己的事业。既然他不怜惜那个如此长久地坐在他的右方并且統治着世界的国王，那么，只要人們认为您的道路并不比国王的道路更合乎正义，他就更不会怜惜您了。

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視着您，不，我认为，我能說的是，一切邻国的人民的眼睛都在看您将会做些什么。而您的至今还在王权下备受折磨的被压迫的朋友，正在眼睁睁地等着在国內能够得到

您曾答应在获得胜利时将給予他們的那种自由。不要失去您的荣誉的桂冠，把它拿来戴上吧。但是，您要知道，在您还沒有实现您向朋友提出的“誰把事情进行到底，誰就会获得桂冠”的允諾和誓約以前，它将不会是一頂光荣的桂冠。但是，当国王的法律和政府还沒有像国王本人一样被消灭的时候，您不会看见您的事业已經告一段落。

約拿的南瓜——这是一切身居高位的人的例子。土里的虫把根咬坏了，南瓜就死了，約拿十分悲伤。

閣下，請您宽恕我：我的神經如此紧张，以致我必須把一切坦白告訴您，以后您才不会对我說：要是您直截了当地告訴过我，事情也許早就改正过来了。

您的南瓜生长的土地——这就是普通的英国人。

南瓜——这就是授予您的权力，只有当您把眞正的自由而不是别的东西給予人民的时候，您才能得到这种权力。

你的南瓜的根——这就是人民的心，它在国王奴役的压迫下呻吟着，渴望在自己的英国土地上获得共和制的自由。

咬坏您的南瓜的根的地里虫子——这是由于掌握权力的人沒有兌现他們向人民提出的誓約和諾言而引起的不滿情緒。

这个虫子有三个头：第一个头是等待有利时机的头；它在等待热风吹来，使您的南瓜枯萎而死，而它却假装出同情您的样子，等等。

另一个头在您的南瓜藤的庇护下幸福地成长着，它将在一切問題上重复您的話。它被当作是誠实的，但它不是您的也不是共和国的好朋友，而只是自己的肚子的好朋友。

第三个头是眞正忠实的，是开誠布公的，它由于直言不諱往往被撤职，被投入监獄和备受压抑。对这个头所施加的那种压迫正在煽风点火，而前两个头則在等着这把火烧起来，以便烤火。

您不是希望您的南瓜总是在生长嗎？那么，您就要关心在土里的根，即在您的朋友——被压迫的、普通的英国人——的心里的根，并且把虫子弄死。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把虫子弄死，除非实现口号，以及您所提出的把他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使他們成为自由人的諾言和保証。

也許您会对我說：我該怎么办呢？我回答：您占据这样的地位，掌握这样大的权力，您可以把您的朋友、普通的英国人肩上的一切重負卸掉。您会問这个重負是什么？

我举几个例子来說明我根据亲身的經驗所知道的是一些什么东西，人民每天都在抱怨什么，人民在什么东西的重压下呻吟着，同时眼睜睜地等着您来解救他們。

大多数人民抱怨說：我們交了稅，提供过房屋供軍队住宿，荒废了自己的土地，在战爭中失去了朋友，而稅吏现在向我們所收的稅比以前还要多。我問很多人道：你們为什么这样說？有些人回答道，諾言、誓言和所承担的义务只成了要他們在战爭中出力帮忙的借口。你們曾經答应过保存議会的权利和臣民的自由，彻底消灭一切僧侶、主教和暴政，而这些諾言并未兌现。现在是兌现这些諾言的有利时机了。

他們說，首先，議会互相更迭的趋势停止了，而議会更迭是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由）的最大保証之一。如果这种静止不动的状态继續保持下去，我們受世袭的議会的欺侮，将超过我們受世

袭的国王的压迫。

至于叫做臣民的老百姓，在国王-征服者还掌握政权的时候，就沒有得到自己的自由。我将根据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怨言来談談他們的問題。人們說，僧侶的压迫到现在还以三重形式压在老百姓身上。

第一，如果誰在关于上帝的問題上說出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与僧侶的說法或高級公职人員的意见相抵触，那么，他就会像在神甫和主教的統治时期一样，因为一句話而失去公职，被投入监獄，遭受剝夺，被摧残和被宣布为罪人。虽說神甫和主教的称号现在已經被取消了，但他們的最高委員会的审判权力仍然生效，并且因为人民的信仰（虽然这些人的行为是不应該受到譴責的）而迫害他們。

第二，在很多教区中安插了一些十分愚昧无知的主教派旧神甫和旧的神职人員。他們是共和国自由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君主制的朋友，被派遣充任传教士，继續向人民灌輸自己精心制作的訓誡，破坏我們所宣布成立的共和国的和平，引起本来过和平生活的邻居的不滿。

第三，我們的土地直到现在还受着什一稅的压抑。国王从我們身上征收什一稅而把它交給僧侶，目的是用我們的血汗来維持僧侶的生活。因此，虽然他們的說教用荒謬、矛盾、令人費解的疑团（因为他們臆想出来的毫无根据的教义不可能被人理解）塞滿很多人的头脑，我們仍然要为他們干这种事而給他們相当多的什一稅。这是一种压迫。

第四，如果我們到法学家那里去，那就会发现他儼然坐在征服

者的位子上(虽然国王已被推翻了),在上面支持王权,因为在很多法庭和法律問題上,法官和法学家的意志高于法律条文,而很多案件和訴訟給了当事人很大的痛苦,使他們的土地轉到貪得无厌的法学家的口袋里。由此我們看到,虽然别的人受着严刑峻法的管制,很多大法学家却逍遙法外,像征服者那样为所欲为。我自己就听见很多与法律有关的人士說,“沒有什么事情是我們不能做的。”

第五,人民說,如果看看訴訟程序,就会发现事情同国王統治时期一模一样,只是改了改名称罢了,仿佛英国的老百姓交稅、提供宿营地、流出自己的鮮血不是为了改革法律,而只是为了給它起一个新的名称,把国王法律改名为国家法律似的。因此,人民失望的情緒增加了,訴訟事件比以前还要来得多。于是,就形成这样的情况:一只手用剑推翻了王权,另一只手又借助于旧的国王法律恢复了君主制。

实际上,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革僧侶、法学家和法律,因为全国的一切怨恨正是集中在这三方面,而不是集中在国王个人身上。

别国的人也会說,尽管議会和英国軍队拥有杰出的人物,但是他們仍然沒有能够把僧侶、法学家和法律改革过来,并且不得不把国王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当人們看到我們共和国的政府建立在国王的法律和原則上的时候,难道不会使您的荣誉扫地,不会使所有的保皇党人窃笑嗎?

我問很多士兵为什么而战。他們回答說,这个問題很难回答。这是千眞万确的:如果君主的法律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們对这个問題确实不能回答。但是我在等着看一看将要做些什么。我对

我們共和国政府将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这件事，是深信不疑的。

第六，如果我們看看教区，在那里也可以发现很多压迫的现象。

（一）領主的权力至今还压在他們的兄弟身上，实行罰款和租田继承捐；如果他們的兄弟沒有付給領主地租，他們就不让这些人自由使用村社的土地。領主的政权要求人民像国王执政时那样服从，甚至比国王执政时还要服从。

但是，现在人民說：他們凭什么权力保存着統治我們的权利呢？以前，他們是从国王那里得到自己的权利的，而国王是征服者的继承人。但是，英国的老百姓难道沒有把国王赶走，沒有解除这一征服的束縛嗎？因此，他們摆脫对領主权力的奴隶般的服从，也是天經地义的事。

（二）在有村社土地的教区中，富有的諾曼人的自由持有农和新的（更貪婪的）乡紳的牛羊布滿了村社的牧場，以致小所有者和貧穷的劳动者几乎不能喂飽一头牛。于是，穷人到现在还是穷人，他們被剝夺了使用村社土地的自由，穷人所得到的帮助并不比在国王或征服者执政时期来得多。

（三）在很多教区中，两三个头面人物完全操纵分摊稅款的事情，对警察和其他官員施加压力。在分攤兵員方面，他們也参預其事，設法使自己攤不上，而把它轉嫁到比較穷困的人的头上。而且他們时常超出法律上规定的征稅权限来征收大量款項，也不解释是根据什么理由这样做的，下面的人又不敢要他們报告征稅的情况，因为他們对敢說这样話的人，只要一有机会，就加以迫害。如果誰对委員会或法官提出申訴，他不是被衙門拖拉的作风弄得筋

疲力竭，就是他对压迫提出的申訴毫无結果。由此我們看到强者之間互相包庇，而被压迫的穷人却得不到支持。

（四）还有一种使人民十分气憤的压迫，那就是农村的人不能在城市市場上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除非他交稅，不然就被赶出城市。我們所以要为自己的土地納稅和提供士兵的宿营地，就是为了取得我們土地的自由和城市的自由，但有些人靠着旧的国王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法律，不顧自由共和国的法规，从我們手里把这种自由夺去，轉交給貪婪的諾曼人征稅者，这是对我們的一种莫大的侮辱。

人民埋怨說：现在小所有者和农民承担着一切重担，他們耕地，交稅，提供士兵的宿营地，各方面都超过了自己的力量，还派兵参加軍队，挑起最沉重的战爭的担子。但是，压迫他們和靠他們的劳动优哉游哉地过活的乡紳們，夺去了他們在人間过溫飽生活的一切資料。

人民中間經常有人这样說：我們在战爭中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的朋友，我們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有人曾經答应要給我們自由。而现在，終于出现了新的主人，我們所受的痛苦反倒增加了。虽然各种人都承担过推翻王权的义务，但是王权到现在仍然存在，并且掌握在那些对土地的权利并不比我們多的人的手里。人民說，領主和我們的稅吏曾經从旧时王权那里获得比我們优惠的土地权，但是这个政权现在已被推翻了，被赶跑了。

議会頒布了两个法令。第一个是关于推翻王权的法令，这条法令已被反对国王和上議院的义务所确认；第二个是关于宣布英国是自由共和国的法令。如果領主由于軍队战胜国王而提出要比

我們拥有更优惠的土地权，那么，我們也应該拥有同他們一样的土地权，因为我們的劳动、我們的鮮血和我們的朋友的死亡，如同他們的一样，都是为使土地获得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人民說，虽然英国的土地足够維持比它现在多十倍的居民的生活，但是有些人却不得不乞求自己弟兄的施舍，为自己弟兄从事劳苦的工作，以換取按日計算的工資，不然就会挨餓，或者偷窃，或者作为一个不配活在世上的人而被吊死；此外，只有向自己的兄弟交納地租，他們才能被允許耕种荒地来維持自己的生存，这难道不是奴役嗎？这就是压得上帝的創造物呻吟的重負！而所謂臣民并不享有天賦的自由。他們的兄弟曾經答应要給他們这些自由，但是现在幷沒有給了这些自由，这是根据弱肉强食的法律办事的，而不是根据正义的法律办事的。

既然征服者已經沒有了，我們现在应該成为誰的臣民呢？

我回答：我們应該或者成为法律的臣民，或者成为人的意志的臣民。如果成为法律的臣民，英国的一切人都是臣民，或者应該是臣民。但是，尙未批准施行的一切人都应該成为其臣民的法律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呢？

如果有人說应該由旧的国王的法律来統治，那么，可以这样回答他：这些法律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只有很少人知道什么时候要服从它，什么时候不要服从它，因为它是征服者的法律，是为了使人民服从征服者的意志而頒布的。

因此，这些法律不能成为每个人的准绳。此外，我們每天看到国家官吏所做的許多事情都不能用任何法律来解释，而只有用他們自己的意志的特权来解释。

如果我們应該成为人們的臣民，那么，这是什么样的臣民呢，要是考虑到一个人的权利与另一个人的权利一样多的話。因为现在由于正义的法律沒有一个人是騎在自己兄弟头上的征服者了。

您說：我們应該成为执政者的臣民。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达到使执政者认为土地是他們自己的而不是我們的那种地步，因为他們这样做，就会背叛自己的委托者，走上施行暴政的道路，而我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从而产生敌对和战爭。

执政者如果管理有方，他应該得到双倍的荣誉，而这是能够做到的，只要他本人是法律的臣民，并且要求所有其他的人也成为法律的臣民；他履行自己的職責是为了要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自己个人的意志。这样的执政者是可靠的，他們一定会成为同我們一样的臣民，因为共和国的一切执政者都是它的公职人員，不是騎在人民头上的領主和国王。但是，您会說，兄弟，难道国家不是您的嗎？你要求有一份与另一个人相等的权利，您不会夺去他的权利嗎？我将回答：这要看是根据什么法律，是根据造物主的法律，还是根据征服者的法律。如果他是根据造物主的法律把土地叫做自己的而不是叫做我的，那么，土地旣是我的同样也是他的，因为創造了我們两人的万物之主对誰都是一視同仁的。

如果他是由于征服而把土地叫做自己的，不是叫做我的，那么，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由于国王战胜了老百姓，便是由于老百姓战胜了国王。

如果他是由于国王的征服而宣布自己对土地拥有权利，那么，现在国王已經被推翻、被抛弃了，这些权利也就应該被废除。

如果他是由于老百姓战胜了国王而宣布自己对土地拥有权

利，那么，我就与我的兄弟有同样的土地权，因为我的任何一个兄弟沒有我就不能把国王赶走，我沒有我的兄弟也不能把国王赶走。我們两人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力量和金錢互相帮助，就获得了胜利。由于这一胜利，我对土地就有同我的兄弟一样的权利，因为现在土地已根据正义的法律被贖回来了。

如果我的兄弟到现在还一口咬定，他是地主（由于自己的貪婪的自私心），而我应該向他交租，不然我就不能在世上生活，这样一来，他就剝夺了我用付稅、提供士兵的宿营地和流出自己鮮血的代价才获得的权利。啊，你这个称为正义之王和和平之君的万物之主，請你充当我的兄弟和我之間的仲裁人吧，裁决一下现在这类做法是否公正吧。

人民說，现在我們这些要用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成为地主的兄弟，将要制定法律，并且力求頒布法律，把不信上帝、基督和《圣經》的一切人投入监獄，加以迫害甚至处死，这难道不是令人伤心的事嗎？同时，他們也决不会遵循下面这条被上帝、基督和《圣經》定为法律的宝貴教条：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对待别人。难道根据出自这些人自己之口的法律，他們不該被处死嗎？这不是直接违背上帝和《圣經》嗎？

啊，多么严重的謬誤和多么浓厚的黑暗包围了我們的兄弟。我沒有力量驅散它，但是我的內心深处为它哭泣。当我看到人們只是为了做做样子而祈祷、說教、斋戒和感恩祈祷时，当我去寻找服从正义法律的表现（表达信仰时应有这种表现）时，我仿佛遇见了另一个国家的人，他們只說不做，就像口称"你的奴僕"而实际上却是你的敌人的旧宫廷大臣一样。我不再說别的什么話，但是要发

发牢騷，并且等待这些现象得到糾正。

由此可见，先生，我已列举了一些压得人民发出呻吟的沉重負担。

我在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共和管理制度的綱領提交給您。我在这个綱領中所宣布的共和国的充分自由，是符合正义的规則亦即上帝的話的。两年多以前，我就准备把这个提綱送給您审查，但是那一时期的混乱情况使我把它擱到一边，放弃了在某个时候把它公諸于世的想法。我还听說彼得斯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曾經发表意见，认为应該傾听上帝的話，在上帝的話当中寻找能够根治一切邪恶的管理方式。我很喜欢这种說法，并且在等待这种管理制度的形成，因为《圣經》中就有很多好的教条，問題只在于遵循和执行它們。因此，我悄悄地把它擱在一旁，并且說我不預备把它公布了。但是，我的脑子里有时像火焰一样閃爍着下面这句話：你不应該埋沒自己的才能，因此我决定把这一工作重新拣起来，把我能够找到的几篇分散的文章收集在一起，編进现在呈献給您的这本集子里，以便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安慰。

现在，我把灯放在您的門前，因为您握有权力利用这个新的有利机会来为普遍的自由效劳，如果您願意的話。我沒有这种权力。

这本集子里有些东西可能是您不喜欢的，有些也可能是您喜欢的。因此，我請您把它讀完，像勤劳的蜜蜂一样，吸取蜜而抛掉无用的东西。

虽然这个綱領很像一块粗糙的木头，但是灵巧的工人会拿它来盖成一幢漂亮的房屋。

这个綱領像一个走到您門口的穿着破旧农民服装的不懂文质

彬彬的城里人的仪态和举止的穷人。請您不要听信花言巧語吧，因为您可能以为这种言語背后有着什么好东西。您可能会說：如果取消了僧侶和征税者[51]所收的什一税，废除了領主征收的公簿持有农的貢賦，他們以后将怎样生活呢。因为剝夺他們的財产是不公正的。

我回答說：最先征收什一税的时候，領主的权力就压弯了被压迫者的腰，虽然人民生活在沉重的奴役下，生活在貧困之中，国王和征服者仍旧毫无良心地横征暴斂，现在，当必須把这些被窃据这样久的財物归还原主时，良心的責备是否适当呢？这些怀疑不是由正义的法律产生的而是由貪婪心理产生的。这种心理一听說自己应該放弃一切，以便朝着正义与和平的道路前进，便陷入悲观絕望之中。

即使您废除了什一税和領主的权力，他們还是不会貧困的，因为他們享有使用公共儲备的自由。他們可以到仓庫里去領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比现在生活得更自由，因为他們现在还要照顾奴僕，为了他們的种种事情而生气，在买卖时被人欺騙，并且遇到很多别的困难。而那时，他們将摆脫这一切，因为公共仓庫是一切人的財产，而不是个别人的財产。

难道买卖不是正义的法律嗎？

不是，这是征服者的法律，而不是造物主的正义的法律。欺騙怎么能够变成正义呢？一个人有一匹劣馬或一头不好的牛，或有某一种不适用的商品，他就把它送到市場上去，欺騙这个或那个沒有心眼的人，回家以后，就嘲笑自己的邻人受到了損失（而且还有比这种損失更糟的事）——难道人們一般不都是这样干的嗎？人类

开始买卖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天眞和純洁，因为这时人們开始用自己的仿佛是天賦的权利互相压迫和愚弄。

举个例子来說，比方土地属于三个人所有，其中两个人买卖土地，第三人不同意这样做，于是他的权利被剝夺了，而他的后代便卷入了战爭。

当土地最初开始买卖的时候，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在我們的王室土地和主教土地出卖了以后，一些愚昧的士兵把自己的一份土地让了出去，而貪婪的軍官就利用这一点騎在自己兄弟的头上。許多为了得到土地而付过税和提供过士兵的宿营地的人幷不同意这样做，而是把这件事当作剝夺他們后代的天賦权利和自由的不正义行为来加以反对。

因此，这种买卖过去带来幷且现在仍然带来糾紛和战爭，人类已經吃足了买卖的苦头。当欺騙性的买卖思想沒有同国王权力的残余一起肃清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人民永远不能学会把剑鑄成犁，把矛鑄成修剪花木的剪刀，永远也不会停止打仗。

但是，难道一个人不可以比另一个人更富有嗎？完全沒有这种必要，因为財富使人追逐虛荣，压迫自己的兄弟，而且还能成为战爭的导火綫。

任何一个人，要是不依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或者靠别人的劳动的帮助，就不能成为富人。如果一个人沒有得到自己邻人的帮助，他永远也不能在一年之內积存价値几百、几千的財产。如果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做工，那么，这些財富应該旣是他的，又是他的邻人的，因为这些財富旣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又是另一个人的劳动果实。

但是，一切富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吃飯穿衣都靠别人的劳动，而不靠自己的劳动。这是他們的耻辱，不是他們的高尚行为。因为舍施比接受更有福。但是，有錢人从农人手中得到一切，而他們所拿出来的东西，却是别人的劳动果实，不是他們自己的劳动果实。因此，他們是世界上不公正的活动家。

难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比其他人获得更高的光荣称号嗎？

是的，因为人是要在事业上步步晋升的，他逐漸获得荣誉头銜，一直到取得最高称号——議会中的忠实共和主义者。同样地，誰发现了某种自然秘密，他将获得荣誉称号，即使他是一个青年。但是，除非由于自己的劳动或年龄，或者是服务年限，誰也不能得到荣誉的称号。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受到每个比他年輕的人的尊敬。这一点下面将要談到。

是否每个人都要把自己邻居的房屋看成自己的房屋，大家都像一家人似的住在一起呢？

不是的，虽然土地和仓庫是所有家庭共有的，但是每个家庭将单独生活，就像现在一样。每个人的房屋，他的妻子、儿女、屋子里的家具，他从仓庫領取的或者是为了自己家庭的需要而弄来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家庭用来过和平生活的財产。如果一个人不得到别人的同意就想带走别人的妻子、儿女，拿走别人的家具，或者破坏别人住宅的安宁，他就要被当作共和管理制度的敌人而受到惩罰，就像我的提綱中所談到的那样。

难道我們不能再有法学家嗎？

不再需要法学家了，因为不再有买卖。也不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了，因为法律的簡明的文字将既是法官又是法学家，足以监督

每个人的行为。应当注意到，我們議会每年都要开会，来为人們可能作出的每一种行为定出规則。

但是，在每一个教区，每年将要选举公职人員，来监督法律是否按照法律的条文执行，所以毋需像国王政府統治时代那样花費許多力气去审查人們遭到欺凌的事件。在国王政府統治下，把錢交給法学家就可以奴役老百姓，要他們服从作为征服者的特权的法律或他的意志。糾紛之子西蒙和利未[52]不应該掌握自由共和国的政权。

乍一看来，您也許觉得这种管理制度是稀奇古怪的。但是，我請您在沒有亲身体会之前，对任何事物都不要輕下断語。把这个共和管理制度的綱領放在天平的一边，把君主制或国王政府放在天平的另一边，看看眞正的自由与和平的眞正重量究竟在哪一边。一个人要么应該是自由和眞正的共和主义者，要么是君主制的拥护者和残暴的保皇党人，在这两者之間是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的。

如果有人說，这会造成貧困。当然，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因为那时付出的劳动和操心比目前在君主制下来得少，而所得到的土地上的一切財富却是十分富足的。貧困的现象将不存在，因为每个人可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使自己的家庭过着富足的生活，永远不会借債，因为一切都由公共仓庫来供給。

如果您說，某些人将会游手好閑。我回答說，不会的。将来会使懶惰的人变成勤劳的人；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我在綱領中已經談到了。既不会有乞丐，也不会有寄生虫。

如果您說，这会使人发生争吵和冲突，我回答說：这会化剑成犁，在世界上建立和平，使各国人民之間再也不会发生战争。实际

上，国王的統治是战爭的溫床，因为被抛入貧困的魔爪中的人們不得不为自由而斗爭，不得不夺取别人的財产和力求取得統治权。您只要看一看所有的軍队，就会发现他們所作所为，无非是使一些人破产，使另一些人发財；給一些人自由，而使另一些人被奴役。这难道不是人类的禍害嗎？

我不再探問，对这种共和管理制度还会提出什么样的反对理由。这一切从下面的綱領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我写了一本部头相当大的著作，因为有許多的对象要研究，不能縮減它的篇幅。

我不要求也不希望每个人都被迫来試驗这种共和管理制度，因为很多人开头在思想上是会敌視它的，虽然他們后来会成为它的最有好感的、最眞摯的朋友。

但是，我希望共和国的土地（它是古代村社的土地和荒地）以及胜利的軍队不久前从压迫者手中夺来的土地——花园、林地、猎場等，能为一切願意用自己的劳动或金錢加入其中一份的人所有，也能为一切願意試驗这种管理制度并且願意服从它的法律的人所有。而其他那些不同意的人，就让他們仍旧去做买卖吧，也就是說，还是让他們受征服者的法律的管理吧，只要他們願意这样做的話。

我把这份綱領交給您，以此向您致敬，并且表明我将永远是一个共和管理制度、和平与自由的眞正崇拜者。

杰腊德·溫斯坦莱

1651年11月5日

致友好的沒有偏見的讀者

讀者:

使徒的守則是,先要亲身体驗所有的事物,然后奉行其中一件最好的事物。我所提出的管理制度是人間原来的正义与和平的王国,尽管这个王国长期以来被国王的貪婪、狂妄和压迫的假面具掩盖起来。

现在,它已开始复活。不要蔑視它,尽管它目前还很弱小。虽然你一眼还认不出它来,但你只要把門打开,往屋里瞧一瞧,你就会看到那使你的內心充滿着宁靜的东西。

可是,为了使你不致过分着急,我把整个內容向你簡单介紹一下。

第一,你知道,在各个国家中,土地都是通过买卖获得的,因为所有的王法都和土地买卖有关。

下述綱領将向你介紹沒有买卖行为的土地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的法律是一个自由的、和平的共和国的法律。这个共和国将把有辱于自己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因为在正义法律或身为調解人的执政者的整座神山上,沒有一株带刺的植物。

每个家庭都将像现在这样单独生活。像现在一样,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妻子,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丈夫。一切事情都将比现在完善得多。所有的孩子都将受到良好的教育,比现在更加听从父母和长者的話。土地将被墾植,打下的粮食将由每家合力送进

仓庫，因为仓庫的財产将成为每家的共同儲备。全国将再不会有寄生虫，也不会有乞丐。

可是，鉴于还有可能因为愚昧无知而做出犯法的事，为此将增訂一項法律。

如果有人以下面的行为侮辱了自己的邻居：对他說了一些刺激性的話，或者是打了他，或者是侮辱了他的妻子或孩子，或者是毁坏了他的住宅或屋內的家具；如果有人想靠他人劳动过游手好閑的生活，就有法律对他进行严厉的制裁，就会有公职人員为了国內每个家庭的安宁而根据共和管理制度的一定办法，来监督这些法律的执行情况。

这种共和管理制度把全国所有的居民联合成为一条心和一个思想。正是这种管理制度使摩西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叫做以色列家族，尽管当时那里有許多民族和家族。因此可以說，那里的土地管理制度是普遍正义的法律，那里的人民是幸福的人民。

当以色列实行共和管理制度的时候，它对压迫世界各个民族的国王构成了一种威胁。如果这条正义的法律成为我們的統治者，英国也会变成这样。但是，当以色列的管理者变得貪婪而傲慢起来的时候，他們就造成了分裂，或者像以賽亚所說，人民的統治者把人民引入迷途，于是管理制度就改变了性质，落到国王手里，正如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于是，他們遇见敌人就望风而逃，而且人心也变得渙散起来。

国王的統治是文牍員和法利賽人① 的統治，只要能够成为土

① 古犹太的一个宗教政治派别，曾反对早期基督教团体，因而法利賽人在《新約》里被貶为伪善者。——譯注

地和自己兄弟的主宰，这些人是不管什么自由不自由的。但共和管理制度是一視同仁的正义和和平的管理制度。

因此，讀者，这就是对你的眞誠的一种考驗：你要是走这条我所指出的道路，你在弟兄中間就既不需要衣食，也不需要自由。现在就看你能不能滿意，就像《圣經》上所說的，“你有吃有穿，就要心滿意足，不要妨碍你的弟兄也能享有你所享有的一切。”

你为不为自由祈祷，为不为自由斋戒，为不为自由而对上帝感恩呢？你要知道，上帝凌駕于各个派别之上，因此，你如果要祈祷，就要为所有的人的自由而祈祷；你如果要感恩，那是因为自由将永存于全体人民之中，因为这将有助于持久和平。

誰都会說，他为自己的祖国而斗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幸福。好了，现在就請你来証明一下，你是为自己的土地的自由而斗爭的。但是，假如当你握有在你的土地上实现自由的权力的时候，你却不这样做，而把土地攫为己有，强迫你的弟兄为你做工，正像国王所做的那样，那就是說，你进行斗爭和活动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你的国家，这样也就会暴露出你的隐蔽的伪善。

但是，你同时要看到，普遍的自由，亦即我想实现而不是加以解释的那种管理制度，对你来說，只是一个借口罢了，而你眞正的意图无非是你个人的自由。醒悟过来吧，不然，一旦这个消息像流水注入大海一样传遍人間，你就会当場出丑。匆此，再会。

杰·溫·

第一章

当前人們的一切强烈的渴望，都在于要探討什么是眞正的自由，以便使英吉利共和国能在世界上建立起来。

有人說，眞正的自由就是貿易自由，一切执照、許可証和限制都应取消。但这是征服者的权力下的一种自由。

又有人說，眞正的自由对牧师来說就是有传教的自由，对人民来說就是有权願听誰传道就听誰传道，不受限制，也不被迫一定要做某一种礼拜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含混不淸的。

还有人說，眞正的自由就是有机会同所有女人交往，无限制地滿足她們的欲望和貪婪，但这是破坏性的、无法无天的、沒有理智的兽类的自由。

还有人說，眞正的自由就是要兄长成为地主，弟弟成为奴仆。但这不过是自由的一半，它会引起憤慨、战爭和糾紛。

所有这些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导致奴役，而不是眞正的自由，即賴以在世界上建立共和国的基础。

眞正的共和国的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

眞正的自由存在于人們得到食物和生活資料的地方，这也就是使用土地。因为人是由造物的四大原素——火、水、土和空气組成的，他的生命也是靠这四大原素构成的物体即土地的果实来維持的。缺乏这种果实，他就不能生存。你不让他自由享用这些东西，他就会虛弱下去，精神就会受到奴役，最后离开躯体，不再成为

身体的动力。

人之所以进行劳动，正像所罗門所說，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能够自由利用土地及其果实（《传道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

牧师难道不是为了占有土地而传教嗎？法学家不是为了占有土地而进行訴訟嗎？士兵难道不是为了土地而打仗嗎？地主难道不是为了能够仗着大量土地靠自己的佃农的劳动过活而收租嗎？

总之，从拦路强盜到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为止，所有的人难道不都是力图用武力或者用阴謀詭計互相掠夺土地嗎？因为他們看到，富裕就是自由，貧困就是受人奴役。

当然，压迫者——領主、苛刻的地主、什一稅的收稅人，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說，他們的弟兄如果不交租，就不能呼吸空气，既不能暖和暖和自己的身体，也不能得到落在他們身上的傾盆大雨的水分。这也就等于說，他們的弟兄要种地，要享受土地的果实，就要向他們租得使用土地的自由；誰要攫取限制自己弟兄享受一大原素的自由的权利，他就会以同样的理由来限制自己的弟兄享用全部四大原素即火、水、土和空气的自由。

对人来說，即使沒有身体也比沒有食物来得好。因此，一些弟兄夺走另一些弟兄的土地的现象，就是压迫和奴役，而自由利用土地就是眞正的自由。

现在，我来談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間的关系。我在这里不来分析內在的奴役，虽然我相信，如果对这种奴役进行适当的探討，就会看出对理智的奴役，也就是貪婪、傲慢、伪善、嫉妒、苦痛、恐惧、絕望和愚蠢，这一切都是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外在奴役所造成的。

总之，长期的自然經驗証明，眞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

我們如果看看《旧約》，就会看到以色列征服了各国，并占領了敌人的土地以后，用抽签的办法把这些土地分給它的支派，认为使用土地是他們最大的自由。

在他們战爭的初期，他們先派探子前去偵察迦南地（《民数記》第十三章、第二十三——三十三节），因为使用这块土地是他們力求夺得的那种自由，因为他們长期住在寸草不生的沙漠，看到自己的后代的人口过多，很想有块能够定居的土地（《申命記》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当探子回来，把迦南地的果实拿給他們看，說明这块土地十分富饒的时候，他們就充滿了勇气，急着想到那块地方去；而当他們听到那块土地貧瘠的消息时，就灰心丧气，失掉了勇气。

当勇敢、英明和高瞻远矚的精神征服了这些巨人，并把迦南地交給以色列家族的时候，以色列軍队的統帅和高級官員自己沒有瓜分这块土地，这些明智的人立即用抽签的办法把土地分給了所有的支派，每一支派分到一块，毫无例外。

当以色列同錫安国王进行談判，要后者允許他們假道他的国家的时候，后者不但沒有同意，反而集合了自己的人民同以色列作战，結果上帝把錫安給了以色列，以色列就占領了錫安的土地。

由此我們看到，《圣經》的証据也証明，每个人正是把土地看作自己的自由的。

如果我們看一看国王和征服者的习俗，我們就会看到，自从摩西十誡問世以后，他們就是把自由使用土地看作自己的自由。

当諾曼人威廉公爵征服英国的时候，他利用自己占有的土地

来实现自己的自由，把我們英国的土地随便交給他的朋友，把被俘擄的英国人变成了奴仆，来为他和他的朋友种地。

从他起到国王查理为止，所有的国王都继承了这种征服；所有的法令都是为了把这种征服固定下来。

只要讀一讀他的古老法典就会看出，他允許被征服的英国人干一天工作得到三四个便士，以便从监工那里买点面包，但土地的自由則牢牢地掌握在他們、即他的朋友的手里。

但是，不管是国王也好，不管是旧乡紳也好，也不管是和旧乡紳一模一样的新乡紳也好，都是諾曼人胜利的继承人。

难道諾曼人和他們的政府沒有被英国的老百姓打敗嗎？那么，为什么我們沒有从这种压迫和統治下重新得到使用自己土地的自由呢？

其次，諾曼的征服者发布了一道管理英国土地的法令，并建立了两个全国机构，来监督这些法令的执行。

第一个机构是法学家，他們只管支配土地，以及管理根据征服者及其集团发布的法令来处理土地案件的所有法庭、裁判所和訴訟。

第二个机构是国家僧侣。他們的任务是要人民群众让征服者威廉一人安安稳稳地占有土地，管理土地，把土地叫做自己的土地，而不是人民的土地，并且要人民不起来反对他。

僧侣有义务向人民宣传，如果他們承认諾曼公爵威廉和他的继承人是主宰、国王和执政者，并且服从他的統治的話，他們就会升入天堂、即过和平的生活，就会安安稳稳地使用他們租来的土地，享用自己的房屋和自己的劳动果实。

但是，如果他們不承认他是主宰、国王和执政者，不服从他的統治，他們就会被打入地獄，也就是說，他們就会生病，就会受鞭笞、貧困和死亡的折磨，他們的房屋和財产就会被剝夺，等等。

这眞是一个預言式的、应驗性的道理：难道我們沒有看到，在国王执政的时候，他的法律不是掌握着他們的生死大权嗎？誰要落到这个主宰的支配之下，在他未获得解放之前，他就得把一切都交出来，直到他身上的最后一文錢。

为了酬謝他們的传教活动，国王通过法令规定，他們把自己的自由同他的自由并列在一起之后，就将得到土地生产出来的全部庄稼的十分之一（«撒母耳記上»第八章、第十五节）。对于他們通过被奴役的人們的劳动所获得的土地来說，这点仍然是一种慣例。

可是，随着时間的推移，这些国家僧侶在人民面前暴露出不过是别人的仆从罢了，而且随着人民知識的增进，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們的虛伪——现在的情形还是这样。这时，这些僧侶即古代法利賽人的后裔，就开始預言并用神圣的外衣以及他們所謂的“精神”学說来欺騙人民，而这种学說，除了他們自己而外，是别人难以理解的。他們要人民相信或者想像，眞正的自由就是听他們传教，在于享受他們所說的每个信奉他們教义的人死后将进入的天堂的乐趣。由此可见，他們在向我們宣传死后的天堂和地獄，但是不管他們还是我們，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对这件事情全世界都不知道，正像所罗門所說：“誰能告訴他身后遇到什么事”（«传道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第六章、第十一节）。

他們宣揚布滿监牢、皮鞭和絞架的过去地獄的慘象，是为了使人民服从国王。但是，他們宣揚这种預言性的死后地獄，是为了使

国王和人民都对僧侶产生恐惧的心理，以便使自己继續从什一稅以及不久前新增加的补助金中得到收入。这样，他們既欺騙了国王，也欺騙了人民，从而就成了主宰一切的上帝。这个精心編造出来的預言精神，是«圣經»中那个坐在湖海旁边的淫妇，是亚捫人拿轄[53]。这个拿轄在以色列不同意让所有的人挖掉右眼，而用他的眼睛来看东西以前，是不願意同以色列立約的(«撒母耳記上»第十一章，第二节)。

既然人民把僧侶称之为眞理的东西也叫做眞理，相信僧侶所宣揚的东西，而且让僧侶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和知識，这也就像拿轄所作所为一样。换言之，他們挖掉人民的眼睛，要人民用他們的眼睛来看东西，这样就万事大吉；并且他們要人民相信自己会进天堂。但是，如果人民的眼睛开始看到东西，竭力在自己的心灵中打开視觉的源泉，对牧师的教义发生怀疑，像心眼机灵的弗瑪一样，不再相信任何沒有根据的話，那时，牧师就会攻击这个人或这些人，不同他們訂立和約，直到他們同意让人挖掉自己的右眼，亦即使自己的脑子糊涂得完全相信他們所宣传的一切教义，永远不提任何問題，而且說教义不应該由理智来检驗为止。不，如果教义被检驗，不平等的秘密就会被揭穿，他們也就会失去自己的什一稅。

因此，英吉利和苏格兰的国家僧侶，这些收什一稅的牧师和头脑糊里糊涂的人們的主人，为什么这样固执地拥护自己的主人——国王和他的压迫人民的君主政府，这就一点也用不着奇怪了。他們說，“假如人民不应当为我們做工，不向我們繳納什一稅，我們就要像人民那样自己为自己做工，我們也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是的，但这是埃及监工的叫嚣，这些人就是把别人的自由看作自己

的被奴役。

总之，土地的使用如果能够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地，像我提出的綱領中所规定的那样，共和国的和平就有了保証，人們就不用像僧侣等人那样，为了謀生而表现得如此虛伪。但是，如果有些人有很多領地，另一些人——他們为了爭得自由，所做的工作只有比前者多，不会比前者少——却一无所有，淪为自己弟兄的奴隶，这时就会引起公憤。

以色列共和国的光荣就是它国内沒有乞丐

你們从《圣經》上知道，当他們征服迦南人，用血汗并通过以色列所有支派的共同努力占領了迦南人的土地以后，軍事首領和人民領袖并沒有把土地卖給残余的敌人，也沒有相互买卖土地，也沒有用欺騙的办法对人民再进行压迫；在战爭沒有結束以前，他們不允許分配土地，在远征沒有結束以前，所有的支派都坚决地相互支持。

当他們发现，自己征服了敌人的心并且成了胜利者的时候，就安安稳稳地占有了土地，把它当作对他們所冒的一切危险和付出的一切劳动的自由奖賞。

軍事首領和領袖认眞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所作的諾言和保証，沒有失信，他們沒有利用共和国的土地来发財致富，沒有使其他人流出的血汗、提供的宿营地和繳納的貢賦付諸东流。

他們拟了一个清单，把依靠所有支派的人力和財力获得的全部王室土地和全部夺回的土地都列了进去。《圣經》上說，他們把这些土地变成了整个以色列共和国的生活資料的共同宝庫，并且

按照下面的办法来分配这些土地：每个支派，每个支派中的每一族，甚至每一族的每个男人都有一份土地；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一切，誰也不会陷于貧困，因此他們中間便沒有乞討的现象。

他們不仅把土地分給每个曾經参战的人，而且也分給留在家里的人同样一份土地，他們沒有使一个弟兄成为領主和地主，而使另一些弟兄成为这些人的奴仆。鉴于打敗敌人不仅仅是謀士們和軍事首領們的功劳，而且也是普通士兵的功劳，不仅仅是兵士們的功劳，而且还是留在家里供应粮食和提供宿营地的农民的功劳，因此，謀士們和軍事首領就商定分給每个出錢支援战争的人一块份地，这是最大的公道。

在支派中，他們分給家庭多的宗族的土地多些，家庭少的少些。因此，不仅是整个支派，就是支派中的每个宗族，每个男子，不管是弟弟，还是哥哥，不管是在家中耕种土地以供应食物的，还是去参战的，都有足够的土地。他們中間既沒有貧困，也沒有压迫，更沒有乞討的现象。一切压迫都被鏟除了，以色列在各支派和各宗族中建立了共和国，不管是在权力方面还是在名义方面都可以这样說(《撒母耳記上》第三十章，第二十四节；《約书亚記》第十六、十七、十八章)。

土地就这样分了，全部土地都成为共有的財产，每个人都在土地上享有兄弟般的自由，因为一个人的自由也就是另一个人的自由。人們之間沒有差别，因为他們是忠誠的、具有国家智慧的男子，而不是心灵上的伪善者。

同样地，当以斯帖向亚哈随魯王央求自由的时候，她幷不是謀求自身的自由和利益，而是謀求自己所有亲戚和朋友的自由，因为

正义的人总是为共同的自由而斗争的。

我只想指出下面一点：如果那些想在英吉利、苏格兰和爱尔兰建立《福音书》上所說的共和国的人，不仅不比摩西差，还能超过摩西，而且能够认識到我們英国的共和政府将实现完全自由，那么，这个制度就会从英国普及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

我拿以色列共和国为例，以上帝的話为証，已經奠定了綱領的基础。下面我再来談談为了实现共和国的和平，应該怎样来管理土地。为避免錯誤起见，我要提出

对錯誤意见的簡短的警告

有些人一听到普遍自由就认为，全部土地的果实都应該公有，而不管自己做工还是不做工，因此他們就想依靠他人的劳动来过游手好閑的生活。

还有一些人也是出于同样的牲畜般的极端无知，认为所有的丈夫和妻子都应該公有，因此他們就想过牲畜般的生活方式。

另外有一些人以为，不会再有法律了，而且由于沒有政府，一切都会混乱不堪，但本綱領将会証明相反的情况。

正因为由于无知和一时的糊涂想法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违法的行为，所以才补充以法律。

我认为，称为公有的眞正正义就是把土地从領主和地主的种种王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些人是征服行为的产物，就像仗着孔武有力就在大路上搶劫正直过客的錢財的那些强盗一样。

就是說，无論是土地，还是土地的果实，居民之間都不能进行买卖，因为这是征服者——国王——带来的奴隶制度：他們在銀块

上刻着自己的标記，人們都要以他的名义进行买卖。

即使现在仍有这样的情形，人們也不会游手好閑，因为每个家庭将会根据下面順次談到的情况，耕种土地，收割庄稼，把果实送到粮囤和仓庫里去。

每个人都将受到教育，都要学习手艺和各种农业劳动。为了共和国的富强，各行各业都将保存下来，并且比现在在国王統治下得到大得多的改进。

每个手艺人都将从公共仓庫領到材料——皮、毛、麻、谷物等等物品，进行加工，不用买卖任何东西。当各种操作都完成以后，手艺人就像现在这样把衣服、鞋帽等等送到专門的商店里去，但并无买卖的手續。每家需要这些物品而自己又不能生产，于是就到这些商店里去，在那里不用化錢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同现在用錢买到这些东西完全一样。对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依次加以說明。

假如有人說，这样会使人游手好閑，那么我将回答，这个綱領会証明，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寄生虫和乞丐将会被迫进行劳动。

假如有人說，这会使有些人根据土地和土地的果实是公有財富这一理由而强行剝夺另一些人的財产，攫为己有，那么，我就将回答說，下列法令和条例会消除这种誤解。因为，虽然仓庫和公共商店会依靠各个家庭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充实，并且为每个家庭的利益服务，就像下面将要談到的那样，但是每个人的住宅和其中的一切設备还是他的私有財产，他从仓庫中領到的东西也只属于他个人所有。每个男人的妻子和每个女人的丈夫，都只属于他們自己，他們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以前也是受他們支配的。

誰想强占他的住宅、設备、粮食、妻子或孩子，說这些东西都是

公有的，从而破坏和平的法令，那么，这个人就是破坏分子，将受到政府和下列法令的懲罰。

这是因为，虽然公共仓庫是公有的宝庫，每个人的私人住宅却幷不是公有財产（除非他同意变为公有財产），共和国的法令也应該保护每个人的个人安宁和他的私人住宅，使之不致受到人們中間可能出现的粗暴和无知行为的侵犯。

假如有人丧失理智，借口公有而强奸妇女或对女人有粗暴行为，有关法令就会对这种狂暴的丧失理智的行为进行制裁，因为共和国的法律是卫护溫和、勤劳和淳朴风气的法律。

因此，我希望讀者能够耐心地讀完下面的一切：你在研究共和国管理制度或自由的內容时，把这种制度同国王管理制度或奴隶制度比較一下，看看哪个制度会給国家带来更多的和平，然后再来建立这种制度。

你們或者是使共和制的自由当权，从而使每个人得到和平，这就是正义；或者再度建立君主制。

君主制有两种：一种是由国王一人进行統治，另一种是許多人利用君主制的原则进行統治。由于国王政权是建立在法律上而不是建立在名义上，因此，不管是国王个人进行統治也好，还是許多人利用君主制的原则进行統治也好，被压迫的人民可能会而且一定会在一切适当的时机表现抱怨、不滿、义憤和紛爭。

但是，如果普遍自由能够建立起来，使被压迫者感到滿意，这就会防止抱怨和紛爭，这就会巩固人間的普遍和平。

因此，当政权掌握在那些当着世人的面前比压迫者——国王——更眞誠地承认上帝正义的人們手里时，他們无疑地会用言行

来証实自己对諾言的忠实以及自己的英明。

但是，假如他們只是口头上宣揚具有比国王政府更大的正义和自由，但不能找到使人民感到滿意的管理形式，而且还承认过去的国王法律，只不过把它改头換面裝飾一番，那么，我就让每个有理智的人在內心里宣布这种宣言和这种人应当得到的判决。而现在，我还是继續来談談为了共和国內的和平应該怎样来管理土地吧。

第二章

管理的一般概念

所謂管理就是：对土地建立英明的自由的制度，使人們习慣于遵守有关法令或规定，以便让全体居民都能在自己出生和受教育的国家中和睦地生活在幸福和自由之中。

国家的管理制度包括三个組成部分：法律、胜任的公职人員，以及对这些法律的认眞的执行。

第一，对每件事情和人們的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应該规定适当的法律，因为一項法令不能适用于一年四季，而一年的每一季和人們的每一行为都应該有自己的特殊的法令，来规定維持一定的秩序。例如，有耕种的季节，就要有解释得很正确的法律来調整这一工作；有收割的季节，就应該有要求按时进行收割的法律。

可见，眞正的管理就是正确調整一切活动，使每一种行为或事物都保持适当的分量和尺度，这样就可以防止发生混乱，正如所罗門所說：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时間——提出諾言和提出保証的时

間，监督这些諾言和保証实现的时間；战时的适当秩序，和平时期的适当秩序；每个季节和时間都有自己的法律或适当的规定，这样就会建立健全的政府，因为它会适当地維持和平。

第二，应当有胜任的公职人員。他們要非常溫和、明智，沒有自私心，能把国家制定的法令当做自己的意志去执行，而不会由于傲慢和虛荣心而把自己的意志置于自由的条例之上，要求自己享有特权。

制定出来的法律如果得到正确的执行，管理制度就会是健全的；但是，如果公职人員把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管理制度就会染上不治之症。

第三，应該认眞执行这些法律。政府的眞正生命就在于此。因为要在管理方面建立眞正的秩序，即不能只是服从公职人員的意志而不管法律，也不能只是服从法律而不管公职人員，也不是只服从这两者而不管执行情況，而当这三者协調起来的时候，管理制度才是健全的。这三者缺少一个，管理制度就会显得无力。

有两种管理制度：国王管理制度和共和管理制度。

什么是国王管理制度或君主制度

国王政府通过买卖的欺騙手段来管理土地，从而制造爭端；它反对每个人，每个人也都反对它。巴比伦是实行这个制度实行得最好的城市，但是在这里它也是一个无力的制度；在这里，到处是一片混乱，如果不是依靠棍棒法律，就不会有什么秩序，因为这种制度就是奴役被征服的人民的征服者的貪婪而高傲的意志。

国王政府把鐮刀和犁都鑄成打仗用的矛、枪、剑和大炮，以便

把按照天賦权利应当属于自己兄弟的东西攫为己有，說土地是自己的，而不是自己兄弟的，如果他的兄弟不同意租他的土地，使他能够依靠自己兄弟的劳动来过养尊处优的生活的話。

的确，这种政府完全可以叫做拦路强盗的政府，因为它依靠暴力掠夺了自己兄弟的土地，并依恃暴力继續霸占这些土地。它使人民流了鲜血，但不是为了把人民从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为了使征服者可以成为騎在被压迫人民头上的国王和統治者。

这种君主政府对国王即征服者唯命是从，国王则豢养了領主、敲詐勒索的地主、征收什一稅的僧侣、貪婪的法学家，以及一帮为他們服务的名为监督者的芝麻綠豆官；这些监督者压迫人民，使人民不能致富和取得实力，不能推翻国王，也不能迫使国王分給他們土地，归还他們被国王政府从各国人民手里夺去的天賦权利。国王是头号罪人，他现在出头露面，坐在神庙里，統治着带有神的名字的一切东西，用暴力和欺騙的办法来剝夺人民的自由（«出埃及記»第一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九节）。

正是这个国王政府把哥哥变成了人間的自由人，在弟弟尙未因破坏法律而丧失自由以前就把他們变成奴隶。

的确，国王政府在弟兄們还在娘胎里沒有做出好事或坏事以前，就把其中一个变成了領主，而把另一个变成了奴僕。这是一个在弟兄們出生到老死（或者說永恒地）期間选用和拋弃弟兄的强有力的統治者。

它自称造物主，因为它强迫一个弟兄向另一个弟兄支付使用水、土地和空气的租金，不然它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法律和法学家，把他变成乞丐，而且还要别人认为它的行为是合乎正义的。

尽管《圣經》上說，造物主(上帝)对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但国王政权完全是看人行事，袒护富人和傲慢不逊的人，从而就否定了《圣經》和眞正公正的上帝。虽然它也祷告，也在传播《圣經》，也戒斋，也做礼拜，但为的是用虛伪的手法把压迫的现象掩盖起来，有意使人民看不到它。这样，他就暴露出自己是基督的大敌，是不正义的秘密，是在信奉基督的幌子下反对基督及其圣徒的武士。

国王管理制度的伟大立法者，就是統治着人类心灵的貪婪；它促使一个弟兄力求完全占有土地，控制另一个弟兄；他用奴役或是打死自己弟兄的办法得到土地。杀死亚伯的該隐因此被称为紅色巨龙、世上的主宰、压迫者；所有的創造物都长期呻吟在他的权力之下，期待着解放。

国王管理制度之所以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狡猾的政策，使人民离开普遍自由的道路，走上普遍受奴役的道路；因为只要土地还是所有人的公有宝庫，貪婪的国王就不能以国王的身分統治一切。因此，国王的第一个步驟就是强迫人們相互买卖土地及其果实，因为这样就可以制造不滿和混乱。

君主制的邪恶精神把人民引上买卖的道路以后，人們就开始相互挑衅，这时就产生了可以进行統治的有利条件。

一个具有国王精神的人就向互相爭吵的人說："好了，我来給你們調解，把秩序建立起来。"然后，他就通过法律把买卖整頓了一下，使人民輕松了一段时間，但是那个善于耍权术的狡猾之徒却因此取得了权力，成为世上的国王。

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人民由于无知經常发生訴訟，一个人控告另一个人，不断爭吵和打架。这时，那个狡猾之徒就对受压迫的人

說:“你們都跟我来,支持我, 我們一起去反对那些侮辱你們的人;如果我們能够打敗他們,我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們的土地,他們就成为我們的奴僕,我們就强迫他們为我們做工。”

这时,有些人追随一个首領,另一些人追随另一个首領, 于是世界上就发生了战爭,人类就开始打仗。一部分人得胜,就去奴役另一部分人。这样, 人就失去了天眞无邪的状态、普遍自由的精神、爱情和和平,而陷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中; 每个人都想力求成为别人的国王;每个人都想成为地主, 把自己的弟兄变成奴仆,为自己做工。

但是,由于直到現在还是一团混乱,因此, 愚昧的狡猾之徒还在往前走,并且对人民說:“你們应該选一个人做你們的国王,让他制定法律来强迫每个人都服从他。”当人民同意这样做的时候, 他們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接受了加在自己身上的压迫。

王权就是这样产生的。先是通过一定的政策, 使人民不再共同使用土地,并把他們拖进买卖的狡猾的勾当里去, 然后,在买卖行为使人民发生糾紛以后,就依靠刀剑登上了王座。

可见,君主制的精神就是使人类的心灵充满敌意、无知、傲慢、虛荣心的狡猾而貪婪的精神,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强者使弱者遭到破产;«圣經»有一处地方把这种政权叫做“野兽的王国和管理”,另一处地方把它叫做“尘世的上帝或魔鬼”。因为君主制的精神确实是黑暗势力,因为它是一大片烏云,遮住了正义的阳光, 長期使正义的太阳不能普照大地。

虽然这一国王的精神为了誘使純朴的弟弟們去做买卖而把买卖称为正义的事业,但是当它认为需要的时候, 就用执照、許可証

和垄断来破坏这一事业。

它甚至可以任意占有自己的兄弟通过貿易得到的財产，从而騎在他們的头上。

它用买卖的狡猾的手腕并凭借武力夺得了王位，它也用同样的办法保持住自己的王位。

而現在，人民认清王权就是压迫，古时的«圣經»作者就把支持这种政权的人叫做压迫者。

这种王权就是应当退位的腐朽的天地，因为在这一天地間到处都是不正义、压迫和分成派别的现象。

事实上，在国王管理制度出现以前，我們从来沒有听說人民抱怨过压迫。这种国王管理制度是貪婪和傲慢的政权，撒母耳說它从萌芽时候起就是人民的灾难和禍害。“他必派你們的儿子为他赶車、跟馬，奔走在車前，又派他們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器械，必取你們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飯烤餅，也必取你們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欖园賜給他的臣仆。”

“你們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給他的太监和臣仆”(«撒母耳記上»第八章)。

这也就是命令人民向僧侣繳納什一税的那个上帝。

国王管理制度还給人民带来了其他許多压迫，关于这一些，你們从«撒母耳記»中都可以看到。

請看一看«撒母耳記上»第八章十——十九节的詩：

冬天来临，春天被露珠洗淨。
暴君和随从的騎士已經离去。

你的日子来到了，人民发现
你是奴隶的儿子，不是天生自由的人。

（《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①）

什么是共和管理制度

在共和管理制度的管理下，土地沒有买卖的现象，这一制度从而成为和解人，成为古代和平和自由的恢复者：它为被压迫者、弱者和平民儲备粮食，也为富人、聪明人和强者儲备粮食。它把刀枪都鑄成犁头和鐮刀；它把两兄弟——哥哥和弟弟都变成世界上的自由人（《弥迦书》第四章、第三——四节；《以賽亚书》第三十三章、第一节和第六十五章、第十七——二十五节的詩）。

国王、領主、法学家、地主和僧侶給人类带来的一切奴役和压迫，都要再度被这种管理制度所抛弃，只要这种管理制度的权力名副其实地公正的話。

这种管理制度是早已丧失的一切自由的眞正恢复者，因此，它会成为各国人民的快乐，成为整个世界的幸福，因为它会消除国王的詛咒，使耶路撒冷成为世上的光荣。因此，你們所有宣揚宗教和教义的人，都来研究一下这个制度，判断一下你們信奉哪种精神，因为你們的传教是要經过考驗的。

一旦共和政府登上宝座，无論是暴政还是压迫，都不敢正視它一眼，都不能再继續存在。因为哪里有兄弟压迫兄弟的现象，那里就沒有共和管理制度，那里就一直是国王管理制度統治一切，违法

① 《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讲到：耶穌回答說，“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行为的秘密就在自己身上披上了和解人的外衣，把駭人听聞的貪婪、傲慢、压迫掩盖起来。

啊，英吉利，英吉利啊！你能不能建立起健全的、沒有受到歪曲的管理制度？請你仔細考虑一下，认眞观察一下，研究一下，弄清楚国王帶来的一切痛苦，并且鏟除这些痛苦吧。这样，你的共和管理制度就会抖掉灰尘露出它的眞面目，因为直到现在，它都被埋在灰尘下，因而遭到了歪曲。

既然眞正的共和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那么，任何使他們的弟兄失去使用土地的自由的法律或习慣，就应該像废物一样被扔掉。

共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哥哥和弟弟都得到生活在世界上的資料，不是使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而是使所有的人都能丰衣足食，都有自由。

因此，下述公职人員、法律和习慣等等，就有可能成为共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和支柱。

这个管理制度不以个人或一些人的意志为轉移，因为它以人类的精神为基础，所以叫做光明或正义与和平之子。在这个人类的称号被掩藏起来的时候，历代的暴君总是利用它来掩飾自己违法行为的虛伪的秘密。假如不拿普遍自由作借口，全国的老百姓就不会听凭自私自利的狡猾之徒的任意摆布。

这种共和管理制度完全可以叫做“古老的事物”，因为它的存在比其他任何像毒蛇一样爬行的压迫人民的政府都来得早。

它像摩西和約瑟在法老王朝一样，是一切压迫的平定者，而随着时間的推移，它将成为創造物早已丧失了的自由的恢复者，成为

向大地上的人們传播正义所得到的那种快乐的恢复者。

共和管理制度的大立法者是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正义精神，这种精神现在重新树立起来，以便教育每个人对待别人要像他希望别人一視同仁地对待他自己那样。但是，这种精神曾經被国王虛伪的自私自利的精神埋沒了。过去許多年来，它都被埋在敌意的粪堆中。

如果现在这种管理制度像我們能够希望的那样重新登台（因为"共和国"这个名称在英国已經为法律所恢复和固定下来了），那么，我們或是我們的后代就会看到它的良好的影响。

首先建立这种共和管理制度的人民会富足起来，从而产生和平和满足，世界上一切民族都会集合起来，奔向那个国家，去看看它的繁荣的景象，了解它的走向繁荣的道路。法律就会从錫安流传开来，就像上帝的話从耶路撒冷流传开来一样，并将統治整个大地（«弥迦书»第一章、第一——二节）。

在我們的正义与和平的上帝的整座神山上，既不会有暴君，也不会有領主、收什一稅的牧师、压迫人的法学家、敲骨吸髓的地主，以及任何像带刺的牛蒡一类的人物，因为公正的法律将会成为每个人的守則和全人类行为的准绳。

大卫宁願当这个神殿或共和管理制度的看門人，也不願生活在国王的压迫人民的法庭的无道德的袒护之下。

如果誰想按照国王的原則来建立共和管理制度，那么，这两者都会威信扫地，自取灭亡，因为这两种管理制度有天淵之别。假如你們不遵循正确的自由的道路，你們将会而且必然要走回头路，回到埃及的君主制，你們的名字将会因你們可耻地出卖自由而遭到

后代的笑駡，同时还会給后代留下恶果。

因此，鉴于英国宣布为自由共和国，并且由法律把这一名称固定下来，我們认为，现在必須完成一項最伟大的任务，也就是在建立共和国政府的同时，提防国王的一切阴謀詭計，使政权能够名副其实，使这个政权下的所有居民能够过和平、富足和自由的生活，不然我們将会表明，我們的政府也和野兽相差无几，或者說，还沒有达到应当实行彻底改革的时期（«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压迫总是促使人民中間的自由精神要求改变管理制度的原因。

当撒母耳的儿子們开始受賄，貪污国庫的錢财而自肥，忘了帮助被压迫者的时候，人民曾不得不放弃法官管理制度，希望实行国王管理制度（«撒母耳記上»第八章、第三——四节）。

国王管理制度的压迫又迫使我們的时代希望推翻国王，实行共和管理制度，因为人的世俗精神喜欢自由，憎恨奴役。

由于人类的精神多种多样：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懶惰，有人勤勉；有人輕率，有人萎靡；有人善良，对人慷慨；有人嫉妒、吝啬；有人对待别人就像他希望别人对他那样；有人只为自己着想，希望自己生活富足起来，不管别人死于貧困——由于这个原因，才补充制定了一項法律。这項法律必須成为人类一切行动的守則和准绳，以保持普遍的和平和自由，就像使徒保罗所写的那样：所以要补充制定法律，是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犯有罪行。

天堂的大門为英国人敞开了，
他們将勇敢地去取得人間的自由。

第 三 章

人类管理制度的最初原則是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的

共同自卫是管理的最初起源。这种自卫是从一个家庭产生的：我們假定，世界上只有一个家庭，像《圣經》上讲的那样，是父亲亚当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

在这个家庭里，亚当是世界上第一个統治者或公职人員，因为他是第一个父亲。因此，他在領导上是最英明的，在工作上是最有能力的，做一个主要統治者是最适合的。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这样說的："让聪明人去帮助蠢人，让强者去帮助弱者"（《詩篇》第三十五章，第十节；《罗馬人书》第十五章，第一——二节）。

有些人可能对我說：亚当沒有服从过任何法律，而他的意志对他和他的家族来說，就是法律；因此，从最初产生政府的那些根源来看，显而易见，公职人員除了自己的意志而外，是不服从任何法律的，人民也应当服从这一意志。我回答說：

必需法規定，土地应当为他的家族的共同自保与和平而耕种；这項法律对亚当来說，是眞正的守則和法律。这个法律非常清晰地銘記在他家族的心里，以致他們都很溫順地接受他为这样一个目的而提出的任何建議。

因此，不仅是亚当的意志，就是他的家族的意志，以及共同維护和平和自由的法律，都是支配亚当和他的家族的公正的法律。

但是，要知道，国家管理制度的最早表现是由家庭的父亲开始

的，因为孩子們对进行自我保护需要經驗，因此有經驗的人就应当把管理制度的法律传授給他們。因此，从亚当起直到现在，共同的自我保护的法律仍是眞正管理制度的准則和基础，一切統治者的任务就是帮助弱者和蠢人。

法律的两个起源

第一个起源，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就是共同的自保，就是說，每个人都奉行着同样一个原則，这个原則促使他一視同仁地为别人也为自己寻找幸福；这是正义与和平的法律的眞正管理制度的根源。根据經驗制定出来的和由于共同自保而产生的一切个别的法律，都是这棵大树的枝叶。

由于人有各种各样，可能会有愚昧无知的情况出现，因此这个最初的法律就要牢記在每个人的心里，成为他的指导和首領。因此，假如公职人員由于貪婪和傲慢迷失方向，他的行为受到愚昧无知的支配，他的部下就会向他指出，他在哪里迷失了方向，因为共同自保与和平是整个政府的基本准則。因此，如果有人要宣传和实行基本眞理或学說，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們实行这种学說的根据是什么。

第二个起源就是个人的自保，就是說，个别公职人員寻求自己在人間的幸福、安逸、荣誉、財富和自由。推崇当权人物和富人，不去关心和平和自由，也不去維护兄弟中間的弱者和蠢人。

这是暴政、不公正的法律和一切专門的王法这棵大树的根，而这些专門的王法是由兄弟奴役兄弟的貪婪政策所臆造出来的，并給人們带来奴役、眼泪、痛苦和貧困，成为暴政这棵大树的枝叶。

这些公职人員脫离了眞正的管理制度，已不再是这种制度的成員，而成了暴政即恶魔和撒旦的帮凶。

的确，这种暴政是所有民族中屢次发生的一切战爭、混乱和土地管理权互相轉移的原因。

如果执政者关心維护平民的和平和自由，設法把平民从压迫下解放出来，他們就可以掌握住权力，永远不会遇到阻碍。

但是，如果他們执政只是为了謀取私利，忘掉了被奴役的約瑟或是他們的弟兄的痛苦，那么他們就一定会垮台，而且他們这种做法往往証明自己是一个毀灭全国的毒瘤。

因此，一切眞正的执政者的任务就是，維护作为正义的管理制度的根源的共同法律，維护每个人的和平，同时，鏟除一切利己的原則和私利、即破坏共同和平的暴政和压迫。

因为，公职人員的违法行为，当然要比任何人都更严重地破坏共和国的和平。

眞正共和管理制度的所有公职人員都应該是选举出来的

一切家庭都是由第一个家庭产生的，它是所有家庭的基础。在这个家庭中有父亲，他是統治者鏈条中的第一个环节。他所生的孩子們出于需要向他要求：父亲，教我們种地，使我們能够生活，我們一定服从。他們这种选举，不仅使他成了父亲，而且成了主人和統治者。从这一根源也就产生了一切統治者和公职人員；他們的职責是检查法律执行的情况，維护世界上的和平，其办法是維护一个良好的政府。

这里要注意到，虽然孩子們不能説話，但他們的怯弱和单純为他們説了話，而正是这种怯弱和单純选举了父亲当首領。

因此，誰是眞正的共和国的公职人員，誰就不应該像所有的国王和征服者那样，用阴謀或暴力手段来占据管理职位，因为这种公职人員一旦成为暴君—压迫者，就把自己私人的利益或阴謀手段提到首位，使自己过着富足的生活，并以主人的姿态来統治自己的弟兄。

但是，眞正共和制度的公职人員应該由需要他的、认为他能胜任这項工作的人来推选。父亲在家庭里的情况与此相似，他是共和的公职人員，因为他是由他的小孩子的各种需要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則选举出来的。

第二，在叫做教区的大家庭里，人很杂乱，有的聪明，有的蠢笨，有的狡猾奸詐，有的老老实实，有的強，有的弱，有的急躁，易动肝火，有的萎靡不振，稳健沉着。因此，兄弟之間就发生欺侮人的现象，共同和平就遭到了破坏。

这样，由于共同需要和平，全教区的人便从他們中間选出两三个或更多的人来担任监护人，以便强迫不守紀律的人遵守法律或准則——法律也正是为这些人补充制定的，以便使居民能够在和平环境中种地和收割，安安稳稳地享受自己的果实。

第三，在每个区、郡或国家，如果家庭发展为共和国，人民的需要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人民就要选出更多的监护人和公职人員来維持普遍的和平。当人民选出了所有的公职人員来維持人民在土地管理方面的秩序以后，对普遍和平的同一需要就会促使人民对自己的监护人和公职人員說：

“为了我們的安全和和平，請你們监督我們法律的执行情况，我們将协助你們，保护你們。”“协助”和“保护”这两个名詞的意思是，人民将要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法律和公职人員，反对入侵、騷乱或反抗，并对妄图破坏他們普遍和平的任何愚蠢的或自私自利的家伙所煽动的暴乱进行鎮压。

可见，一切眞正的公职人員都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当他們的活动旨在使选举他們的人民感到满意的时候，他們就是共和国的忠实的、公正的奴仆，那时，城市里就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是，当公职人員占有别人的土地，从而爬到統治自己的主人、即选举他們的人民的老爷地位的时候，人民一旦不向他們租种土地或給他們打短工，使他們能够过着养尊处优、游手好閑的日子，他們就不許人民耕种土地，收割庄稼来过活。

这种公职人員就背离了眞正的共和管理制度，采取了不公正的做法，因而人类就蒙受痛苦，以眼泪洗脸，遭到貧困和奴役。现在这样的人民正在抱怨不休。

当然，如果仔細观察一下，我們就会发现，人民的需要从来都沒有促使他們去选举这样的公职人員。但是这些人或許是他們选出的那些軍官的志願兵，他們不等征召就先跑去报到，从而用狡猾手段和暴力窃取了管理大权，使一部分人强占了另一部分人自由享用土地的权利。这是在黑暗中活动的奴役制的儿子，先知以賽亚談到这些人时感叹地說:

“黑暗君临大地，浓厚的黑暗籠罩了人民，因为人民的首領把他們引上了迷途。”我很担心，英国也会弄到这种地步……

共和国的所有公职人員每年应該改选一次

社会公职人員长期审理案件，将会蛻化变质，不再溫順、誠实和关怀弟兄。由于人类的心灵总是容易充滿貪婪、高傲和虛荣，尽管他們担任政府职务之初，还有一种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竭力像为自己爭取自由那样去为别人爭取自由，但是长期担任这种与荣誉和伟大有关的职务之后，他們就会变得自私起来，竭力謀求个人福利，而不去关心普遍的自由。目前的經驗証明一句民間俗語說得很对：

“国家和軍队的高位改变了很多好心人的良心。”

自然现象告訴我們，“死水易臭”，但是流水不腐，可以为大家使用。

可见，正如共同自保的需要促使人民制定法律，选举公职人員来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以便人民能够和平生活一样，这种需要也促使人民要求选出新的公职人員，撤掉旧的公职人員，每年改选一次国家职員。关于这一点，英国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也看得很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第一，为了防止发生不利于他們本身的禍患，因为当公职人員趾高气揚和过度富足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受到蒙蔽，忘了自己是共和国的勤务員，而力图高踞于自己弟兄之上，所以他們的垮台往往是一落千丈，压迫人民的国王、主教和其他国务人員的下場就是一个証明。

第二，为了防止共和国重新出现压迫的现象，因为当公职人員变得高傲和富足起来的时候，他們就会不惜采取使自己兄弟貧困、

破产和被排挤的办法来維护自己的尊严，长期压在英国平民头上的国王及其法律的活动就是一个証明。

现在，难道我們还沒有亲眼看到，有些共和国的職員由于不撤換而牢牢占据職位，甚至难得与自己的旧相識交談(如果这些旧相識是他們的下級的話)，尽管他們在现在这場战爭开始以前还是这些人的密友。

朋友和弟兄之間产生隔閡，无非是由于长期担任荣誉职务和享受荣华富貴的緣故。

第三，应該从热爱我們的后代出发，每年改选一次公职人員，因为不更換他們，痛苦和压迫就会在我們的法律和我們的公职人員中間滋长，如同有些地方不經常除草，杂草就会丛生一样。这当然就是灾难的开始，我們的后代要想摆脫这种灾难将很困难，那时他們就会詛咒我們这一代，因为我們身为他們的祖先，本来有可能为他們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我們却沒有这样做。

第四，每年更換一次公职人員，就有可能使他們眞正变成誠实的人，因为这样一来，他們就会知道，第二批来接他們的班的人将要审查他們的工作，如果他們办事不公道，就会受到前来接他們班的人的責罵。假如公职人員在管理共和国方面很公正，他們也就会同意退职：伦敦的和平之所以能够維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市政府每年更換一次。

第五，每年更換一次执政者有很大好处，因为假如有很多以服从为其职責的人，那么也就有很多能够輪流进行管理的人，这样一来，就会促使所有的人保持公正，待人和藹，以期得到荣誉。但是，如果金錢和財富在管理人員的心中占据統治地位，那就只能产生

暴政。

第六，这样一来，共和国就会涌现出一批适合进行管理的有才干、有經驗的人，他們将会非常珍惜我們国家的荣誉与和平。教育儿童时应当非常重視这种荣誉与和平，这样，随着时間的推移，就会使我們英吉利共和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热爱的共和国。

誰可以选举和被选为共和国的公职人員

所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人——醉汉、爱吵架的人、为了怕得罪别人而不敢說实話的愚蠢透頂的人、貪图安逸和热中于爭論的人、或是爱唠叨的人，都不可能真正懂得生活，不可能成为有經驗的人，因而不适宜于被推选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但他們可以有选举权。

第二，所有同君主政权和君主管理制度有关系的人，既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被选举出来管理共和国的事务，因为他們不可能拥护普遍的自由。这样的人分为两类:

一类人或者資助过国王的軍队，或者他本人就是国王軍队的兵士，曾参与反对恢复普遍自由的战爭。他們暫时既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被选举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因为他們已經喪失了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不想說，他們应該变成别人的奴仆，就像被征服者往往受到的那样的对待，因为他們是我們的弟兄，而他們以前所作所为无疑是出于眞誠的动机，尽管是由于愚昧无知。

鉴于議会中也只有少数朋友了解社会自由，尽管他們挂着共和派的招牌，所以我认为，議会派对国王派的无知势必采取宽容的态度。因为他們都是我們的弟兄，所以不要把他們变成奴仆。但

是他們现在还不能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以便使他們的无知不致由于报复的心理而破坏我們的共同和平。

第二，所有急急忙忙就开始买卖共和国的土地，从而把共和国束縛在新的基础上的人，旣沒有选举权，也沒有被选举权，因为他們的所作所为証明，他們或者維护国王的利益，或者对共和国的自由一无所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而不适宜于参加自由共和国的立法工作，也不适宜于监督这些法律的执行情况。

在英国平民还沒有认識到自己的地位，还沒有了解到他們作了这样重大的牺牲、流了这样多的鮮血究竟贏得了什么样的自由之前，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出卖他們的土地，对他們来說，再沒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事了。

为了維护君主制原則，把得到的土地从获得土地的人的手里或从其中一部分人手里轉卖給私人，对于公职人員来說，再沒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虽然这是一种罪过，但是这种罪过会得到原諒的，因为这是由于弟兄的无知造成的，因为英国长期处于国王的奴役下，只有少数人了解什么是普遍的自由。希望这些已經被买走的土地很快就由现在掌握这些土地的人还給原主。

让少数人享受所有的平民用納税、提供宿营地以及牺牲自己的財产、健康和鮮血的办法才从奴隶制下贖出的土地和自由，而让多数人得不到生存的保障，这是旣无理由又不公道的。

是的，这些人剝夺了别人的权利，是一群貪婪成性的自私自利的人，因此，他們旣不适宜于被选举出来担任各种职务，也不适宜于参加选举。

誰适宜于被选举出来担任共和国的各种职务

請选举那些早就用行动証明自己拥护普遍自由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教会里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基督。

請选举性情溫和、待人接物稳重的人。

請选举受过国王迫害的人，因为他們会同情其他各种奴役的受害者。

請选举那些冒着牺牲自己的財产和生命的危险企图把土地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且始終相信会做到这一点的人。

請选举在制定和平的、組織健全的政府的法律方面有經驗的聪明人。

請选举敢于說老实話的勇敢的人，因为这对当代英国有許多陷入了对某些人奴顏婢膝的臭泥坑的人来說，是一种羞辱。这是不敬畏上帝的貪婪之徒，他們終究要被逐出和平之城而变成走狗的。

請选举四十岁以上的人充当职員，因为这种年龄的人有經驗的比較多，而且在这种人中間往往可以找到大胆的、作风正派的、憎恨貪婪的人。

你們如果要选举具备上述原則的穷人（因为目前征服者的政权把許多公正不阿的人都变成了穷人），那就要从公共积累中給他們拨出一年的給养，因为在这一段期間內，共和国的自由就会确立起来，那时就不再需要这样的薪俸。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自由都是这样无知，而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被选举出来担任共和国的职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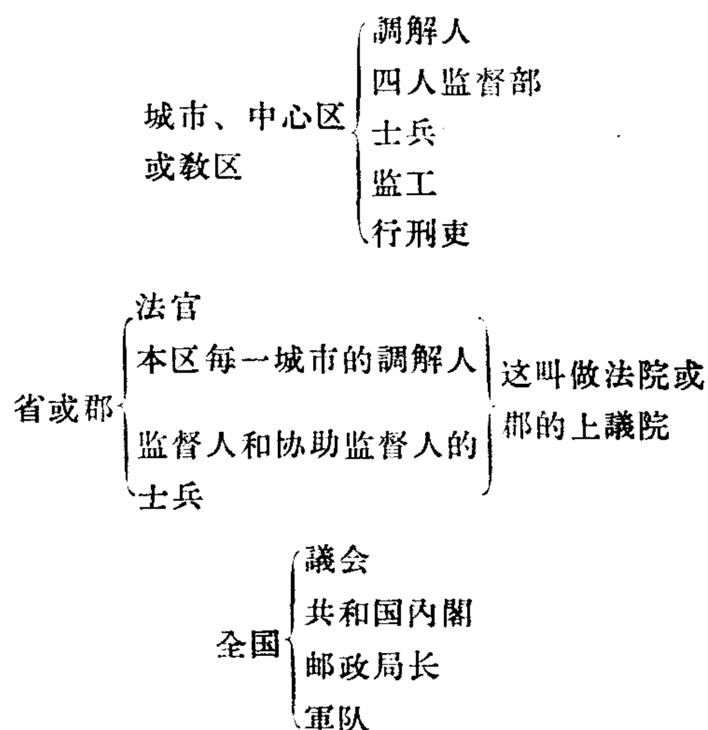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呆在教区里征收什一税的旧时的国王僧侣，总是把

自己的盲从教义灌入人民的头脑，使他們变得愚昧无知。他們仔細观察人們的爱好，迎合无知的人的可怜的头脑来传教，以便保持自己的財产，并使受騙的、受迷惑的和被愚弄的人民继續崇敬他們。

第　四　章

自由共和国公职人員的职务名称

在单独的家庭中，父亲或家长是公职人員。



所有这些公职人員就像一个鏈条的各个环节一样。他們都是从一个根上生长出来的，这个根就是必須保証普遍的和平。他們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維护普遍的和平，因此他們应当相互帮助，而其余的一切人都应当根据需要来帮助他們，否則就有因违反法律而

受懲罰的危险：一个好政府实行这样的領导，就可以把整个国家，不，甚至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人类的大家庭，变成一个管理得很好的統一的共和国，就像以色列称为統一的以色列家族一样，尽管它是由許多家族、种族和家庭构成的。

父亲或家长的职責

父亲有义务关心自己的孩子，直到把他們养大成人，成为聪明的、有能力的人为止。其次，他应該作为教师教他們讀书，帮助他們学习語言、艺术和科学，或教他們学会工作的本領，教給他們某种手艺，或根据下面将要在教育人的問題上談到的原則，送他們去受訓。

父亲应当让自己的孩子帮助他种地，或者要他們做各种手艺来維持生活，这就是說，他要使每个人能够独力維持生活，而不依賴別人。

他应当把工作交給孩子們去做，监督他們的工作情况，不容許他們游手好閑；他应当責备他們，或者是責打不听話的孩子；应当准备一根藤条，使不理智的孩子取得經驗，学会节制。

孩子們不应当像野兽一样互相爭吵，而应当像习慣于服从法律和共和国公职人員的有理智的人那样彼此和睦相处，每个人对待別人就像自己希望別人对待自己那样。

調解人的职責

在教区或城市可以选举三、四个或六个調解人，有时甚至可以选举更多的調解人，这要看地区的大小而定。他們的职責有二：

第一，常駐在委員会里，主持教区的事务，防止发生騷乱，維护公共和平。在这方面，他們可以称为顾問。

第二，如果两个男人由于某种爭吵或是某种愚蠢行动而造成侮辱性的案件，将由士兵把双方带去见一个或几个調解人。調解人听取案件的經过，竭力使双方和解，不让事态发展下去，从而避免法律的严厉制裁。

如果調解人不能說服双方或使双方和解，他就命令他們在规定的时間內去法院受审。

如果发生涉及到一个省的中心区、城市和乡村的和平的社会性案件，每个城市的調解人就要会合起来商討这一案件，如果有必要的話，則由他們或者他們中間的六人对下級公职人員发出指示。

如果事件只限于一个城市或中心区[54]的范围，这个城市的調解人就以本院的名义对下級公职人員发出指示，在本市的范围內履行社会职責。

第三，調解人如果掌握某个公职人員玩忽职守的証据，就有义务当面向这个公职人員指出这种情况。如果这个公职人員听到这一批評之后，仍然不改正上述的錯誤，調解人就要把这一情况上报省議会或議会，对违法乱紀分子給予应得的懲罰。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服从法律，因为严格执行法律是政府的生命。

一方面，調解人监督公职人員，另一方面，所有的公职人員以及其他人員也应該根据下列规定对調解人进行帮助，违者就有失去自由或受其他懲罰的危险。

要記住一点：如果侮辱者被带去见这些主要調解人中的一个，

这就要記上，侮辱者由于拒絕服从监督人的监督已經有一次放过了受宽大处理的机会。对于这一点下面还要加以解释。

监督人的职責

在教区或城市，应該有四級监督人，这些人每年应改选一次。

第一級是和平的卫护人，在两个男子之間可能发生某种爭执时进行調解。虽然土地及其全部果实都是公有財产，土地的耕种和收割应該由每一家庭通力协作去进行，但是每幢房子及其全套家具还是居住者个人的財产，每个家庭从仓庫或者商店里拿来使用的衣服、食物或某种装飾品，都是这个家庭的財产。

如果另外一个家庭或者某一个人来妨碍他，或者想强占装飾这位邻居的房屋的家具，或者想要烧毁、破坏和故意搞坏这位邻居的屋子的某一部分，或者打算拿走这位邻居准备自己应用的食物和衣服，这样就可能发生爭执，可能說些侮辱人的話。这些监督人的职責就是防止騷乱，协助調解人。在听到发生这种欺侮人的案件时，监督人就应当到出事地点，听取案件发生的經过，尽量說服欺侮者，以保持和好。如果双方友誼得到恢复，他們能够为了共和国的和平而服从法律，那么欺侮者的这种放肆举动就只受到监督人的責备，事情也就这样了結。

假如欺侮者非常狂妄，虽經监督人劝告，还想欺侮自己的邻居，仍然頑固不化，那么监督人就要命令士兵把欺侮者送交調解人办事处，交給其中一个或几个調解人处理。

如果經过主要調解人的劝告，欺侮者还是不服从和平的法令，那就要記住，欺侮者第二次錯过了受宽大处理的机会。

这时，調解人就要命令他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到他欺侮别人的那个中心区或乡村的法院去听候法律的严厉判决。

假如监督人能使这一案件和解，他就不把欺侮者送到法院去见調解人，但是要記上，这人曾初次违反法律。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发生爭吵和欺侮人的事件。主要調解人或顾問在发生这种破坏秩序的案件时，不可能总是在場的，因此，維持秩序的人也是法院的助手和成員。

每个人不去强占别人第一个得到的物品，因为这些物品属于第一个拿来自用的人。如果另一个人跑出来說，我想要这件物品，这样就会发生欺侮人的事情。这时监督人就要到他們那里去，或者命令士兵把欺侮者带来见他，竭力使他們和解，其办法是把物品归还給第一个拿到这些物品的人，或者沒收这两人的物品，叫他們到仓庫去，要他們从仓庫里取出更多的东西，因为仓庫总是滿滿的，有的是这种日用品，但他还是要严厉訓斥那个欺侮者企图破坏和平，指出这个人第一次用强力破坏和平的法律。

总之，所有的人，不管是誰，都应該帮助监督人做这件工作，如果有人与监督人爭吵或者对他加以侮辱，他就可以命令士兵把侮辱者带去见調解人，而后者就命令他去法院，接受法律的鉄面无私的严厉判决。

調解人或顾問命令欺侮者去法院，那就表示这个欺侮者已經两次拒絕了宽恕。

对于小小违反法律的事件，上述一切都可以适用。但是，假如某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人命，事先就毋需进行任何調解，违法分子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监督人的另一个职責——指导各种行业

监督人应当监督父母把青年送到师傅那里去学习某种农活、手艺和科学，或者送去当仓庫看守人，使区里的每一家沒有一人受到游手好閑的风气的沾染。

同样地，这种监督人应当帮助每个家庭师傅，向他指点他那行手艺的秘訣，使年輕人能从长者的經驗中吸取对于事物的深刻知識，探求自然界的秘密。

鉴于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手艺，每种手艺就要选出一个城市或中心区的大小所要求的那样多的监督人。这些监督人的职責不是做工（只要他本人不願意做），而是到他那一个区中的从事这一行业的每一家去視察人們的工作情形，必要时給予指示，使每个青年都不致游手好閑，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样。

如果这个监督人发现哪个青年能力强而适宜于做别的手艺，他就同那种手艺的某一个监督人商量，为这个青年找一个师傅，并征得这个青年的父亲的同意，同时告訴青年本人要住在哪个家庭。

如果这个家庭的父亲体弱多病或天生愚蠢，需要人力、智慧的支援和指导，或是在他的儿子学艺之前就死去的話，那么父亲所学的这种手艺的监督人就要根据共和国的法律，把这些孩子安置到他們能够学到手艺的人家。

某个人可以做二、三十个鞋匠家庭的监督人，另一个人可以做鉄匠的监督人，第三个人可以做呢絨織匠的监督人，第四个人可以做仓庫或商店的管理員的监督人，因为每种行业都应当有监督人。

的确，伦敦的市場和商业公司的管理工作很合理，而且安排得

井井有条；各种手艺的监督人員可以說是某个公司或某种手艺的行家、督察和助手。为了維护和平秩序，只需履行两个条件：

第一条是，所有这些监督人每年重新选举一次；第二条是旧监督人不能选举新监督人，以防止产生統治的压迫。每种手艺的所有家长和自由人都是选民，而旧监督人只能和他們一起投一张选票。

像城市和中心区的各行各业都有监督人一样，在乡村的教区也要选举这样的监督人来监督土地的耕种情况。在每个农村教区，可以选出四至六个耕种监督人，来监督本区的土地的耕种，使农业能够根据理智和技巧正常进行。

有几个监督人是养羊业的监督人，他們将从对这一工作有經驗的人中选出。有几个监督人要监督牧民，其中有几个监督人要看馬，有几个要看乳牛。这些监督人的職責是使每个家庭在每年叫做播种期的季节里，无論在耕地还是准备播种的工作中，或是在收获期間收割庄稼和运粮入庫的工作中，都要出力帮忙。

他們还应当注意使每个家庭的谷仓和教区的公共仓庫，都能够及时修理。他們还应当使每家都按自己的劳动力的多少拥有足够可供公用的劳动工具如犁、小車和設备等；鋤、鏟、鐮刀等必需工具也是如此。

监督人的職責还包括使学校教員、邮局局长和牧师都根据法律履行自己的職責。

同样地，这些手艺监督人还要使每个人在跟师傅学滿七年而把手艺学好以前，都不能成为一家之主，不能拥有奴仆，理由是每家应該由有等級的、有經驗的师傅而不是由輕浮的青年来管理。

这种监督人的职务使全体人民在各种手艺、学科或劳动方面达到和諧，使共和国不会有乞丐和寄生虫。

监督人的第三个职責是，监督每个手艺人把自己的产品送到仓庫、商店里去，监督仓庫保管員履行自己的职責。

有些特殊的手艺需要很强壮的人，而且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才能完成。但也有些工作是身体很弱的人能够做的，如保管仓庫和商店、收貨、把物品发給每个需要它們而来領取的家庭和个人。

例如：

皮革經过加工后，就要送进皮革仓庫，鞋匠、鞍匠等等可以根据需要从仓庫里領取这些皮革。麻布和毛織品也是这样：織布工人把这种产品送到仓庫和商店里去，从事其他手艺的家庭則根据需要从那里拿到这些产品。其他物品根据已公布的仓庫法，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监督人的职責和手艺监督人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他們监督仓庫和商店。

他們要监督每个手艺人，比如监督麻布工人、呢絨織匠、紡織工人、鉄匠、帽匠、制手套工人等，要他們把产品送到指定的商店。同时，监督人还要注意使自己所在地区的商店和仓庫經常有貨，让需用这种物品而自己又不能生产的从事其他手艺的家庭，能够到存有这种物品的仓庫和商店里去，不必通过买卖而直接領取这些物品供自己使用。

这个职員一方面要监督每个手艺人把产品送进商店和仓庫，一方面还要监督商店和仓庫的保管員认眞进行工作，根据法律手續接收和分发自己看管的物品。

如果某个商店或仓庫保管員玩忽职責，不管是由于懶惰、还是由于閑談或傲慢而造成損失，监督人就要进行劝告和指責。如果他能改正錯誤，那就很好，如果拒不改正，监督人就要命令兵士把他带到調解所去；如果經調解所責备之后，他能够改正錯誤，那就很好，否則公职人員就要把他送进法院加以判处，把他逐出他的房屋和工作地点，送往农村去种地，他的崗位和房屋将由另一个人来接管，一直到他改正錯誤为止。

这个监督人还要监督商店和仓庫的保管員及时修繕建筑物。如果某幢房子需要修繕，保管員就要通知手艺监督人，后者就指定泥水匠、鉄匠或木匠去修理。

第四，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是总监督人。他們到处視察，发现某个公职人員或手艺人玩忽职守时，便把公职人員或其他的人找来，告訴他們违反了为維护共和国的和平所必須承担的义务。这些人叫做耆宿。

每个人都必須尊敬他們，因为他們是父老，对共和国的和平法令具有极其丰富的經驗。

假如他們发现缺点幷提出意见，所有公职人員和其他人員就要帮助他們，保护他們，使法律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如果有人竟敢欺侮他們，或以言行来欺騙他們，就要根据法官的判决給予懲处。

他們都是所有公职人員履行自己职务的总助手和鼓舞者。

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有很多双眼睛在敏銳地监視的話，大家就会为維护和平而遵守法律。

可是，如果某一位耆宿大发脾气，嫉妒某人，或是把自己的意

志置于法律之上，进行违法活动，那就要由法院人員根据对他的控告来进行审理。如果确实是他不对，就先由法官对他进行批判；假如他是重犯这种錯誤，法官就要宣布他已丧失威望，終身沒有資格再任公职人員的监督人，而只能作为一般老人受到尊敬。

士兵的职責是什么？

士兵也是公职人員，正如其他所有公职人員一样。实际上，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員都是士兵，因为他們都是政权的代表者。如果公职人員沒有权力，暴徒也就会不服从任何法律或政府而为所欲为了。

因此，士兵也像中心区的元帅一样，每年应当改选一次。元帅是主将，应該有一些士兵受他的管轄，服从他的指揮，必要时对他进行帮助。

士兵在和平时期的职責，是把违法者送交公职人員或法院，并在发生种种破坏秩序的情况下保卫公职人員的安全。

士兵沒有奉到公职人員的命令，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可是一旦奉到命令，他們就要照命令行事。根据情况的需要，他們有时从法院、有时从調解所、有时从监督人那里接到命令。假如士兵把违法者送到調解人那里，他虽經过劝說仍不願服从法律，調解人就要把他送交法院。如果违法行为沒有造成死亡事件，违法者在受审判前不被监禁。調解人命令违法者在指定时間內前往法院，他应当保証执行这項命令。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为了避免残酷的监禁；第二，他在受审前可能醒悟过来，改正自己的过錯。这样，根据他的表现和他的邻居的証明，法官可

能减輕对他的判决，因为共和国的法律就是要求犯人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消灭犯人的肉体。

假如违法者从本省逃到外省，拒絕服从調解人的命令，违背自己上法院的諾言，这时，士兵就要到各处去搜捕，一旦抓住了他，就把他送到法官那里去，由法官判处他死刑，决不寬恕。

如果在他被公告員传去以后，有人为他进行辯护或替他掩飾，这样的庇护者就要被判处剝夺十二个月的自由。下面将談到为什么要給予这种懲罰。

如果违法行为造成死亡事件，調解人不必取得违法者上法院的諾言，就直接命令士兵把他监禁起来，等待法院开庭审判。

监工的职責

监工的工作或职責是，监督被法官判处剝夺自由的人，給他們工作做，并监督其完成工作的情况。

如果违法者能够完成工作定額，就允許发給他們足够的衣食，維护他們的健康。如果违法者有絕望、輕率和懶惰的表现，不安分守法，监工就給他們少量的食物，用鞭子抽他們，“因为鞭子就是要用来抽蠢人的脊背的”，直到他們傲慢的心理向法律屈服为止。

当监工看到违法者已經遵守法律，他就把他們当作受到委屈的兄弟一样看待，伸出双手欢迎他們，并允許发給他們足够的食物和衣服，希望他們改正自己的过錯，但一定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他們必須完成工作定額，直到根据法律决定把他們释放时为止。

监工給他們的各种工作，都是他估計一个人能够完成得了的。

如果某个违法者私自逃跑，公告人就要上报，一旦违法者重新

被捕，审判員就判处他死刑。

行刑吏的职責

如果有人严重违反法律，应受鞭打、监禁或处以死刑，行刑吏就要依法把他砍头、絞死、枪毙或鞭打。

綜上所述，城市或中心区的所有公职人員的职責就很清楚了。

法官的职責是什么？

法律本身就是人們的一切行为的法官，但被选举出来宣布法律的人才叫做法官，因为他是法律的喉舌，而任何别的人都不能評論或解释法律。正像文字所规定的那样，法律本身是議会和全国人民的理智的决定，它应当成为全体人民的行为的指南和一切活动的試金石。

无論是誰，要是他擅自解释法律或模糊法律的含义，使法律变得为人們难于理解，甚至給法律加入另外一层意义，他就把自己置于議会之上，置于法律和全国人民之上。

因此，担任法官的人的职責就是审理要他审判的案件。遇到人們之間发生任何分歧，他都要审查双方的意见，听取每一方在不雇用律师的情况下自己所作的辯护；同样地，他还应当听取在审判中应当向他提供証詞的见証人的意见。

其次，他应当宣讀与該案件有关的法律全文，因为他所以是法官，并不是因为审判站在他面前的违法者的行为是他自己的意志和願望，而是因为他是宣讀法律的喉舌，法律才是眞正的法官。因此，誰想在共和国中和平生活，他就要重視这种法律和这些条令。

但是，在国王統治下，人民中間所以产生許多灾禍，就是因为叫做法官的人可以任意解释法律。当法律的含义、議会和政府的判断由法官主观决定时，人們就会对法官、法院、法学家甚至法律本身(如果它是一項糟糕的法律的話)的不公正产生許許多多的怨言。

因此，曾經是有名法规的法律，就按照貪婪的、嫉妒的或者是傲慢的法官的意志而被篡改了。因此，国王的法律十分混乱，只有那么少数人知道法律是按照什么准則行事的（因为判决往往取决于法官的意願，而不是取决于法律本文），这也就毫不奇怪了。

因此，勤勤恳恳的議会頒布的好法律，就像蠢鵝所生的好蛋一样：蠢鵝生下了蛋就走开了，任凭旁人去拣，根本不再理会。因此，如果有人在它的窩里放一块石头，它也会去孵，仿佛那是眞的鵝蛋一样。

同样地，即使法律再好，如果法官可以任意解释法律，那么法律往往也是不会执行得好的。

实际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法律遭到了歪曲，另一方面各国人民遭到一些人即法官的舞弊行为之害。这种禍害是由法官可以用自己的解释任意改变法律的含义所产生的。

同样地，由于牧师可以任意增添內容和随意解释，摩西、先知、基督及其使徒的典籍就被弄得模糊不淸。

当然，不管是法官对待法律，还是牧师对待上帝，只要他們任意解释自己应当遵守的法规和教规，即使不作任何的增減，也成了人和上帝的有罪的奴仆。

法院是什么?

在省或郡,应当选出:

法官,

区內每个城市的調解人,

监督人,

由他們指揮的士兵队。

所有这些人合在一起就叫做法院或郡議院。这个机关在每个郡每年举行四次会議,必要时还可多开;在大中心区,每年举行四次会議:第一季度在省的东部开,第二季度在西部开,第三季度在南部开,第四季度在北部开。

这个法院对本郡或它的某一部分的每个公职人員实行监督,它的职責是监察每个人是否忠于职守。如果某个公职人員危害某一个人,法院就要做出决定,根据违法者违法的性质給以懲罰。

如果有人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滿,而下級公职人員又不能解决他的困难,法院就要冷靜地傾听他的申訴并且帮助他,因为在沒有现行法律的地方,他們有权在議院开会以前采取一些办法来減輕违法者的困境,然后議院可以批准一項决定作为法律(假如它同意这个决定的話),或者为此目的制定另一項新的法律,因为立法者现在沒有預料到的很多問題,将来很可能会发生的。

如果人民中間发生了某种混乱现象,这个法院就应該把事情納入正軌。如果有人必須上法院去,法官就要听取案情的經过,然后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按照法律本文作出判决。

可见,法官的整个工作就是宣布判决和法律的含义。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使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共和国的和平能够得到保障。

共和国議会的一般工作是甚么？

議会是国家的最高正义机关。它每年应改选一次；全国每个中心区、每个城市和一定的农村区都应当选出两三个人或更多的人参加这一机关。

这个机关的職責应当是监督其他所有机关、公职人員、个别人及其行为；它应該掌握全部权力，因为它是撤消所有公訴和改善人民中受压迫者的处境的全国性代表机关。

議会是从共和国的国家最低职位即一家之父产生的。父亲应当使被压迫的孩子不受到任何的欺侮，不应該偏袒任何一个孩子，議会也应当同父亲的这种慈爱的关怀一样，为全国人民解除一切痛苦，不袒护强者而虐待弱者。但是，它首先应当关怀在暴君的法律和权力下呻吟着的被压迫者，給予他們帮助，因为强者或者得到暴君支持的人是不需要帮助的。

虽然議会应当成为国父，但是，由于国王政府的貪婪和欺騙，这个父亲厌恶起国家的孩子来，或者唯恐触怒暴君而不能或不敢采取措施来改善自己弱小孩子的处境。

議会难道沒有召开会議，沒有改选，沒有頒布法律来巩固暴君的統治，沒有用这些法律来加强富者和强者的地位嗎？議会直到如今难道不是还在继續使被压迫者受压迫嗎？

但是，我不来分析过去的缺点，我还是乐意希望情况能够有所改善，因为我們看到，本屆議会已經宣布英国为自由共和国，打倒了我們的国王政权。因此，我很高兴，希望下几屆議会将会成为我

国被压迫孩子的溫和慈爱的父亲。

当只有个别少数人得到照顾的时候，不要用好話和諾言来哄騙我們，而是要让我們吃飽肚子，使我們的身体沐浴在自由的崇高功勛的荣耀中，把被压迫者的孩子的一份天賦权利和共和国的自由交給他們。这种自由都被国王政权和它的法律，以及我們的冷酷的继父继母从我們和我們父亲手里夺走了許多年。

議会的专門工作有四种。第一，議会作为慈爱的父亲，应該給公职人員以权力，发布命令，允許自由耕种土地和收割共和国土地上的庄稼，使所有被压迫者和被征服者、被国王及其残暴法律剝夺了自由使用土地权利的人现在可以自由耕种土地以取得衣食；議会应当保护耕种土地的人，懲罰游手好閑之徒。可是，有些人可能会問起我所說的共和国土地是什么。

我回答說：就是征服者或暴君过去从人民手里夺去的、现在全国平民通过共同努力和采取措施才从这些压迫者手里夺回来的全部土地，因为这些土地是他們用鮮血换来的，是他們和他們后代的天賦权利。根据自由共和国的法律，这些土地不应該重新落到个人手里。

这些土地包括全部寺院的土地在內。这些寺院的土地是往昔英国平民用鮮血从天主教徒手里夺回来的，尽管国王不让他們知道他們对这些土地的权利。

这些土地也包括最近从暴君手里夺回来的所有王室土地、主教土地及其所有的花园、森林和猎場。过去，这些暴君让領主和监工去压迫平民，不让他們自由使用土地。

这些土地还包括全部村社土地和叫做村社土地的荒地。貧农

应当占有其中一部分，但是連这样的土地領主也不让平民耕种，其办法是要求平民用现款繳納租金，严格监督貧农，不得到他們同意誰也不能在村社土地上搭盖房屋或者耕种土地，而且一开始就得向他們繳納租金、罰款和租地继承捐，如同在征服者統治时一样；此外，富裕的大地主和自由持有农也剝夺兄弟从耕种这种村社土地得到的利潤，在村社牧場上放牧牛羊，从而使很多地区的穷人如果不偷些草料，就連一头牛都飼养不起。

因此，穷人們都在抱怨这种奴役制，抱怨他們的弟兄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使他們遭受貧困，因为在这个国家中如果不是貪婪和傲慢驅使一个兄弟去压迫另一个兄弟，每个人本来都可以得到十分充足的东西。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国王政府。

现在，議会的任务就是粉碎暴君的羈絆，废除他的全部压迫性的法律，为被压迫的穷人规定条例和奖励办法，指示他們立即开始耕种自己这块土地并在土地上面施肥，以便使自己和自己后代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同时向他們宣布，这是依靠他們勤劳、納税和流血而从暴君和压迫者統治下正确而英勇地夺回来的天賦权利。

議会的第二种活动是废除那些成为压迫者的势力的旧法律和旧习慣，制定和批准新法律来改善人民的处境，保証人民的自由，但是应当把这点告訴人民。

議会在这方面的活动有三种：第一，既然旧法律和国王的习慣給人民带来了痛苦，人民都希望废除这些法律和习慣，实行比較有利的法律，那么现在，議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理智和正义，来探寻当前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人民的处境和保持普遍的和平。如果經

过会議的討論，找到了可以減輕人民痛苦的办法，他們也不应該立即把自己的結論变成法律。

下一步就是公布一个宣言，把这些决定发表出来，让选举議会的全国人民批准；如果人民在一个月以內沒有提出反对意见，他們就把人民的沉默看作是同意的表示。

然后，第三步就是賦于决定以法律的效力，成为全国的强制性的守則。废除旧习慣和法律要經过人民的同意，有关这个問題的頻繁請願和要求都証明必須要这样做。同样地，实行新法律也要取得人民的同意，并且要告訴他們。

議会不应該去征求同旧的压迫性的法律和习慣有关系的人的同意，像国王經常所做的那样，而应該去征求被压迫者的同意。理由如下：

如果說人民全体都应該服从法律，否則就要受到懲罰，那么，他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在这个法律沒有生效以前熟悉一下法律的內容，以便可以发现問題并加以改正，如果这个法律包含着什么压迫企图的話。

你們也許会說，如果这样做，由于人們的见解各不相同，恐怕我們永远也談不攏来。我回答說：

只存在着奴役和自由，个人利益或共同利益。誰要求把个人利益塞进自由共和国，他就会作为一个力图恢复国王奴隶制的人而立即遭到揭露和放逐。

担任国家职务的人，由于所担任的职务同尊严和荣誉交錯在一起，比起不是由于沉重的法律而受到痛苦便是由于自由的法律而高兴的全国人民来，更容易被腐蝕而把个人利益带进共和国。

当然，不想奴役人民的人都不会同意这一点。

議会的第三种活动是进行监督，使过去或现在妨碍被压迫人民享受自己天賦权利的一切絆脚石能够真正搬掉。

如果他們的村社土地是操纵在領主的手里，他們就应該使土地摆脫这种奴隶制。

如果共和国的土地由于听了謀求私利的狡猾、貪婪而无知的公职人員的輕率主意而被卖掉，村社的土地又在买卖的借口下重新被束縛起来，議会就要研究一下，誰有权利竟不經全体人民的同意而去买卖共和国的土地；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权利，而是每个人的天賦权利。如果有些人出于貪婪和利害关系而表示同意这样做，議会作为国父就不应当同意买卖土地，因为土地是所有孩子的天賦权利，是他們用劳动、金錢和鮮血爭取来的。

議会还应当宣布买卖是违法的，无論是买主还是卖主都是共和国的和平和自由的敌人。实际上，人民是出于需要才选出議会来帮助自己克服弱点的，如果議会发现存在一部分人民想使另一部分人民破产然后加以奴役的某种危险，他們就应当提醒和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因为他們就是国家的眼睛。当然，那些把人民引到泥坑里去，使人民从泥坑中爬出来之后又陷进去的人，都是睜眼瞎子。

在土地已經从压迫者的政权和法律下解放出来以后，議会应該保护土地，使土地能够为人民自由使用，不容許土地在它的同意之下进行买卖，并且又被套上奴隶制的枷鎖。

如果公职人員在这方面忠于人民，人民就应当出于热爱和忠誠而团結在他們的周围，以便保卫他們。如果議会不考虑到这一

点，人民就会像沒有牧羊人的羊群一样从内心里抛弃它。

这一切侮辱是由国务活动家的貪婪之心所产生的。这些人不屑服从正义的法律，把自己的富裕、荣誉和財富置于被压迫人民的富裕和自由之上。这时，議会就必須把这些公职人員监禁起来，加以懲罰，由具有为公共事业服务的精神的人来代替他們。

人民受到侮辱，是由于国王法律賦予領主、貪婪地主、收什一稅者和肆无忌憚的法学家以实权的緣故，因为这些人发现国王的法律可以帮助他們对人民进行压迫。而受到所有这些压迫的人民正在呻吟，在期待着解放，就像今天的英国的被压迫人民在期待着解放一样。这时，議会的責任就是解放人民，使他們能够享受耕种土地的自由。他們不应該把人民当作孩子一样看待，而是要作为一个父亲，准备一看到孩子受穷或者当孩子向他求助时就去帮助自己的孩子摆脫貧困。对被压迫的人民，它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当然，其所以要选举議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像前面已經說过的那样，需要共同保护和維持和平，无論是对公职人員还是对人民来說，都是一条基本法。

議会的**第四种**职責如下：

如果必須召集軍队去作战，不管是去抗击外来敌人的侵入，还是鎮压国内的暴乱，議会为了普遍的和平都有义务承担这件事情。这一工作分为三个方面：

一、向人民充分說明战爭的原因，指出这种侵入或暴乱的危险。根据这个原因，要求人民为了維护共和国的法律、自由与和平而提供人力的支援，以履行他們在选举时所承担的义务，因为人民曾經宣称：如果你們維护我們的法律和自由，我們就保护你們，帮

助你們。

二、在这种情况下，議会应当选拔聪明而能干的关心公共利益的人去担任統率軍队的职务，賦予他們权力，以共和国的名义委托他們整頓軍队。

三、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的職責或者是派遣使节到已經侵入或打算侵入我国的国家去，同它談判議和的条件，或者向它宣战，或者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节，听取他們对这个問題以及其他涉及国家和平和荣誉的問題的意见。

議会本来就是共和国的首脑，或者还可以說是軍队的最高会議，因为对軍官或士兵的一切命令最初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因为，如果議会沒有一支軍队来保卫自己，粗鄙的人民就不会服从它的决定；如果議会不是人民的代表，不是一切权力的眞正的集合体，軍队就不会服从它的命令。

总之，議会是共和国政权的首脑，它的職責是在战爭期間与和平时期管理公共事务，不把个别人的利益摆在首位，而是要关心全国人民即每个人的和平与自由，使他們不致丧失自己的天賦权利，只要他不是因为犯罪而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失去自由。

共和国僧侣的職責和七天中为什么有一天应是休息日

假如有很好的法律，但人民不了解它們，这对共和国来說就像沒有任何法律一样糟糕。

因此，摩西（他当时是人民的統治者）頒布的以色列共和国各項法律中有一項规定：

仍旧根据下列三个原因从七天中抽出一天作为休息日是适宜的、正确的。这三个原因是:

第一,使教区的居民能有时間会面,相互探望,能够开始或者继續友好的往来。

第二,有一天歇工,可以使每个人和牲畜得到休息。

第三,使所在教区的牧师所挑选出来的人(任期一年)能給居民讀三个文件:

一、邮局局长寄来的根据邮局的消息編写的有关全国动态的材料,这在下面还要談到。

二、宣讀共和国的法律,这不但是为了使耆宿重新記起这項法律,而且是为了使青年对它有所了解,因为他們尙未成年,缺乏經驗,还不懂得什么事情做得对,什么事情做得不对。由于国家的法律掌握着自由和奴役、生和死的权力,因此必須具备法律的知識,而牧师是向人民介紹法律的最好的預言家。人們长大以后,一年比一年有能力卫护国家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但是,这些法律不能由宣讀人来解释,因为对明明白白的法律加以解释就等于是把与法律的原意不同的意思强塞进这項法律,这就会产生两种弊病:純洁的法律和人民的智慧就会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有很多話把人們的认識弄得糊里糊涂;宣讀人就会傲慢到蔑視立法者的地步,而随着时間的推移,他就会成为暴政的父亲和孕育者,就像现在僧侣所表现的那样。

三、人民的头脑通常傾向于討論問題,为了訓练青年和老年人的机智,可以发表三种演說:

首先,說明古代及其管理制度的事迹和事件,强調像以色列共

和国那种健全的管理制度所产生的自由的福利，同时也着重指出像在法老和其他暴君的王国中的那些总是随着压迫和压迫者而来的騷动和奴役。这些暴君声称，不管是土地还是人民，都属于他們所有，都完全由他們控制。

其次，可以讲一讲关于各种艺术和科学的情况，第一天談一种，第二天談另一种，例如談談物理学、外科学、占卜术、天文学、航海术、农艺学等等。另外，在演說中还可以說明各种草木（从牛膝草到雪松）的本性，如同所罗門所写到它們的那样。

还应当向人民介紹恒星和行星的本性，以及上帝在天上統治我們的巨大威力。这样，人民就会了解到自然界和創造物中包藏着全部眞正知識的奥秘。这样一来，人就会发射出探求这种奥秘的光芒。

第三，有时也可以讲一讲这样的題目，比如讲一讲人的本性、人的阴暗面和光明面、人的弱点和优点、人的爱和嫉妒、忧伤和欢乐、內在的和外在的奴役、內在的和外在的自由，如此等等。这也就是教会的僧侶平常竭力想知道的东西，但是，他們如果有人沒有經驗而偏要讲述，就只会把自己的知識同錯誤的学說混淆起来。

这就是现在能够眞正认識上帝（他是一切創造物之神）的途径，而上帝寓于一切形体、特别是人之中，就像使徒保罗所写的那样："造物主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形体中，充塞于万物之間"。

如果土地能从国王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相信自己过着自由富足的生活，如果这种自由能够固定下来，上帝的許多秘密及其在自然界的創造行为就会显示出来。而现在，人們竟靠保守秘密过活。因此，国王奴役制是使愚昧无知遍布人間的原因。

只有确立了共和自由，打倒了伪善的或国王的奴役制，知識才会像河流注入大海一样传遍人間，但在此以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由牧师每年选举出来的宣讲人，不是进行說教和发表演說的唯一的人。每一个人只要拥有某一方面的經驗，或者能够讲解某种艺术和語言，以及天体和土地的性能，都有讲話的充分的自由，如果他自己提議并且友好地表示希望讲演和规定出日期的話。宣讀人也有讲話的自由，但不应該窃夺全部的权力，像用狡猾的貪婪和高傲来愚弄全世界的傲慢无知的僧侶所做那样。

要求每个讲授某种草木、艺术或人类的本性的人不說自己虛构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讲述靠自己用心学到的或通过对实驗的观察得到的东西。

鉴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所讲的語言不同，讲演有时要用别国的語言，有时也用本国的語言，使我們英吉利共和国的人民也能取得艺术和語言方面的知識，使每个人都会由于自己的勤勉而得到奖励，由于自己的聪明和对现存事物的探索而得到邻人的祝福和爱戴。

用这样的方法来讲述或宣讀表现在每一件事物上的自然法（或上帝的法律），就是用純粹的語言讲話，就是說出眞理，像耶穌基督为了明确每一事物的尺度和地位說出眞理那样。

这样，随着时間的推移，人們就能眞正认識上帝，以便能够眞心誠意地为上帝效劳，而这种认識是不会使人受騙的。

也許有一个勤勉的然而无知的教授会說，这样的人眞是一伙低級的平庸的僧侶，他們只能使人們认識土地和自然界的秘密，而我們要竭力探寻的是精神的和上天的領域。我将回答說：

认識自然界的秘密，这就是认識上帝的事业，而认識創造物中的上帝的事业，这就是认識上帝本身，因为上帝寓于每一件看得见的事物中間。确实，如果你认識了精神的事物，那你就会知道，精神或者产生运动和促进发展的智慧和生命的力量怎样寓于这些事物之中，怎样支配着星球上的各种物体和天体中的行星，以及地面上的各种物体，如草、木、魚、野兽、鳥和人类。因为撇开創造物而談論上帝，或者想知道人死后除了化为他本身賴以构成的实体——火、土、水和空气以外，还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已經是超出了人的复杂身体所能达到的成就的范围或能力的一种认識。

如果有人虛构一个与創造物无关的上帝，或者臆想出人在死后的精神表现将是什么样子，那他就会像俗語所說，建造“空中楼閣”，或者为了蒙蔽人民的理智而对我們讲說月亮和太阳以外的世界。

我請你們自己回答这样一个問題，你們不从創造物的范围內来认識上帝，又是怎样来认識上帝的呢？因为既然造物主在其支配的整个范围內充塞于万物，既然你們自己就是創造物的一部分，你們不在自己所站的綫上或地位上去找寻上帝，又能从哪里找到上帝呢？

上帝就存在于实际认識中間，而不存在于臆想中間；他在不断地运动，既在世界上的物体中，也在天国的物体中，或者同时存在于这两者之中，不管是黑夜还是白昼，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冷还是热，不管是在发展的物体还是不发展的物体中。

但是，当一种令人痛苦的臆想深入人心的时候，这种臆想就是恶魔，因为它是产生世界上一切邪恶和屈辱的根源；这个恶魔蒙蔽

了人們的眼睛，让人們看不見人的科学，并向这种科学說，它应当相信别人写的和說的东西，而不应該相信自己的經驗。当这种騙人的臆想控制了政府席位的时候，在人将要主宰心灵的日子里，它不外乎就是說空話，食言，发牢騷，貪得无厭，对模糊的思想和不滿意的怀疑感到恐惧而已。

其次，如果你們看一看自己，再看一看所有学者的手法，你們就会发现，你們称之为低級的、庸俗的知識的那种人間享乐，也就是你們和所有学者（以及你們称之为凡夫俗子的人）所孜孜以求的。

为什么你們在买卖时这样貪婪地追求世俗的东西呢？当你們富足的时候，你們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当你們貧穷的时候，你們就认为自己遭到不幸。虽然你們也說，人死后天堂就是光荣的所在，在那里你們将直接见到上帝，但是你們还是不願离开人間到那里去。

你們的牧师进行传教难道不是为了享受人間的幸福嗎？法学家和其他的人拿征服者的司法做买卖，难道不是为了貪图人間的享乐嗎？职业士兵难道不是为土地而打仗嗎？不是把别人的祖国当做自己的国家，把别人赶走而自己开进去嗎？所有的学者难道不都拚命地想得到土地，以便靠别人的劳动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嗎？

你們难道不是把土地变成了你們养性怡情的地方嗎？你們占有了土地难道在精神上不感到沾沾自喜嗎？随后，你們还說，上帝对你們的生活方式表示滿意，并为你們祝福。如果你們土地不够，变成了穷人，难道你們不会說，这是上帝生你們的气，对你們进行考驗嗎？

为什么你們要攢錢？为什么要吃喝穿戴？为什么要女人，要和她睡觉生孩子呢？难道这不都是世間低級的、庸俗的事情嗎？难道你們不是和别人一样热中于幷且正在做着这些事情嗎？你們甚至比許多被你們称之为凡夫俗子的人做得还要过分。

如果你們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們究竟在探求一些什么与众不同的精神事物或天上事物呢？你們对这些东西是不是知道得比别人多呢？如果你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你們当然就要把世間的事情完全交給你們称之为凡夫俗子的人們去做，因为这是他們的事，而你們则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让别人看到你們一尘不染，过着和平和自由的生活，不为自己工作，也不欺騙和强迫别人为你們工作，幷且由于你們的一席眞誠的談話，把这些人也带进这样的精神生活。

够了，我已經做了应該做的事情。

现在，我們来研究一下你們的神，以及你們称之为天上的和精神的事物的教义，因为你們的讲話不是为了促进人們认識上帝，而是为了阻碍人們达到这种眞正的认識。因为你們的神沒有說出包藏在每一事物中的眞理，他抛弃了对事物的实际的感性认識，而臆造或虛构事物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从而就对眞的或假的偶然性信以为眞。这个神所說的話总是为了欺騙平民，强迫他們为自己做工，支持自己，而他自己的行动从来不像他希望别人对待他那样，因为他是一个只有舌头而沒有手的怪物。

你們称之为精神的和天上的事物的这种神的教义，就是掠夺和搶劫。它进入俗人的葡萄园里把葡萄采摘一空，而且不是堂堂正正从便門进去的，而是用别的方法溜进去的。这种教义有两个

內容:

第一,它大胆地解释别人的讲話和著作的含意,琢磨或推測别人的知識可能有什么內容,这样就使知識模糊起来,使写作和讲述它所解释的事物的人的精神受到損害。

第二,它要預言,人死后将会怎样,太阳、月亮等后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假如有人說,闡明这些問题沒有任何理性的意义,它就会說,你不应当用理性来判断天上的和精神的事物,而应当相信对你所說的东西,不管說得合乎不合乎理性。这种教义的虛伪,可以从三方面看出。

第一,这是病态的、軟弱的精神的教义,这种精神已經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认識創造物,以及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界的性质,因此,无論是在欢乐还是在悲伤的情况下,都使用想像的办法。

如果是欢乐占了上风,他就想像出个人的上帝、个人的天使,以及他本人与他的信徒死后前去的光荣地方。

如果是悲伤占了上风,他就想像出妖魔鬼怪和他死后将陷入的苦难的地方。对于这一点,他是說得非常有自信的。

第二,这是精細但又非常肤浅的头脑虛构出来的教义,这种教义把明智但不坚定的人弄得蒙头轉向。明智而又通情达理的人虽然竭力自称为科学的巨匠,但又屡次被这一有关鬼神、天堂和地獄、死后得救和受罪的教义弄得心惊胆战;如果他的精神不很坚信自己对創造物的认識,或者他对自己內心的信念不很坚定,他就会努力用心去探求这种教义的奥秘,但又不能认識这一教义,因为实际上这不是科学而是臆想。他在这一教义上这样钻牛角尖,这样絞尽脑汁地苦思,就是丢掉了自己所有的明智,而变成了病人和蠢

人。如果欢乐的情緒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就高兴、歌唱、欢笑，能說会道，說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都是胡扯。当悲伤的情緒占了上风，他就变得郁郁寡欢，并且大叫大嚷說：他有罪，上帝离开了他，他死后要下地獄，他不能相信自己的使命和选择。在这种恶劣的情緒支配下，人往往会上吊、自杀或投河。如此看来，你称之为天上的、精神的事物的神圣教义总是使精神上脆弱的人、病人或被压迫者遭到痛苦，所以它决不会是救世主基督的教义。

至于我，我的精神曾深入地探求过这种精神上的神圣教义的基础，我越是探求，我所失去的东西就越多。因此，我在沒有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以前，我就不能平靜下来，就不能认識我的精神中的上帝。让我告訴你們，宣揚这种神圣教义的人，就是杀害許多不能說出自己所想的东西、但又保留着自己想法的那些可怜而羞澀的善良之輩的凶手。

第三，这个教义成了狡猾的哥哥掩盖自己政策的挡箭牌，为的是在土地自由問題上欺騙自己善良的弟弟。哥哥說："我的兄弟，土地是我的，不是你的，因此，你不想向我租地，你就不能耕种，你不想拿我付給你的工錢来向我购买土地的果实，你就不能得到这种果实。如果你不这样做，上帝就不会喜欢你，你死后也就升不了天堂，恶鬼就会把你拖进地獄去受罪。"

如果弟弟反駁說："土地是我的天賦权利，正如是你的天賦权利一样，創造我們两人的上帝是一視同仁的。因此，就沒有发生你所說的那种情况的任何理由。我将像你这个哥哥一样，享受土地的自由，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

可是，哥哥說："你不应該依靠自己的理智和认識，而应該相信

书上所写的和牧师对你說的話。如果你不相信，对你的懲罰就会更重。”

弟弟說:“我不能相信我們的公正的造物主分配土地会这样偏袒，因为他知道我們沒有土地就不能在世界上生存。”

哥哥回答說:“难道你是无神論者，是叛逆者，竟不相信上帝嗎?”

弟弟說:“是的，如果我知道这是上帝說的，我就相信，因为我願意为他效劳。”

哥哥說:“好吧，这就是上帝說的。你如果不相信他，就一定要受懲罰;你如果相信他，就一定会升天堂。”

这时，弟弟由于精神上軟弱，对創造物和自身都缺乏可靠的知識，因而就害怕起来，允許哥哥霸占自己的土地;由于害怕死后下地獄而服服貼貼地成为自己哥哥的奴隶，一心希望这样可以升入天堂。这样，他的眼睛就被蒙蔽了，脑子也就迟鈍起来。可见，这一神圣的教义是一种骗局，因为当人們仰望天堂，幻想享乐或是害怕死后下地獄的时候，有人就蒙蔽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见自己的天賦权利是什么，看不见他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应該做些什么。这是梦幻的誘惑，是不会下雨的云。

的确，狡猾的僧侣知道，如果他們能用自己的神圣教义迷惑人民，使人民去追求天上的财富和死后的荣誉，他們就很容易继承土地，并把被骗的人民变成自己的奴僕。

你称之为神的和天上的事物的教义，不是基督的教义，因为基督的話是純洁的知識，是生活的語言，他所說的是他与圣父一起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有关于上帝造物的知識，說的是眞情实况。

这个神出现在基督之后，他模糊了基督的知識；这是宣揚非正义和基督的敌人的秘密的語言；这个貪婪的、野心勃勃的、阴险毒辣的神用这种語言来愚弄心地善良的人，使他們失去自己在人間应有的地位。

这种神用下列两种办法来愚弄心地善良的人：

第一，如果一个人根据国王的法律拥有財产，就会有人用这种誘惑的手段使他由于指望死后升入天堂而交出或者牺牲（即揮霍）自己的財产，把財产交給牧师，或者用于宗教的目的。

第二，一个人听牧师的传道入了迷，就会荒废自己的工作，弄得債台高筑，然后，他的当教师的弟兄就把他关起来，让他挨餓，之后，神就把他叫做伪君子和歹徒，并且摇身变为恶魔，在这个活地獄中折磨他。

当然，光明将会普照大地，用神的名义招搖撞騙的人将会說："不管我們的誘惑手段多么高明，人民决不会听信我們誘惑的呼声。"所有的牧师、教士和宣揚他們称之为神的、上天的事物的人，就注定会发出一片呻吟：巴比伦大城，神的雄伟的城市啊，你这个以法术籠罩着整个大地、迷惑了各个民族、使得全世界都向这头猛兽跪拜的城市，哀哉，哀哉！它一时之間怎样倒塌、怎样受到审判的呢？这一些事情，你会从《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节中看到。

邮局局长的职責

整个共和国境內的每个教区都要在选举其他公职人員的同时，选出两个人来担任邮局局长的职务。由于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每个主要城市都要选出两个人来領取本国东部邮局局长交

寄的东西，另外选出两个人来領取本国西部交寄的东西，两人領取北部交寄的东西，两人領取南部交寄的东西。

农村邮局局长的职責如下：每月都应当从自己的教区和主要中心区順着河道发出消息，报道发生了哪些不幸事件，发生了哪些給共和国带来荣誉或耻辱、害处或好处的事情；如果哪个月沒有发生任何值得記載的事情，他們就要記上一笔，說某个教区平安无事，秩序正常。

在有关的邮政局长从本国各地发出了自己的文件后，收到这些材料的人就按順序把它們抄录下来，一个教区抄完，另一个教区接下去抄，就像記"监督周記"那样。

八个收件人尽快地把本国四面八方发生的事件記在一个本子上，这样，就利用这个記事本把这些事情通知每个邮局局长，使他們来的时候带着有关自己教区的事件的书面材料来，走的时候带着有关全国的事件的书面材料走。

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有一个地区发生了鼠疫、饥荒、敌人入侵、暴动或其他不幸事件，其他地区就可以很快知道，前去支援。

假如某一不幸事件是由愚蠢行为和玩忽职守造成的，其他地区就可以事先引起警惕，防止发生这类危险。

如果有人由于勤奋或聪明而发现了自然界的某种秘密，或对某一行业和耕作等方面有所发明創造，使共和国可以在昇平和富裕中繁荣昌盛起来，同时这些人由于这些功績而在他們所在地区贏得了荣誉，那么，全国其他地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会有許多人因此而更加开动脑筋，发揮自己的技能，努力做出同样的貢献。这样，随着时間的推移，由于国王压迫制度长期的残酷压制而至今

还沒有人知道的自然界的秘密就不再成为秘密，而将被人一一揭示出来，为我們共和国增光。

共和国軍队的征集

如果教区、郡和国家的居民的种种需要促使人民选出公职人員来維护普遍的和平，那么，同样的需要也将使人民对自己的公职人員說：

“你們为了我們共同的安全来监督我們遵守法律的情况，而我們則来帮助你們，保护你們。”

“帮助”和“保护”这两个名詞的含义是，在敌人入侵或自私的公务人員或愚昧无知的人民发动暴乱或騷扰时，人民将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法律和管理有方的公职人員，或是起来鎮压任何蠢人为破坏我們的普遍和平而煽起的叛乱。

可见，正如必須建立普遍和平这一規律曾促使人民选出公职人員和頒布法律来作为政府的指南一样，必須进行普遍自卫这一規律现在又要求征集軍队。因此，在共和国内，无論是軍队还是公职人員，都服务于同样一个目的——必須确保普遍的安全。

軍队分为两种：管理軍和作战軍

所謂管理軍，就是在和平时期保护国家和政府的和平的审判官，其办法是履行作战軍在战爭中用自己的鮮血从压迫者手里夺回来的法律。

这里，从一家之长到議会議員，所有的公职人員都是軍队的首領和領袖，而起来保卫和帮助自己的公职人員、保卫良好的管理制

度的全体人民，則是軍队的士兵。

根据普遍公正的法律，每个人都可以在自由利用土地的情况下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会受到其他人的限制和压迫。如果审判官把执行这条法律作为自己的基础，那么，他們就会使各国人民得到快乐。

其次，叫做野战軍的作战軍是适应保卫国家不让外国侵入或免遭不堪忍受的压迫的需要而建立的。这种侵入和压迫促使人民建立軍队，把蛻化变质的公职人員或居心不良的人斬首和碎尸万段，因为他們只图私利用不謀求普遍的自由，并且背信弃义地力图废除共同自由的法律，使国家与共和国人民屈从于他們的个人意志和貪欲。

这种战爭叫做瘟疫，因为它是由人类心中的貪婪、傲慢、虛荣心和嫉妒心的可咒詛的发泄所引起来的。因为这种心理既然不是統治其他人及其劳动的主宰，就不願意接受某种自由公正的秩序的溫和监督。

现在，人民正起来保卫自己忠实的勤务員，反对他們那些不忠实的同事，以保卫自己的法律和普遍的和平。

共和国作战軍的任务或使命就是鎮压所有想葬送共和国的自由而举行暴动的人。如同在君主国时期軍队被用来压服所有起来反对国王所有制的人一样，在自由共和国时期，軍队应当被用来反击或消灭所有想支持国王奴役制或使其复辟的人。

作战軍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抵抗外敌。外国敌人的侵入只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占領我們的国家和土地，不让我們自由使用土地，他們则变成騎在我們头上的国王和地主，而把我們变成他們的

奴隶。

征服者威廉占領英国以后，不仅把土地分給了自己的士兵，而且把領地內的所有男人及其妻子儿女都送給自己的領主任意使用。基于这个原因，现在就应該征集一支軍队，使外国人不能侵入，使我們共和国其余一部分弟兄在我們的軍队（它是我們本身一部分）保护下能够在自己的共和国內耕耘、播种、收割、享受自己劳动果实和过和平的生活。

第二个使命是：如果某一个国家被占領、被奴役，像英国被自己的国王及其侵略性的法令所奴役一样，那就应該尽量秘密地把軍队召集起来，使自己的国家得到复兴和解放，使土地能够成为本国一切孩子（不論他是什么人）的共有財富，就像沒有实行国王奴役制以前一样。关于这种奴隶制，你們在«撒母耳記上»第八章中可以看到。

这种战争叫做国內战爭。这是英国平民反对现在已被推翻的查理国王的战爭，因为查理国王及其法律是諾曼人占領英国留下的世袭权力。

现在，在本世紀，英国的平民已經建立了軍队，摆脫了諾曼公爵的征服，重新用武力夺回了自己的法律和自由，只要他們不让自己受国务会議的愚弄，不被它根据新的理由把他們拖回到奴隶制度去就好了。

英吉利共和国的軍队，你們要密切注意这一点！

敌人不能在战場上战敗你們，但他們在議会中运用政治手腕来战敗你們是輕而易举的，如果你們不团結起来建立普遍自由的話。

如果国王的威信在你們的法律中重新得到恢复，那結果就会証明，查理国王已經运用政治手腕征服了你們和你們的后代，战敗了你們，尽管你們表面上砍掉了他的脑袋。

国王的力量不存在于他的表面可见的肉体上，而存在于他的称之为君主統治的意志、法律和权力上。

如果你們废除了国王的管理制度，代之以眞正的自由的共和管理制度，你們就会得到自己的王位。保持住这个王位，使你們的后代可以得到和平，事情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有别的样子。不同的目的决定了战爭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可能有凶手和罪犯的軍队

如果募集軍队是为了推翻国王的压迫，如果軍队的首领曾經答应給被压迫的人民以共和自由（只要被压迫的人民能够帮助这些首領，比如自己参加軍队，或是出錢），如果人民眞正能够提供帮助，战胜了暴君，那么，这些首領就应該受到法律的約束（法律是上帝），履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他們不能把国家从国王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保留一部分王权，从而使他們的一部分朋友像在国王統治下一样遭受深重的奴役，那么，这些首領就不是共和国的忠实士兵，他們就比强盜和暴君还坏，比被他們推翻了的国王还凶残；他們就要再次失掉战胜共和国的压迫者以后所得到的一部分权利，因为他們违背了对自己的被压迫朋友許下的諾言和承担的义务，而这些朋友却曾經帮助过他們。有一个人对我說，如果我能帮助他，他就答应把我从暴君的統治下解放出来，可是当我把自己的財产、鲜血和健康貢献出来，然后根据他对我所承担的

义务等待得到一份应得的权利的时候，他却登上了王位，把土地攫为己有，說土地是他自己的，而不是我的，并对我說，他受良心的驅使，不能允許我和他一起享有土地的自由，因为这是别人的权利。請問，这种人同那些像一切征服者那样用法律和言行宣布自己是暴君的公开暴君有什么区别呢？

这时，我的健康和財产已經丧失，我的年龄日增，我不是懇求别人施舍，就是为别人打短工，但我所受的教育从来都沒有要我去做这种工作。同时，土地是我的自由遺产和天賦权利，正如是我不得不为他們做工的那些人的自由遺产和天賦权利一样。如果我无法依靠自己衰弱的劳动力过活，那就应該去拿我所需要的东西，就像基督由于需要而派人去牵那头驴一样。毫无疑問，他会凭借国王和法律来把我当做小偷吊起来。

但是你，一切創造物的正义之神，請你費神来判断一下，我們中間究竟誰是小偷。是他还是我？他从我的手里夺走了作为我的天賦权利的使用公地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正是我通过亲身参加斗爭和捐輸自己的資产（他拿走我的資产代替工資）的途径帮助他从压迫者国王手里夺回来的；我占用村社的土地是为了进行播种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希望在自由共和国的正义与和平的环境中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

这样的士兵，这样背信弃义的人，既不可能成为創造物的朋友，也不可能成为某一个共和国的朋友，而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是伪君子，因为他进行战斗不像在他的諾言中虛伪地声称的那样是为了把土地从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是为了把政权从别人手里夺取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完全像在野兽中所看到的情

况一样，因为野兽夺取統治和保持这种統治，并不是为了解放誰，而是要統治和宰割弱者。这是君主制的士兵，而不是共和制的士兵。这样的士兵是凶手，他們的軍事行动是非法的。

可是，具有真正崇高精神的士兵将会帮助弱者，解放被压迫者，对自由共和国的繁荣像对自己百花盛开的花园那样感到欢欣鼓舞。君主制的軍队缺乏这种真正崇高的精神。这种軍队是由自私自利之徒拼凑而成的；好人在其中像荆棘一样，最誠实的人像木刺一样。請你們，旧約的先知們，証明一下情况是不是如此。

君主制軍队抬高山峰，蹂躪河谷，换言之，它抬高暴君，践踏被压迫者，把他們挤到貧困的死胡同里去。

而共和国的軍队像把山峰与盆地拉平的施洗礼的約翰一样，要推翻暴君，提高被压迫者的地位，从而为走向和平与自由鋪平道路，使被压迫者能够执政和继承土地。

綜上所述，英国可以看到，軍队在什么情况下所做的事情是好的，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带来禍害。

第 五 章

学校教育和学习手艺

年輕人就像馬駒一样，在沒有被教育和懲罰制服以前，总是不馴順的和愚笨的。对这个問題采取輕視的态度，就像对解决这个問題缺乏足够的明智一样，一直是世界上产生深仇大恨和发生騷乱的原因。

因此，共和国的法律要求不仅父亲、而且所有的监督人和公职

人員都有責任教育儿童,用正确的守則教育儿童,并要他們学习某一种手艺,使任何一个教区的儿童不致像許多人那样虛度光阴,使他們受到人(而不是野兽)所应該受到的教育,使共和国能够由勤劳的、聪明的、有經驗的人建立起来,而不是由愚蠢的懶汉建立起来。

人的年龄分为四个时期: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从出生到四十岁可以算作幼年和青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从婴儿断奶起(母亲用自己的奶喂孩子,如果母亲沒有什么先天的缺陷妨碍做到这一点的話),双亲就要教育他,使他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亲切的、謙逊的态度。然后,双亲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学习共和国的法律(他的智力在学校里逐漸成熟,从幼年期逐漸进入青年期)一直学习到熟悉了所有的技艺和語言为止。这样做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們熟悉了有关世界的形势的材料,就可以利用这些积累起来的知識,成为有理性的人,从而比較有能力来管理自己;

第二,他們依靠这一点可以成为优秀的共和主义者,由于熟悉管理制度的本质而对管理工作能够給予帮助;

第三,如果英国要派遣使节去别的国家,我們就可以挑选熟悉这个国家的語言的人去;如果有别的国家的使节到英国来,我們就会有懂得这个国家的語言的人来接待他們。

但是,同类的儿童不会只是学习书本知識而不做其他事情,他們不会成为君主制度下的那种所謂煩瑣哲学家。在君主管理制度下,人們由于不爱劳动和不爱动脑子,把时間都用来設法使个人飞黄騰达,成为騎在自己劳动弟兄头上的領主和主人,就像占星家西蒙和列非特人那样,因而成了世界上一切动乱的根源。

因此，为了避免发生书呆子的游手好閑这种危险后果，在孩子受过学校教育达到智力成熟以后，再把他們送去学习一种他們的智力和体力都适合的手艺、技术和科学，并且一直学到四十岁为止，这对普遍的和平是明智的、安全的。

因为地里的全部工作和手艺工作，都要由青年人和失掉自由的人去做。然后，从四十岁起到八十岁止（如果人能活到那么大年紀），也就是說，从成年起到暮年止，他将免除任何劳动和义务，如果他自己不願意承担的話。

应該从达到这一年龄的人中选举所有公职人員和监督共和国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人。

所有的人在四十岁以前都应当成为工人或仓庫保管員。因此，他們在未滿四十岁时，都不能被选为公职人員，因为人到了这种年龄才取得了管理自己和别人的經驗；年輕的聪明人选到政府里去，很容易产生驕傲自大，等等。

人应当学习哪些手艺

凡是可以帮助探寻創造物的秘密和提供如何正确管理土地的知識的任何一种手艺、技术或科学，都可以学习。

所有的技术和科学都有五个来源；誰要在一个或所有五个方面从事活动，誰就是人类的有益的儿子；誰只是袖手旁观和空談他讀过和听过的东西，而沒有把自己的才干应用到某种个人的活动上来提高生产率、发揚世界上的自由和和平，誰就是无益的儿子。

第一个来源——合理耕种土地，以便提高土地的肥力，这个部門叫做农业。农业有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耕种土地，开垦荒地，施肥，施石灰肥，烧树木草根，耕耘和合理翻耕土地，使土地能够适于播种，得到丰收。在这些工作的領导下，所有的制粉工人、制麦芽工人、制面包工人、制馬鞍工人、造犁和大車的工人、制绳师傅、紡織工人等等，形成良好的农业。

农业的第二个分支——园艺业，即种植、剪接与培植各种果树及平整土地来种花、种草和种菜以供欣賞、食用或医疗用的技术。在这里，所有的医生、外科医生、制造各种烧酒的人、配制药剂的人、酿酒者、榨油者、制造各种水果罐头的人等，都可以通过观察来研究，怎样做才对所有的生物(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动物)更为有利。

第二个来源是矿业，就是勘探土地，寻找金、銀、銅、鉄、錫、鉛、煤、其他矿石、硝石、盐、明矾等等的产地。在这里，所有的化学工作者、火药制造者、石匠、鉄匠等等，发现土地的潜力和財富以后，就可以研究如何把这些宝藏用来为人类謀福利。

第三个来源是合理飼养牲畜，不管是牧人还是牲口的主人，都应該这样做。在这里，可以学习怎样飼养与培育奶牛、羊、供乘騎用的馬和拉車用的馬。所有的皮匠、帽匠、鞋匠、手套匠、紡羊毛匠、呢絨匠、成衣匠、油漆匠等等，在这里也可以学习怎样看管和照料牲畜。

第四个来源是整頓林业，培育用材林，种植、砍伐和培育林木，鋸开木材做各种用途，如建造房屋和造船等。

在这里，所有的木匠、家具匠、制造各种生产工具、犁耙和乐器的人，以及所有从事林业和看管用材林的人，都可以研究自然界的秘密，使树木长得更粗更壮、更快、更有利于生产。

第五个来源即智慧可以从中学习到自然界的秘密的来源，就是观察太阳、月亮和星球的升落、潮水的涨退，研究海洋及其各种作用、力量以及对人和动物的身体发育的影响。在这里，还可以研究天文学、气象学、水利学、风的运动和天空各种变化(暴风雨和有利于航海的天气)的原因。

从所有这五种来源吸取实际知識，这是好事。

但是，还有一种传統的知識，这种知識不是通过实践而是从讀书或向别人学习中得来的。这种知識使人游手好閑，其中沒有什么有益的东西。

第一种是积极的知識，这种知識保持普遍的和平。上帝本身也活动于其中，因为当他使用自己的創造力量創造万物时，他本身也就对实践貢献出了自己的智慧：上帝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不是想像中的幻想。

后一种是游手好閑的、无所事事的静观，而煩瑣哲学家却把这种静观叫做知識，但这不是知識，而只是徒有知識外表的东西，就像鸚鵡学人說話，并不知道自己說了一些什么。这只是一种满足于讀书和静观的表面的知識；它听别人怎么說，自己也跟着怎么說，可就是不动手去做。从这种传統的知識和学习中产生出了僧侶和法学家，这种人仗着自己能言善辯，完全依靠别人的劳动过活。他們制定出了一些自己不想遵守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别人痛苦，可是触动不了他們自己的一根毫毛。因此，世界上就产生了各种压迫、战争和混乱；一种后果产生糾紛，另一种后果造成黑暗，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奴隶制的支柱，它压在万物之上，使它們在下面发出呻吟。

因此，为了防止发生游手好閑和运用阴謀詭計进行欺騙的危险，要孩子学会一种手艺和一种体力劳动，学习各种語言和历史，对共和国是有利的。

男孩学会讀书和劳动，女孩学习讀书、縫級、刺綉、紡織麻布和毛綫，学习音乐和其他精巧的工作，以便一方面用麻織品和毛織品充实仓庫，一方面用手工艺品装飾个人的住宅。

如果这个綱領被通过，国内就不会有游手好閑之徒，也不会有乞丐，許多工作就会由那些现在无所事事的人去做，国庫的收入也就会大大地增加。

在領导某种手艺的时候，不能使聪明能干的年輕人在发明創造方面受到阻碍，如果有人想用新的方式把自己的知識运用到手艺或科学中去，监督人就不应該阻碍他，而是应該鼓励他，从而使人的认識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揮，以便来发掘任何技艺中的一切秘密。

应該使每一个有新的发明創造的人都得到应有的荣誉。无疑地，当人們有吃有穿的时候，他們的智慧就会成熟，就会去探求万物的各个方面的秘密；当人們担心挨餓受冻和只想着怎样向监工交租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許多稀有的发明創造。

王权就这样压制了求知欲，使它不能达到尽善尽美，而且依靠棍棒的法律来推崇无非是一种騙局的想像精神。

不能买卖土地及其果实

在国王政府的統治下，騙子手用卑鄙的手法剝夺了善良人們的天賦权利，把他們的土地攫为己有，从而造成使許多人痛苦的赤

貧现象。

本来聪明人应該帮助蠢笨的人，强者应該帮助弱者，而实际上聪明人和强者却使蠢汉和弱者破产。

所有的儿童在沒有达到成年以前，在有关他們的世界的一切方面，都是单純、軟弱、沒有經驗的。但是，不等他們长大到能够理解事物的时候，具有更大力气和更多主意的狡猾之徒，就用虛伪的不正当的騙人的买卖技巧，搶走了他們使用土地的自由，夺去了他們的天賦权利。

因此，当他們认識到自己成为肥田沃土上的乞丐的时候，就相信这样一句俗話："誠实是无价之宝，但是誰要誠实，誰就会餓死。"为什么呢？

因为买卖产生了騙子手：这是征服者的法律，是杀死基督和阻挠他复活的收稅人和伪善者的正义。他們說什么黑暗能够驅散光明。

而这种狡猾的騙子手往往成为土地的管理者。这时，城市居民就只好哭泣，因为被任命为公职人員和管理者的总不是聪明的穷人，而是狡猾的富人，富人由于同掠夺来的土地有利害关系，所以一定要使别人成为貧困的奴隶，依附于他們和他們的集团。

由此，世界上也就产生了对弱小的弟弟的压迫和蹂躪，就像俗話說的，他們由于自己狡猾的哥哥而眞正成了弟弟。正如但以理所說："在国王管理制度下，执政的是只会发号施令而自己并不服从命令的最坏的人，他只会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来过养尊处优的生活，而自己却不劳动。"

因此，在自由共和国，旣不会有买也不会有卖，誰也不会雇用

自己的弟兄来为自己做工。

如果可以不要买卖而能管理共和国，那么，人类使用土地的最古老的公正法律和最高的土地自由就将成为共和国管理的綱領。如果人民由于在使用土地方面存在貪婪和无知，因而想通过买卖来管理土地，那么，这个綱領除少数条款外，就提供了一个簡便的管理土地的方式，来安撫人民的思想和保持国内的和平。

作为小販，我要抬高物价，
但我要提出一个忠告，
如果它对你来說
适用于交易的話。

应該怎样耕种土地

应該依靠每一个家庭来耕种土地，收割庄稼，并把粮食运进仓庫；如果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家庭需要粮食或其他产品，他們可以到仓庫去取，不必付錢。如果他們要騎馬，夏天就到原野上去、冬天就到公共馬厩里去向监督人借用，騎完以后把馬送还，不必付錢。如果有人需用食品或肉类，就到肉店里去領，不用付錢，或是到放牧牛羊的地方去，挑出他們的家庭需要食肉的牲口来宰杀，而不必通过买卖。

所有这些土地上的财富都是公共财产，原因如下：耕耘土地的工作，以及地里的一切活茬，都是每个家庭不必通过买卖而共同去做的，这点在有关各种手艺的监督人的职責的那几章和仓庫法中，已經比較詳細地談过了。

关于正确管理的法律，监督法律执行情况的公职人員，每家和每个人的和平的維护，每种手艺的改进和发展——这一些在关于

公职人員的职責一章中已經談过，在下面关于法律的一章中还要談到。

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这种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說，一个人要像自己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来对待别人，但是要除去古代貪婪的征服者法利賽人那种貪婪和傲慢的精神。这些人在自己的說教、祷告、斋戒和謝詞中間，向上帝說了多少好話，似乎上帝除了他們而外再也沒有更忠实的奴僕了。实际上，他們却在避免同别人接触，并把所有不想崇拜他們如此贊揚的上帝的人投入监獄，加以杀害。

现在，上帝和基督制定了一項永恒的法律——友爱的法律。不仅志同道合的人要互相友爱，而且对自己的敌人也要友爱，这就是說，要爱同你們思想不一致的人，要使人們吃飯穿衣的要求得到滿足。

现在，你們面临着一个考驗，看你們是不是忠于上帝和基督，是不是遵守他的法律，还是你們要在上帝复活的时期就把眞正的自由、公正和和平的萌芽消灭掉。

现在，你要么馬上就像一个兵士那样背叛我們，調过头去返回埃及，从而宣布自己是要咬伤基督脚跟的那条毒蛇的后代的一支，要么，馬上就成为《圣經》的忠实儿子之一，成为基督的信徒，帮助砍掉毒蛇的头即国王的压迫，从而把永恒的正义与和平带到人間。看吧，现在你的眼睛已經睁开了。

到处兴建仓庫并使之成为公共的庫房

无論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将到处兴建仓庫。土地的全部果实

和手工业者的所有产品都要先运进仓庫里去，然后再按照需要发給每家和每个人使用，或者用輪船把这些产品运到外国去換取我国不生产的物品。

国内所有經济人員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果实，以及从外国运来的貨物，都将作为公共的儲备。既然每个人都是为了充实公共儲备而工作，每个人就可以自由利用仓庫中的任何一件物品，以便滿足自己的需要，保証过富裕的生活，不必通过买卖，也不受任何的限制。

人生在世，除了要衣、食、住并和志同道合的人愉快交往而外，还要求什么呢？实际上，貪婪的、高傲的、禽兽一般的人却要求很多的东西，他們要求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摆在旁边供自己欣賞，就是为了把它們消耗掉，随心所欲地把它們糟塌掉，使其他弟兄由于缺少这些物品来滿足自己的需要而过着貧困的生活。

可是，自由共和国的法律和忠实的公职人員将限制这类人的无理智的行为。

有两种仓庫：主要仓庫和专門仓庫

主要仓庫，这是存放大批各种日用品的房屋，如在庄稼收割后存放粮食和土地果实的粮仓和場所。这些房屋可以叫做粮食、亚麻、羊毛或皮革、鉄、麻織品和毛織品或各种航海用品的仓庫。每个家庭或商店經理将按照需要和为了供应較小商店的物資而从那里領取东西。

此外，牧場的畜群、羊群、馬群都是公共財产，因而每家都可以不用买卖而从畜群、羊群中得到自己所需要食用的或作其他用途

的牲畜。

同样地，一切公有的干酪制造所都是儲存奶油和干酪的仓庫，但是每一家都可以在自己宅旁养牛供自己需用。

同时，这些主要仓庫都将依靠共同劳动和每家的支援来得到充实和維护，这一点在有关各种手艺监督人的职責的各章中已經談过了。

所有手艺人都可以按照需要从这些作为国家主要仓庫的公共建筑物中領到自己个人工作用的材料或自己家庭用的一切日常用品。

第二，还有专門仓庫或商店，手艺人可以把自己的制成品送到那里去，例如把鉄制品送到鉄器店，把帽子送到有关的店鋪，把手套、鞋、小块的麻織品和毛織品送到各个专业商店里去，如此等等。

现在，在英国各城市和中心区，都有叫做店鋪的专門做买卖的地方，它們今后还会保存下来，只是充实和分发物品的制度有所改变，因为过去根据国王和征服者的法律，收发貨物是通过买卖来进行的，是用印在金銀貨币上的征服者的肖像或其他印記来換取土地的果实的，而在将来，根据共和国的法律，商店經理将不必通过买卖而自由收发商品。

商店經理将把商品接收下来，送进仓庫，当个人或家庭来領取他們所需用的东西时，則从公共仓庫提出这些商品自由发給他們，正如现在在国王管理制度下通过买卖所做的那样。

但是，由于个別家庭和手艺人生产出来的东西比他們能够使用的来得多，他們就把个人的产品例如帽、鞋、手套、袜子，麻織品、毛織品等等送到仓庫里去。

因此，他們到別的仓庫去領取他們所需要的而自己不能生产的其他日用品，乃是非常合理和正当的。既然别人領取了他的一部分产品，那么，他去領取别人的一部分产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所有这些仓庫和商店都由专門选出来做保管工作的人員負責看管，这在有关各种手艺监督人的職責各章中已經談过。因为有人比較长于劳动，有人比較长于保管仓庫商店和收发日用必需品的工作。所有这些簡单的工作可以叫做对某种仓庫的保护。有些人可以保护粮食仓庫，有些人可以保护麻織品和毛織品仓庫，有些人可以保护皮革庫，有些人可以保护小五金店。这样一来，大家就会像現在这样，知道所有主要的、专門的日用必需品放在哪里，存在哪个仓庫和商店里，从而使各城市和中心区、以至于几乎每个家庭都变成存放供全共和国使用的和运往外国的某种消費品的仓庫。

这种自由流轉将抑制貪婪、高傲和压迫。在人們存在买卖法的时候，就像我在前面已經讲过的，狡猾的騙子手会借助别人的劳动来占有更多的領地。他們凭借这样办法成为富人以后，就会变成統治自己弟兄的領主——压迫者，这就会在各国人民中制造混乱和战爭。

你們責备自己的弟兄，說他們不相信基督的存在，好像你們是唯一热爱基督和始終忠于基督的人。現在請你們到这里来吧。

这是对你們的爱的考驗：看看你們是不是像你們希望别人服从你們的国王奴隶法那样服从自由法，而自由法就是基督的圣訓。你們可能会大发雷霆，或者是垂头丧气地走开。基督难道沒有对你們說过，要是你們有吃有穿就該心滿意足嗎？这也就是你們以

及你們弟兄的普遍和平、丰衣足食、心滿意足和喜悅欢乐之所在，这样，就不会有人請求布施或者餓死，或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了，这也就是基督的正义法律——要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的实现。而基督这条法律在你們沒有实现共和自由以前，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现在，当圣子就要出世的时候，事情已經非常清楚，或者是你們贊同那創造自由、正义和和平的精神的基督，或者是回到君主制度去，重新贊同仍然存在的埃及奴隶制。死活两条路摆在你們面前，任你們选择，看你們願走哪条路。但是要知道，如果你們的正义不超过国王和領主这些收税人和法利賽人的正义，你們在精神上就永远不会得到眞正的和平。

第 六 章

旧的国王法律不能管理自由共和国

这种法律不管是在奴隶制时期还是在自由时期，都不能进行管理，尽管它們替許多老爷、天主教徒、新教徒效劳过。它們很像老兵，只是改换了名字，骨子里却原封不动。这是因为它們在任何宗教中都反映了这样一些人的意志的統治，这些人认为如果不在压制自己弟兄的智慧、个性和劳动的基础上过闊綽的生活，便觉得自己不自由。

这些法律之所以叫做王法，乃是因为它們是国王頒布的。如果有人說，这些法律是平民頒布的，就会有人回答說：这不是平民頒布的，因为自由共和国的平民还应当頒布法律。

因为在国王統治时期，除了取得圈地証或国王（他把土地攫为己有，因为他是征服者或是征服者的继承人）統治时期貿易特許証的領主和自由持有农之外，誰也沒有选举过别人，自己也沒有被人选举为議会議員和立法委員。

所有下层的人既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被选举，因为所有取得特权証明的自由持有农都站在国王一边，而下层的人从被征服之日起，总是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总是奴僕和奴隶。

这样选出議会以后，如果有哪个議員由于內心的正直竟违反国王的意志，力求实行某种自由法，或是恢复被征服以前的旧习慣，那么，国王就会下令把他监禁起来，不然上議院（它曾經是国王的古諾曼人的世袭軍事会議）或者国王本人就会解散議会和取消它的职权。

可见，旧的法律是在国王奴隶时期而不是在共和自由时期頒布的，因为議員要考虑国王特权的利益，支持他的征服，不然自己就要遭到危险。

目前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形：有些公职人員不敢反对当权人物的意见，每个士兵不敢反对自己长官的意见，否则他就会失掉自己的差使，沒有办法生存下去。

只要立法者把实现国王的意志和特权作为自己的目的，被压迫的平民就不能享有共和国的自由。

但是，由于某些議会活动家的英明、勇敢、正确和热情，平民还是取得了一項自由的条款，于是这一条就被載入他們的法律。大宪章中有关自由的那些好的条款，就是作了很大的努力、經过不屈不挠的斗爭才定下来的。

这些法律所以是王法，还因为它們是国王的走卒制定出来的，或者因为領主、自由持有农等等是被征服时期諾曼士兵的继承人，因而也只能支持他們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国王的利益。

难道我們沒有看到，在国王統治下頒布的一切法律都有利于富裕的地主嗎？貧苦的农民迄今还是奴隶，而且按照这些伪善的法律，还不能享有任何使用土地的自由：当法律頒布出来而議会不再存在的时候，被压迫的穷人沒有受到保护，而剝夺他們自由使用村社土地和权利的領主的政权却依然存在，并且按照征服法，不征得領主的同意，誰也不能使用村社的土地。因此，旧的法律叫做王法。

这些旧法律不能管理自由共和国，因为国家现在要从諾曼人的占領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領主和諾曼人的自由持有农的政权应当被推翻，否則平民还是像过去一样，甚至比以前还要貧困。旧法律絕不会換上另一副面孔，即使用共和国的水洗过脸，其內容还是像过去一样枯燥乏味。难怪国王要用法文或拉丁文而不用英文来制定他們的法律。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对諾曼种族表示尊敬，另一方面是为了要使平民认識不到他們的天賦自由，使他們不会起来要求自己的解放。即使这些法律是用英文制定的，国王的那些原則还保留在里面，那么，英文也絲毫不能給我們帮什么忙，反而会使我們由于认識到自己遭受的奴役而更加痛苦。

什么是法？

法是人和其他創造物在自己的行动中为了保持普遍和平而遵循的規則。这种法有两种意义。

第一，这个推动人和动物的生命力(叫做創造物中的自然法)，促使草木、谷物等植物在一年四季中生长。任何一种生物的行为都受这一內在法的推动。这种自然法通过两种方式即无理性地和有理性地发生作用。

內在法使人生儿育女，每时每刻都出于貪婪的自私心理而像愚蠢的孩子或疯狂的野兽一样，不加考虑地急于满足自己的需要。身体常常因此而受到摧残，这叫做同理性的法斗爭的四肢的法。

当对一切行为的动机进行內在的、仔細的观察，通过这种观察去衡量这种行为的結果，使之不致因暴飲暴食、讲話和行动过多而危害人的本身或其他人的时候，这就叫做“人的光輝”、“理性的力量”或“理性的法”。这种法是通过試驗和对和平与紛乱进行观察之后而在心中产生的，而这种紛乱是人由于某种言論、思想或行为而被卷进去的。这种法叫做“最高的胜利”，因为这是人心对古代的无理智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良知的証明或呼声”。

人們經常說根据法或根据《圣經》之类的話，因为这种有节制作用的自我控制就是那个自然法，只不过是比前者具有更高的形式而已。这种法有很多名称，为了节省篇幅起见我都略而不談了。

法在人的內心中的这两种作用都竭力利用著作来使自己占据优势，以便爭取尽量多的拥护者。哪一支力量能够募集到更多的人，那一支力量总是居于統治地位，就像国王和上帝互相爭夺对創造物的統治权一样，像光明和黑暗在白昼和黑夜中相互斗爭和相互代替一样，或者像所謂“一个强有力的全副武装的人征服了人的心灵，但会有另一个更强的人起来赶走他”。

这个由理智或愚昧产生的成文法叫做法律条文；上帝所創造

的人、野兽和土地都被这一法律秉承执政者的意志管理着。反对者把它叫做“进行屠杀的条文”，而和这一法律趣味相投的人却把它叫做“生命的語言”。

例如，执政者是一个有經驗的、聪明的、有能力的人，他就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撕毁沒有經驗的人制定出来的貪婪而高傲的愚昧法律，保持共和国的和平。这就叫做“历史的或传統的”法律，因为它以成文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以色列共和国的法律是摩西写在书上传給后代的。

这种外部的法是对愚昧无知的抑制，或者像所罗門所写的，是“抽在愚人背上的鞭子”，而且只是为愚人而增定的。

自摩西时代以后，愚昧无知的貪婪和高傲的力量有时重新抬头，歪曲了这种传統的法。

既然刀剑的力量在各民族中抬起头来企图进行征服，成文法就不能提出人类的普遍自由，不能蔑視无理性的专横行为，而且法律要制定得能够支持征服者的专横（不管公正还是不公正）；它不是要尊重共和国的自由，而只是要尊重征服者及其朋友的自由。这样，沉重的奴隶的枷鎖就套在心地善良的人們身上。而像摩西那样有社会思想的人，就遭到摧残，他們的精神就被压制。这首先在各国人民中間引起不滿，后来就引起战爭。

那些征服者的宠臣則以伪善和諂媚行为討取国王的欢心，以便从国王那里得到尽量多的土地；只要他們能够发现哪个农民有反对称之为法律的征服者意志的行为，他們就会加重对他的奴役。现在，人們都在埋怨，而且我們也看到，王法始終都是为了懲办平民最願意做的那些事，在法院开庭期中給他們設下圈套，使那些支

持国王的法学家和僧侶能够得到金錢，靠他人劳动来过富裕的生活。

这就违反了一个管理有方的共和国的眞正本性，国王的意志就占据了法律的地位，而正义的法律和自由的法律却被践踏和消灭。

传統的王法就是这样一些条文，它們现在扼杀了自由，成为战爭和迫害的根源。

这是一些把基督的衣服撕成碎片的士兵，而基督的衣服本来应該是天衣无縫的。这一条法律唆使人們互相爭斗，为的是爭夺这些衣服的碎片即各种圈地，也就是要占有土地，成为統治別人的人。

但是，上帝所創造的眞正古代的法，乃是对全人类的和平的訓誡：它宣布一切人都可以自由得到土地；它把犹太人和多神教徒联合在一起，对任何人都不加排斥。它把基督的衣服又縫补起来，把和平的王国变成共和国。这是得到正确理解的內在力量，这是眞正的法，它教导人們一言一行都要像希望別人对待自己那样。

但是，这只是法的一般定义。其次，应該談談在和平时期管理共和国的特殊法律应該是什么样的法律，以及怎样废除一切負担。这是自由法律的胜利，当这个极其庄严的法律得到恢复和确立下来的时候，它将成为全体人民的快乐。

簡短有力的法律是管理共和国的最好的法律

以色列共和国的法律文字不多，簡短扼要，鮮明有力，因此，只要公职人員和人民服从这些法律，管理工作就可以順利进行。但

是，英国在国王时期頒布的法律(无論是在天主教时期或是在新教时期頒布的)为数众多，而这些法律又是用法文和拉丁文写的，这就造成了英国的两大禍害。

第一，在人民中形成了严重的愚昧状态，引起了极大的糾紛。人民由于缺少知識而产生了严重的謬誤，这就使他們在訴訟方面花費大量的金錢；很多人被关进监獄，被鞭打，被驅逐，失去土地和生命，这都是他們所不了解的那条像鞭子一样抽在他們背上的法律所致。这是人民的一大禍害。

第二，人民不熟悉法律而造成很多糾紛。当两个人发生爭吵，其中誰也不想侮辱另一个人的时候，每一方都会以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因而双方都想使用法律。有时，他們就到法学家那里去，給法学家錢，要他告訴他們，究竟是誰违反了法律。法学家看见有机会維持自己的职业，自然感到高兴。于是就东拉西扯地拖延时間，等到他們把錢几乎都快用光，才告訴他們把这一案件交給自己邻居去处理，让邻居为他們調停，而这件事本来一开头就应該这样做的。

可见，法律和法学家的一切活动只是一种圈套，他們引誘人們去上这个圈套，并用欺騙的方法从他們手里把土地夺去；法学家維护征服者的利益，支持他們对人民的奴役，国王看到了这一点，就把一切訴訟案件都交給他們办理。这一切都美其名为审判，其实只不过是給人带来痛苦的禍害而已。

如果法律比較少，文字又很簡短，并且經常宣讀，那就会預防这种禍害的产生。每个人知道了他的行为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他在言論和行动上就会十分謹愼，从而就可以根除法学家的欺騙。

以色列共和国的摩西的法律就是这样。人民上床、起床和走路的时候，都在談論法律，他們把法律带在身边，就像把手鐲戴在自己手上一样，所以他們都精通这些和平所系的法律。

但是这也說明，英国是陷入圈套的盲目的国家；它的領袖由于高傲和貪婪而把它引入迷途，甚至由于缺少法律知識而把它引向灭亡，法律的知識把决定生与死、自由与奴役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我希望将有美好的未来。

能够管理国家的专門法律或法律体系应該是怎样的？

1．由議会的法令加以批准的法律条文应該是公職人員和人民的准則，应該是一切行为的主要法官。

2．某个人或某些人（只有議会的法院除外）如对法律擅自加以增减，一律将被撤职，并且将永远不能再选出来担任公职。

3．任何人不能为了金錢或报酬而使用法律。敢于这样做的人将被当作共和国的叛逆处死，因为当金錢能够买卖审判和左右审判的时候，只会造成压迫。

4．教会人員每年必須四次即每季一次向人民宣讀法律，使每个人都能知道他应該服从什么，沒有一个人会由于缺少这种知識而死亡。

5．沒有两个或三个証人作証，或者未經本人承认，絕对不能对任何人提出起訴。

6．任何人除非眞正犯有罪行和說了侮辱性的話，不能受到处罰；任何人都不能由于涉及上帝的言行而受到排斥，他将在国內太

太平平地生活。

7. 被告和原告每次都要随传随到公职人員那里去当面对质，以便双方都可申訴，而不致使一方受到損害。

8. 如果法官或公职人員违反法律而行使了自己的意志，或者是在沒有法律可以作为他的依据的情况下行使了自己的意志，他就将被撤职，永远不得再担任职务。

9. 凡对某人提出起訴而又提不出証据的人，将受处罰，其处罰与被告在罪行确凿的情况下应受的处罰相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公职人員提出起訴时，起訴可以受理；所有其他起訴，法律将不予考虑。

10. 凡是毆打了自己邻居的人，行刑吏就以打还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肢体抵肢体，以命偿命；这样做的理由是使人尊重别人的人格，像别人应該对他自己那样去对待别人。

11. 毆打公职人員的人将被判处在监督人的监督下强迫劳动一年。

12. 凡是在邻居中間播弄是非、造謠中伤从而挑起邻居不和的人，第一次将当众公开受监督人申斥；第二次将受鞭打，第三次将被判在监督人监督下强迫劳动三个月；如果他还继續不改，則将被判处强迫劳动終身，并在共和国內丧失自由。

13. 如果一个人說了触犯他的邻居的侮辱性的或挑衅性的話，并且有人向监督人提出申訴，第一次监督人将单独对他进行劝戒；如果他继續侮辱自己的邻居，下一次监督人将在教堂的会众面前对他进行劝戒和譴責；如果他仍不改，第三次将受鞭打；第四次，如果他的罪过由証人証实，則被判处在监督人监督下强迫劳动十

二个月。

14. 一个人如果不是公职人員，本来是无权命令别人去服从法律的，而他却像領主那样对自己的兄弟实行統治，如果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他将受到像上面所說的那样的劝戒，要是他执迷不悟，也将受到同样的处罰。

耕种法等等

15. 每戶将有耕地、收割、打谷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和用具。人手多的戶将有犁、大車、耙等。其余的戶将有鉄鍬、十字鎬、斧头、鐝头等，数量将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者的数目而定。

如果某个主人和家长在这方面粗心大意，該区监督人应該当面对他进行劝戒；如果他还不改正，监督人就当众申斥他，如果他坚决不改，就把这个家庭交給另一个人去領导，而他本人将在监督人的监督下进行强迫劳动，直到改正为止。

16. 播种时，每个家庭都应該派出工作所需要的足够人員到田里去耕种，收获时則去收割和采集地里的果实，并根据监督人的命令，会同他所指定的工作人員把这些果实送到仓庫里去。如果誰拒絕去做这項工作，监督人将詢問他拒絕的理由；如果是因为生病，則免除他的劳动，如果只是由于懶惰，則根据懲治游手好閑的法律予以处罰。

游手好閑懲治法

17. 如果有人拒絕学习手艺或者拒絕在播种或收获时工作，或拒絕充当仓庫看守人，而又想和劳动人民一样吃穿，那么，保卫人

員最初将对他单独进行劝戒；如果他仍然游手好閑，保卫人員将申斥他，然后让他留在人民当中一个月；如果他仍然游手好閑，将受鞭打，并再給他一个月的自由；如果仍然不改，他将被交給监督人，从事强迫劳动十二个月，或者一直到他服从正常的秩序为止。每个少年之所以必須学习一种劳动，是为了預防高傲自大和不滿情緒。这样做是为了使他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使他們能有机会同其他人一起自由劳动。这将使共和国得到丰富的食物和一切必要的东西。

仓庫法

18. 每个城市和中心区都将建立仓庫，儲藏麻、毛、皮、呢絨以及一切从海外运来的日用必需品。这些仓庫叫做主要仓庫，每个家庭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这里領到，供自己家內之用，也可以供自己做手艺和运往农村仓庫之用。

19. 在每个城市或中心区，每座私人住宅或商店将像现在这样成为专門仓庫或商店。这些商店将由从事某种手艺的家庭的产品中取得供应品，或者由从事同样的手艺的較大的家族的产品中取得供应品，就像现在城市里所有的商店領取供应品的情况一样。

20. 仓庫看守人发出他所看管的商品时不收分文，正如他收进商品时不付分文一样。

21. 如果某一个仓庫看守人玩忽职守，监督人就根据公正的起訴把这一情况通知法院，法院則判决他离开那个仓庫和崗位。他将被調去从事其他一种生产工作，受监督人的监督，他的职务由其他人来担任，因为有可能生活在自由之中而又不願意享受这种

自由的人，应該尝尝被奴役的滋味。

监督人法

22. 每个监督人的唯一职責，就是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因为法律是国家的眞正管理者。

23. 如果哪个监督人包庇游手好閑的人，忽視法律的执行，他将受到法院的规劝；第二次他将被撤职，永远不能再担任这个职务，并将遣返到青年和僕役的队列中去充当工人。

24. 新监督人接任时，应該审查前任监督人过去一年来发出的一切命令，以便检查他們是否认眞履行了自己的职責，有沒有违法行为，因为违反法律会以某种方式帮助国王奴役制的复辟。

25. 手艺监督人应該督促每个家庭在播种和收获土地果实时提供帮助，要每个家庭从事自己的手艺来充实仓庫，要仓庫看守人努力收貨，装滿自己的仓庫，并把一切商品发給所有的人而不准进行买卖。

26. 监督人执行自己职責时，每个人都必須协助监督人进行工作，不然将根据他拒絕协助的工作的性质，或者給予譴責（如果他也是公职人員，則被撤职），或者剝夺他的自由。

买卖懲治法

27. 如果一个人引誘另一个人进行买卖，經被引誘者揭发并告到监督人那里，引誘者将被剝夺自由十二个月，监督人則在教堂会众面前表揚不受引誘的人，表揚他忠实于共和国的和平。

28. 如果有人买卖土地及其果实（根据航海法与外国人通商

除外)，买卖双方将作为共和国和平的叛逆而被处死，因为买卖会使人重新陷入国王的奴役之下，并且成为一切争吵和压迫的根源。

29. 如果某一个男人或女人认为土地是自己的而不是自己兄弟的，他或她将在教堂的会众面前坐上耻辱椅，并在额头印上耻辱的烙印，然后在监督人的监督下当十二个月的奴隶。如果他們破口謾駡或者企图用秘密或公开煽动的办法发动武装暴乱，以确立国王的所有权，他們就被判处死刑。

30. 仓庫是每个人的财产而不是个别人的财产。

31. 任何人都不付工錢或者領取工錢，因为这又会使人們陷入国王的奴役之下；自由人一旦需要帮助，青年或成为公僕的人就会欣然前往，以便完成监督人所指派的工作。付工錢和領工錢的人都将受到被剝夺自由的处分，并且在监督人的监督下充当十二个月的僕役。

航 海 法

32. 其他国家至今仍然保存着君主制和买卖，所以如果用船只把我們英国的貨物运出去，并根据其他国家的习俗用买卖的办法换取这些国家的貨物，这对我們共和国的和平将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条件，那就是我們的船只运出去的一切貨物都是共和国的财产，而同其他国家通商都是用公共儲备的貨物来进行的，目的在于充实仓庫。

金 銀 法

33. 金銀不是从我国矿藏中采掘出来的就是用船只从海外运

来的。因此，金銀不能用来鑄造刻有征服者肖像的硬币，以便以征服者的名义或得到他的允許来进行买卖；金銀在共和国中只限于制造盘子和装飾房屋所需要的其他必需品，即现在用銅、錫、鉄或其他某种金属做的东西，而不会作其他的用途。

但是，如果我們需要其貨物的那些国家在我們不付給硬币的情况下不与我們交換，那么，我們可以把一部分金块、銀块鑄成刻有共和国国徽的硬币，但是这些硬币只能作这种用途，而不准作别的用途。

哪里硬币万能，那里就不可能实行"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去待人"这条宝貴的准則。司法被拿来作买卖；更正确些說，非正义精神有时为了金錢而进行买卖，并且成了一切战爭和压迫的根源。当然，一切創造物的正义精神从来沒有制訂过这样的一种法律：軟弱的平民只有从英国到东印度去开采金銀，亲手把金銀带回来交給自己的兄弟，才能得到对方的同意让他們耕种土地和依靠土地生活，并享用自己的財产（他們本来不应当利用土地）。

公职人員选举法

34．所有监督人和公职人員每年都要改选一次，以預防野心和貪婪的产生，因为人民已經尝够了公职人員长期担任某种职务或世袭职务所带来的痛苦。

35．性格暴躁、喜欢吵架和說話得罪了自己邻居的人，在沒有改正这些缺点以前，不能被选出担任国家的职务。

36．除了受法律处分的人而外，所有二十岁以上的男人都有投票选举公职人員的自由。

37. 应該选举以通情达理、言談謹愼和熟悉共和国法律著称的人来担任公职。

38. 所有四十岁以上的男人有权被选出担任国家职务，不滿四十岁者不能当选，但以热爱劳动和言談謹愼著称而被人民选出的人則不受此限。

39. 如果有人力图劝說人民选他当公职人員，这种人就根本不应当当选。如果有人劝說人民去选一个为了自己当选而四处奔走的人，那么，这两个人在这段时間內都将被剝夺自由，也就是說，他們两个人沒有选举别人的权利，自己也不能当选。

背叛懲治法

40. 无論是誰，如果他以說教和祈祷为正义的上帝服务，同时却經營商业来获取土地，就将被当作巫师和背叛者处死。

41. 誰要是口头上提出某种要求，而其行动又暴露出他是抱着另一种打算，将永远不能担任共和国职务。

什么是自由

每个自由人都有使用土地、耕种土地、在土地上建筑房屋的自由，有从仓庫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并不受任何限制地享用自己劳动果实的自由。他不向任何領主交租，四十岁以后有权被选担任公职，四十岁以前有权选举公职人員。如果他需要青年帮他做手艺或者种地，监督人就指派一些青年男女到他家去当僕役。

失去自由人法

42. 所有失去自由的人都穿上白色毛衣，以区别于其他人。

43. 他們将受监督人的管理，监督人指派他們充当搬运夫或农业工人，去做某一位自由人需要做的任何工作。

44. 他們将毫无例外地去做任何的工作，但經常充当的是搬运夫或車夫，把谷物和其他儲备物資从一个仓庫运往另一个仓庫，从乡村运往城市，或是从城市运往乡村，等等。

45. 如果他們有人拒絕做这样的工作，监督人将下令鞭打他，让他吃粗劣的食物。这里的中心問題在哪里呢？自由人干的是輕活，而这些人干的是重活。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打掉他們的高傲和愚蠢，使他們成为共和国有用的人。

46. 失去自由的人的妻子和儿女，只要沒有像自己父母和丈夫一样失去自由，就不是奴隶。

47. 誰违反了法律，起初将单独或公开受到口头劝戒，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那样；重犯将受鞭笞，第三次违法将剝夺一个时期的自由或者剝夺終身的自由，并且再也不能被选担任公职。

48. 失去自由的人将成为众人的僕役，遇到某个自由人向监督人請求派人做工时，监督人就把失去自由的人派到他那里工作，并且规定，当某一个自由人得到监督人的同意，派失去自由的人去做某种工作时，另一个自由人在該項工作未完成以前可以不让他离开。

49. 如果这些违法者中有人說了侮辱法律的話，他将受到狠狠的鞭打，吃粗劣的食物；如果违法发动武裝叛乱来反对法律，他

将被当做叛逆者处死。

奴隶恢复自由法

50．任何奴隶，凡是能够提出明显的証据証明自己已經順从、勤勉和努力遵守共和国的法律，在奴役期满之后，可以根据法官的判决恢复自由；但如果他們仍然反对法律，則将继續充当奴隶，一直到服满第二个刑期为止。

51．他們在为共和国进行的十二个月的强迫劳动的刑期未滿之前，任何人都不得恢复自由，因为他們不分冬夏都应当处在同样的条件下。

52．如果他們有人恢复了自由，法官和元老院就将宣布他已获释，幷准許他可以自由根据自己的願望穿任何顏色的衣服。

53．如果有人生病或者受伤，研究本草和矿物科学幷会貼膏药或用药的外科医生就去給他診治，但不能要求报酬，因为公共仓庫就是对每个人的工作的一种社会报酬。

54．在为死者举行葬仪时，教区的公職人員和邻居应該参加送葬，幷且参加公民葬礼。但是，无論是公共牧师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参加誦讀祈祷文或安魂祈祷詞。

55．如果有人学习手艺，幷且学习七年滿期，就有資格成为家长。不管他已否結婚，监督人都应該指派他中意的年青人来給他充当僕役。

婚 姻 法

56．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与自己心爱的人結婚的完全自由，

只要他(她)們能够获得对方的爱情或者好感，出身和嫁妆都不能妨碍結婚，因为我們大家都是属于同一血統，都是人类的一員。至于嫁妆，公共仓庫就是每个男人和女子的嫁妆，它对每个人都是同样敞开着的。

57. 如果男人与少女私通，并且生了孩子，他必須与她結婚。

58. 如果男人强奸妇女，該妇女大声喊叫拒不同意，并且强奸的事实由两个目击者証明属实，或由該男人供认不諱，那么他将被处死，而那个妇女則是自由的，因为这是盜窃女性个人自由的行为。

59. 如果一个男人想用暴力夺走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对于他的初次犯罪行为将由調停吏在教堂会众面前对他进行劝戒；第二次犯罪将罰他在监督人的监督下当十二个月的奴僕；如果他强奸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而她高声叫喊，則与强奸少女同等論罪，将他判处死刑。

60. 在男女双方同意結婚时，他們就将此事通知区内所有的监督人和自己的一些邻居。在亲友聚会之后，就由男方亲自宣布，他将娶女方为妻，女方也說要嫁給男方，并且双方都要求监督人当証人。

61. 任何一个家长都不允許为午飯或晚飯做的肉食多于他家用飯的人所能吃掉的数量，或者是在肉类不会腐烂的期間做出这样多的肉食。如果某人的家里經常有食物腐坏，监督人将私下对主人进行劝戒。如果这一家庭由于忽視对家务的管理工作而继續存在这种浪費现象，調解人将当众对他进行譴責，数落他的輕率行为，使他感到慚愧。如果第三次发生这种现象，他将在监督人监

督下充当十二个月的僕役，以便让他知道，謀取食物是多么不容易，而在这一时期内，將責成另一个人来监督他的家庭。

62. 任何人只有在师傅的指导下服务七年之后才能成为家长和拥有僕役。这是由于一个人要成为家长，应該达到一定的年龄，能够通情达理，以保持共和国的和平。

人啊，这就是你要遵守的正义法令。
它也許已經在和平中灭亡。
但是，眞理又放射出光芒，謊言登上了宝座。
由于它們的沉思默想，心胸时时都在作痛。
知識来到我們面前是要伤害我們，而不是来搭救我們。
难道是我叫你到我們这里来？你想来誘惑我們！
哪里知識在增长，那里悲伤也在加多，
一个給世界带来教义的大騙局正在成熟，
人刚說出話来而又馬上推翻，
只要能够得利，自己的誓言也可以背弃。
哪里有能够改正錯誤的力量！
請走到我們这里来，把眞理的道路指給我們。
死亡，你躲藏在哪里，为什么不对我作一个暗示？
我根本就不怕你，我的話不是謊言。
把我的軀体夺去吧，把地上的遺骸还給四种原素。
让我留在它們中間，享受和平与安宁。

附　　录

杰腊德·溫斯坦萊小传

杰腊德·溫斯坦萊是十七世紀中叶那些使私有制英国恐惶万状的思想的最鮮明的代表人物。胜利者們曾千方百計想磨灭掉人們对他的記忆。现在人們能够記得的有关溫斯坦萊生平的不很确切的片断資料，大部分取自他本人的著作。

有材料說，溫斯坦萊生于兰开夏；还有資料記載，他在 1609 年 7 月 10 日曾去維崗教区的教堂受过洗礼。根据散见于溫斯坦萊的不同著作中的一点迹象可以得出結論，他曾在伦敦学过生意；內战开始时，即十七世紀四十年代，他在伦敦中心区开了一家鋪子，后来由于內战引起的經济危机而宣告破产。

由于生活无着，溫斯坦萊曾不得不寄居于塞利郡的亲友处。他的著作有些地方提到，他不得不在那里替邻居放养牲口。

有些地方也提到，溫斯坦萊为了寻找眞理，曾参加过各种教会組織和教派，但并沒有得到滿足。1648 年，他轉而对自己身上和整个自然界中的上帝进行“实驗性”(照他自己的說法)的认識。

溫斯坦萊在其最成熟的著作《自由法》中十分有力地和挖苦地揭露了各种教会的代表人物的謊言和伪善，他們引导人民去追求天堂的幸福，而自已却去寻找尘世的福利(见《自由法》关于僧侶的一章)。

在这个时期，塞利郡显然掀起了要在圣乔治山上共同耕种村社土地的运动，即掘地派或眞正平均派的运动。溫斯坦萊成为这一运动的領袖之一和立場最鮮明的思想家之一。但是，无論如何不能认为，他是在英国資产阶級革命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中十分流行的那些反对私有制的思想的唯一代表者。克伦威尔和当时英国社会統治阶級的很多著名代表人物的許多言論，都可以証明这一点。这些人对于私有制的存在将受到威胁这件事，都表示惶恐不安。

溫斯坦萊在 1649 年即英国成立共和国那一年，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1649 年 1 月 26 日，溫斯坦萊发表了他的《新的正义的法律》一书。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表达了共同利用土地和享受土地果实的思想。

同时，掘地派着手实现自己的綱領——在圣乔治山上共同耕种土地。这一切对土地占有者——地主和自由持有农发生强烈的影响，通过他們也对資产阶級共和国的政权和議会軍的統帅部发生强烈的影响。部队被派遣到掘地派和平活动的中心塞利郡，士兵杀死了一些参加运动的人。4月20日，溫斯坦萊和埃弗腊德訪問了議会軍总司令費尔法克斯的所在地白厅，陈訴掘地派的和平的、正义的目的。从《給費尔法克斯閣下及其軍事会議的信》（见本书第38頁）中可以看出，1649年5月，費尔法克斯亲自到过圣乔治山。1649年4月26日，发表了《眞正平均派的宣言》（有十五个人签名，其中包括溫斯坦萊），宣布了正在失去土地和已經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运动的基本原則。

就在1649年这一年，溫斯坦萊写了《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宣言》（除溫斯坦萊外，还有四十四人签名）、《致費尔法克斯閣下及其軍事会議的信》、《关于华尔頓的威廉·斯塔尔和約翰·泰勒的反基督教的血腥行为的宣言》、《告下議院书》、《給伦敦城和軍队的口号》。在最后这篇著作中，溫斯坦萊揭露了統治集团对掘地派进行的非法的、偸偸摸摸的迫害：不通过法院，沒有任何法律根据，依靠軍队逮捕掘地派，赶走他們的牲口，毁坏他們集体劳动的一切果实。溫斯坦萊要求进行公开审判，要求法学家和牧师公开进行討論。但是，这一要求沒有获得結果，因为統治阶級害怕这一事件会广泛地传播开来。

溫斯坦萊本人在运动被鎭压下去的时候沒有遭到逮捕，并且继續为掘地派的事业而斗爭。在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政府当局觉得溫斯坦萊不是什么危险人物，是微不足道的，以致于只要对他进行规劝就行了，而不必把他逮捕起来。这种解释是十分靠不住的。很难相信，在政府眼中掘地派运动的普通参加者会比这个运动的一个最杰出的、以其著作而享有盛名的領袖更富有危险。更可靠的假設是：政府当局沒有逮捕溫斯坦萊，是由于他的声望，害怕逮捕他会激起群众的不滿。

就在《給伦敦城和軍队的口号》这篇杂文中，溫斯坦萊站在被压迫人民群众的立場，批評了英国的工人立法：他指出，人們剝夺了一些人的土地而把它送給另一些人，“命令拴着鎖鏈的人民替拥有土地的人做工，一天得三、四个便士的报酬”，拒絕作工将按流氓行为治罪。溫斯坦萊指的是1563年由国王詹姆士一世批准的学徒法，后来，到了共和国时期，这个法令在1649年重新由下議院批准。

翌年，溫斯坦萊发表了一系列新著作，企图使共和国有影响的集团相信

他的事业的正确性。1650年，出版了溫斯坦萊的以下著作：《給議会和軍队的新年礼物》、《为只想使土地成为共同宝庫的掘地派声辯》、《告全体英国人书》、《对两个大学的牧师和律师公会全体法学家提出的卑微的要求》。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溫斯坦萊都捍卫“英国被压迫的人們”的利益，力图向統治集团和广大人民阶层証明掘地派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举出了鲜明的例子，說明由于革命而执掌政权的新貴族和資产阶級集团所实行的掠夺的、背信弃义的政策。溫斯坦萊是当时参加英国革命的人当中唯一懂得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揭露长期議会1646年2月24日的法令的掠夺性的人。由于这个法令，騎士的領地制被消灭了，領主对国王的封建义务被废除了。但是，农民（公簿持有农）对領主的封建义务仍保留下来：“难道这不是偏袒嗎？啊，你們，执政者們，你們要像曾經解放自己那样，在土地方面解放穷人，維护正义。”——溫斯坦萊在結束自己对英国資产阶級革命者的立法的伪善的阶級自私性的揭露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溫斯坦萊的观点特別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最成熟的作品《自由法》中。这本书出版于1652年，书中提出了把社会建立在共同使用土地和共享一切土地果实的基础上的方案。溫斯坦萊认为，建立这样的社会并不需要在遙远的将来，或者在人所不知的国家，而是立即在英国就能实现的。在这篇作品前面的給克伦威尔的信中，溫斯坦萊劝說克伦威尔并要求他立即实行自己的方案。

注 釋

[1]《眞正的平均派的旗帜》是在1649年写成的。当时正是掘地派企图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有一部分掘地派人开始在塞利郡圣乔治山的荒地上集体从事农业工作。

[2] 基督之敌，是基督教教会的教义上所說的基督的敌人，是邪恶的力量的化身，是魔鬼的使者或化身。

[3] 以扫是《圣經》(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神圣的經典)上的人物，他欺侮自己年輕的兄弟雅各，对雅各做出了一系列恶意的、不正义的行为。

[4] 約瑟是《圣經》上的理想兄弟的形象；他的兄弟們对他极其残忍，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約瑟原諒他們所有的人，并且以德报怨。

[5] 亚当是《圣經》上所說的人类的始祖，是上帝在天堂中創造的第一个人。但是亚当受了魔鬼的誘惑，犯了罪，被逐出了天堂，于是使全人类注定受詛咒和过艰苦的生活。

亚一当是无法翻譯的文字游戏：一方面的意思是亚当，另一方面是英文中的dam即堤壩、障碍物的意思，使人联想起圈公社土地的人。正是这些人使农民失去牧場、刈草場和土地。

[6] 摩西是《圣經》上所說的把犹太人从埃及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的人，是犹太人为了寻求上帝所答应的土地而在沙漠上流浪时期的立法者和領袖。

[7] 該隐和亚伯是《圣經》上所說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大儿子該隐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亚伯。

[8] 挪亚是《圣經》上所說的世界洪水时期世界上唯一公正的人。上帝預先告訴他即将发生洪水，要他造船(方舟)，挪亚和他的家庭、家畜和家禽坐上方舟，因而未遭洪水之灾。

[9] 以实瑪利和以撒、以扫和雅各是《圣經》上所說的两对兄弟，这两对兄弟中的哥哥(以实瑪利、以扫)都对自己的兄弟做出了不公正的行为。

[10] 亚伦是《圣經》上所說的一个腐朽的教会人士，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来巩固牧师对人民的权力。

[11]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先知，是犹太人的传奇式的"历史"上的公正的、虔信宗教的人物。

[12] "教皇的"是天主教会的首領教皇所頒布的。在英国，在十六世紀三十年代实行改革后，一切与教皇和天主教会有关的东西都被广大的人民阶层所憎恨。

[13] "以色列家族"是《圣經》上用来代表犹太人的一种說法。

[14] 最高会議指英国国务会議，于1649年成立共和国时建立，是最高的政府机关，履行行政管理的职能。

[15] 大軍——在英吉利共和国（1649—1653）中，除了最高的国家政权机构之外，保証革命在內战中取得胜利的軍队，对国家事务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16] "尼布甲尼撒时代强加在古以色列身上的巴比伦枷鎖"——《圣經》上談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和劫走犹太人。宣言利用《圣經》上的这个故事来說明英国的社会关系，强調下层阶級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17] "諾曼人征服英国"发生于1066年。諾曼公爵威廉（在征服英国之前，他的綽号叫做"私生子"，在征服英国之后，他的綽号叫做"征服者"）統率西欧騎士、亦即寻求战利品和土地的人侵入英国，在黑斯廷斯战役中粉碎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民軍，为英国新的王朝奠定了基础。諾曼的征服者成为英国最高的統治阶級。

[18] 自由持有农是封建制度英国的农民最高阶层，是拥有比其他英国农民好得多的优越条件的土地所有者。

[19] "紐盖特的囚徒"——紐盖特是英国著名的监獄。

[20] "以西結，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引了《圣經》上的話，从这些話当中，眞正的平均派找到了自己的把土地变成公共財产的要求的确証。以西結、耶利米等都是所謂先知的名字，他們的說教成了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圣經》的組成部分。我們把引自《圣經》的話省略了。《圣經》中包括关于《先知书》、《耶利米书》等。

[21] 《使徒行传》是基督教徒的《圣經》中的新約的一个組成部分，內容是关于基督的門徒的活动的传說。

[22] 西罗亚之水是《圣經》上所說的泉水，人們在那里洗澡可以治病。

[23] 《英国被压迫的穷人向全国所有自称或被人称为領主的人发出的

宣言》上所写的日子是 1649 年 6 月 1 日，有四十五人签名，它是掘地派对一切在自己新占的領地上濫伐树木的侵占公社土地和荒地的人的警告。

［24］地主——大領地的所有主，对于居住在他的領地上的人具有特殊的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权利。地主是英国統治阶級的上层，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己的特权地位，例如，他們现在还是世袭的立法者，不是根据选举而是根据继承权在上議院中占有固定的席位。

［25］“野兽的印記是 666”——这是基督教徒的教会书籍中的一篇作品《启示录》的特别暧昧的說法：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魔鬼必然会到来，他引誘人們，并且用带有象征意义的数目 666 的“野兽的印記”盖在自己的拥护者的身上。在查理一世統治时代的英国鑄币上有一行字“Carolus. D. G. Mag. Br. Fr. et Hi. Rex”。从这些字就形成了一个数目 MDCLXVI，即 1666。

［26］“大专学校中对学生灌輸的千篇一律的鹦鹉学舌式的胡言乱語”——是对中世紀的繁瑣科学的諷刺。

［27］人子——《圣經》上基督的名称之一，表示“神的”原則与“人的”原則在他的身上結合起来。

［28］庄园——中世紀英国領地的名称，其中既包括主人的田地，也包括服从于叫做領主的庄园主的封建权力的农民的土地。

［29］“村社土地”——农民村社所利用的土地（草地、森林、沼澤等）。从十六世紀开始，英国的統治阶級、即地主就用所謂“圈占”村社土地的办法，对农民进行大規模的掠夺。农民失去了利用被地主圈去的、即被用强力夺去的公社土地的可能性。这就破坏了农民經济，使农民失去土地和破产。十六世紀的王权装出要与非法强占农民土地的现象作斗爭，頒布了反对圈地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只是一紙空文。十六——十七世紀农民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举行的多次的起义，都被残酷地鎮压下去了。“圈地”的活动在十七——十九世紀还在进行，并且使英国的农民阶級完全破产和趋于消灭。

［30］迦南地——《圣經》上所說的上帝答应給犹太人的土地。

［31］“民族圣約”——1643 年 9 月 25 日英国議会和苏格兰长老会教派共同承担的实行“眞正的改革”的庄严的义务。这一义务的正式名称叫做“庄严的联盟和盟約”。溫斯坦萊在某些地方还把这个法案叫做“民族契約”。

［32］“查理及其党羽”——指的是以前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及其拥护者，这些人在 1642—1648 年的內战中組成反革命的封建反动势力的陣营。

[33] 费尔法克斯——英国陆軍将軍，議会軍队的总司令。

[34]《給费尔法克斯閣下及共軍事会議的信》是針对議会軍的总司令部的代表人物在1649年春夏对掘地派运动表现出恐惧情緒而写的。溫斯坦萊和埃弗腊德作为掘地派的代表于1649年4月20日到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居住的地方白厅(以前国王住的地方)去拜会他。同年5月26日总司令本人也到圣乔治山亲自調查掘地派的力量和性质。这証明当时英国实际上的政府(这一时期的实权掌握在議会軍总司令部手里)对于掘地派运动的重視，也証明这一运动有被用軍事手段鎮压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而写了这封信。溫斯坦萊受圣乔治山上的耕作者的委托，于1649年6月9日亲自把这封信交給费尔法克斯将軍及共軍事会議的高級軍官。

[35]"审判日"——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似乎审判日将是世界的末日。

在"最后的审判日"中，正直的人站在审判官即基督的右边，而过肉欲生活的人即罪人则站在左边。

[36] 乡紳——英国沒有封号的貴族，但拥有大小不同的領地。

[37] 什一税是为了教会而向居民征收的税，通常是按收获或收入的十分之一来征收的。

[38] 使徒們——根据基督教教会的教义，他們是基督的直接的弟子。

[39]《給将軍閣下及其軍事会議的信》，是溫斯坦萊鉴于帕森·普拉特和掘地派从事共耕的那个地区的一些地主向当局作了密报，因而在1649年12月8日写給議会軍的总司令费尔法克斯的。这封信駁斥了該地的地主对掘地派的誣蔑。

[40] 約翰·普拉特——溫斯坦萊曾在《給将軍閣下及共軍事会議的信》中，以及在杂文《給議会和軍队的新年礼物》中談到他，他于1643年被任命为威斯特霍尔什里的大学校长，当时他的前任已被长老会派的人赶走。从1647年起，他是吉尔福特公司和塞利郡法院的成員。1662年根据"英国国教法"，他失去了公职和住所。1670年去世。溫斯坦萊称他为科布赫姆的"裙带"領主，因为他娶了汉弗萊·兰德的女儿为妻。

[41] 騎士——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英国內战时期拥护国王的人的綽号。拥护議会的人的綽号是"圓顱党人"。

[42] 阿曼、摩尔杜哈、阿苏尔王是《圣經》上的人物，这里是取自十七世紀十分流行的一个故事：奸詐的、恶毒的阴謀家阿曼力图誣蔑善良的、得到

严厉的亚述王阿苏尔的信任的犹太人摩尔杜哈。

[43] 在塞利郡于1648年5月16日递給議会的請願书中，提出了使国王“恢复应有的荣誉和充分的权利”的要求。請願书的提出引起了騷动，有八至十人被杀，成百人受伤。

[44] 《給議会和軍队的新年礼物》是溫斯坦萊于1650年1月1日所写的，其目的是对1649年这过去的一年进行总結，并对这一年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革命法令加以闡释。1649年2月5日，下議院通过决議，规定“議会中的貴族院是无益的、危险的，应該取消”。实施这項决議的法令于3月17日通过。1649年2月7日下議院通过决議說：“在这个国家中，国王的职位……是多余的，增加人民負担的，并且构成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威胁，因此它应該被取消。”实施这項决議的法令于3月19日通过，5月30日公布。宣布英国为自由共和国的法令于1649年5月19日通过。

溫斯坦萊不只是从狹隘的政治意义来闡释这些法令，說这是統治形式的改变，是压迫者的权力被另外一些压迫者所替代，而且說它是社会革命，其目的是要消灭社会的不正义和財产上的不平等。

[45] 公簿持有农——根据得到領地法院(領主法庭)証明的文书的副本而拥有土地的农民，他們对領主有封建依附关系。这一类农民比自由持有农所处的条件差得多；公簿持有农承担了封建剝削的主要重負。

[46] 所罗門——据《圣經》所載，他是犹太人的国王中最聪明的国王。

[47] 租地继承捐——封建义务的一种。最先是在領主的佃奴死后由其后嗣把武器、馬匹和其他种类的軍事装备交給領主，后来成为一种习俗，即把領主的死去的佃奴的财产中的一头牛交給領主。

[48] 这里所指的地租，是指土地所有者(領主)向农民征收的使用土地的款項。

[49] 《自由法》是溫斯坦萊的主要著作，其內容包括在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完全改造社会的計划。在这篇論文的前面，有給英国共和軍队的将領克伦威尔的信，以及給“友好的、沒有偏见的讀者”的信。給克伦威尔的信上載明的日期是1651年11月5日，而这篇文章是1652年发表的。

[50] 大卫——根据《圣經》所說，是犹太人杰出的国王之一，同时是宗教歌曲《圣歌》的著名作者。

[51] 征稅者——用购买或其他方法得到征收教会的什一稅的权利以謀

取私利的人。

[52] 西蒙和利未——《圣經》上的人物，他們的特点是叛卖成性，对教会和社会的職責采取自私自利的态度。

[53] 亚捫人——根据《圣經》所說，这是一个与犹太人比邻而居的民族，时常与犹太人打仗。

[54] 中心区——在中世紀，这个名詞指有教堂的城市居民区即主教所在地。中心区一詞也指具有团体权即自治权的城市居民区。

文　献

温斯坦萊的著作

（按年代先后为序）

1. 《关于創造全人类的上帝的秘密》(The Mystery of God concerning the Whole Creation of Mankind)，1648年，1649年第2版。

2. 《上帝的日子的黎明》(The Breaking of the Day of God)，1648年5月20日，1649年第2版。

3. 《圣天堂》(The Saints' Paradise)，1648年。

4. 《真理胜过誹謗》(Truth Lifting Up Its Head above Scandals)，1648年10月16日，1650年第2版。

5. 《新的正义的法律》(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1648年1月26日（新历1649年）。

6. 《真正的平均派举起的旗帜》(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1649年5月20日（在这篇文章上署名的除温斯坦萊外，还有十四人）。

7. 《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宣言》(A Declaration from the Poor Oppressed People of England)，1649年6月1日（在这篇宣言上签名的，除温斯坦萊外，还有四十四人）。

8. 《致费尔法克斯閣下及其軍事会議的信》(A Letter to Lord Fairfax and His Council of War)，1649年6月9日。

9. 《布罗德的宣言和威廉·斯塔尔与华尔頓的約翰·泰勒的非基督徒的行为》(A Declaration of the Bloudie and Unchristian Acting of William Star and John Taylor of Walton)，写于1649年6月11日以后，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談到了这一天的事情。这篇文章沒有署名，但出于温斯坦萊的手笔。

10. 《向下議院呼吁》(An Appeal to the House of Commons)，1649年7月11日。

11. «給伦敦城和軍队的口号» (A Watchword to the City of London and the Army), 1649 年 8 月 26 日。

12. «致費尔法克斯閣下的两封信» (Two Letters to Lord Fairfax), 1649 年 12 月。

13. «給議会和軍队的新年礼物» (A New-Year's Gift for the Parliament and Army), 1649 年 (新历 1650 年) 1 月 1 日。

14. «为只想使土地成为共同的宝庫的掘地派声辯» (A Vindication of Those, Whose Endeavors are Only to Make the Earth a Common Treasury, Called Diggers), 1649 年 (新历 1650 年) 3 月 4 日。

15. «向全体英国人民呼吁» (An Appeal to All Englishmen), 1650 年 3 月 26 日。

16. «对两个大学的牧师和律师公会的全体法学家提出的卑微的要求» (A Humble Request to the Ministers of Both Universities and to All Lawyers in Every Inns-of-Court), 1650 年 4 月 9 日。

17. «在韦林伯勒收到的一封信» (A Letter Taken at Wellingborough), 1650 年 4 月。

18. «丛林之火» (Fire in the Bush)。这篇文章写作日期不明，唯一知道的一版上写的是 1650 年。

19. «以綱領形式叙述的自由法或恢复了的眞正的管理制度»(The Law of Freedom in a Platform or True Magistracy Restored), (前面附有«一封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和軍队奥利佛・克伦威尔将軍閣下的信»。信上的日期是 1651 年 11 月 5 日，这本小册子的扉頁上的日期是 1652 年)。

溫斯坦萊著作选集

1. «杰腊德・溫斯坦萊著作集» (The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附有关于掘地派运动的文献)，薩宾編，伊塔卡，紐約康奈尔大学出版部出版，1941 年，共 686 頁。

2. «杰・溫斯坦萊著作选» (G. Winstanley. Selections from His Works)，汉密尔頓編，(书前有希尔的序言)，伦敦，1944 年，共 198 頁。

关于温斯坦莱的文献

1. 沃尔金:《现代社会主义先驅者著作片断》(В. П. Волгин: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отрывках 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版,第 1 卷(第 4 章,第 81—100 頁)。

2. 沃尔金:《社会主义思想史》(В. П. Волгин: Истор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8 年版,第 1 卷(第 6 章,第 165—187 頁)。

3. 斯塔尔尼:《温斯坦莱是英国大革命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家》(В. Стальный: Уинстенли—идеолог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великой англ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苏联科学院通报》,1935 年第 1 期,第 45—70 頁。

4. 貝伦斯:《在掘地派温斯坦莱这一神秘主义者、唯理論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共和国时代的掘地派运动》(L. H. Berens: The Digger Movement in the Days of the Commonwealth, as Revealed in Writings of G. Winstanley, the Digger Mystic and Rationalist, Communist and Social Reformer),伦敦 1906 年版,共 268 頁。

5. 貝伦斯:《共和国时代的一位社会改革家杰·温斯坦莱》(L. H. Berens: A Social Reformer G. Winstanley of the Days of the Commonwealth),載《威斯特敏斯特評論》,1905 年,第 164 卷,第 3 期,第 273—285 頁。

6. 伯恩斯坦:《英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Ed. Bernstein: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in der Grossen Englischen Revolution),第 3 版,斯图加特 1919 年版,序言 13 頁,正文 367 頁。

7. 希尔:《1640 年英国革命》(G.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1941 年(俄文譯本由謝苗諾夫教授主編,1947 年出版)。

8. 赫德逊:《温斯坦莱的經济思想和社会思想。他是十七世紀的馬克思主义者嗎?》(W. S. Hudson: Economic and Social Thought of G. Winstanley. Was He a XVIIth Century Marxist?),載《现代史杂志》,1946 年,第 18 卷,第 1 期,第 1—21 頁。

9. 彼得戈尔斯基:《英国內战中的左派民主运动;关于温斯坦莱的社会哲学的研究》(D. W. Petegorsky: Left-wing Democracy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a Study of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G. Winstanley), 伦敦 1941 年版, 共 254 頁。

10. 斯肯克:《关于清教徒革命中的社会正义》(W. Schenk: The Concern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伦敦-紐約 1948 年版, 序言 8 頁, 正文 180 頁。

主要人名对照表

四　画

韦伯，約翰　Вебб, Джон
韦伯，塞繆尔　Вебб, Самуэль
巴克，約翰　Баркер, Джон
巴契洛尔，約翰　Бачилор, Джон
巴納德，托馬斯　Барнард, Томас
比契，約翰　Бичи, Джон
比克斯塔夫，亨利　Биккстафф, Генрих

五　画

古德格魯姆，理查德　Кудгрум, Ричард
兰德　Лайнд
卡尔佛特，尤尔斯　Кальверт, Джильс
以扫　Исав
本宁頓，威廉　Беннилтон, Вильям
布朗，艾伦　Браун, Аллен

六　画

艾斯，約翰　Эш, Джон
艾叶尔，腊尔夫　Эйер, Ральф
艾迪尔，托馬斯　Эдир, Томас
亚韦尔，托馬斯　Ярвел, Томас
伊斯特，托馬斯　Ист, Томас
扫罗　Сауло
西尔　Сейер

七　画

邦彻尔，克里斯托弗　Бончер, Кристофер
克里福德，威廉　Клиффорд, Вильям
克利福德，克里斯托弗　Клиффорд, Кристофер
克伦威尔，奥利佛　Кромвель, Оливер
沃辛頓，尤里安　Вортингтон, Юриан

八　画

彼得斯　Питерс
帕罗特，爱德华　Паррот, Эдворд
帕麦尔，約翰　Пальмер, Джон
阿曼　Аман
阿苏尔　Ассур

九　画

查理一世　Карл I
科頓，約翰　Куртон, Джон
約瑟　Иосиф
哈里逊，約翰　Харрисон, Джон
威勒，理查德　Уилер, Ричард
威金逊，約翰　Вилькинсон, Джон

十　画

格登，托馬斯　Гейден, Томас
格雷，理查德　Грей, Ричард
泰勒，約翰　Тэйлор, Джон
泰勒，威廉　Тэйлор, Вильям
索耶，罗伯特　Сойер, Роберт
海曼，約翰　Хейман, Джон
庫尔頓，約翰　Культон, Джон
庫姆斯，威廉　Кумс, Вильям
埃茨，納撒內尔　Етс, Натанизль
埃弗腊德，威廉　Эверард, Вильям
莫尔，托馬斯　Мор, Томас
莫迪，約翰　Морди, Джон

十一画

曼利，詹姆斯　Мэнли, Джемс

康帕内拉　Кампанелла

十二画

普拉，約翰　Пра, Джон
普拉特，帕森 Платт, Парсон
惠彻，爱德华　Уичер, Эдвард
惠登，丹尼尔　Уиден, Даниэль
溫斯坦莱，杰腊德　Уинстенли, Джерард
費尔法克斯　Ферфакс
斯帕尔，艾普顿　Спайр, Элтон
斯塔尔，托馬斯　Старр, Томас
斯特拉維　Страви

十三画

骚斯，約翰　Саут, Джон

十四画

柴尔德，威廉　Чайльд, Вильям
蔡尔德，朱尔斯　Чайльд, Джайльс
赫塞姆，威廉　Хэсэм, Вильям

十五画

摩尔杜哈　Мордухай
德雷克　Дрейк
滕奇，威廉　Тенч, Вильям

十六画

霍尔，詹姆斯　Холл Джемс
霍尔康，納撒内尔　Голькомб Натаниэль
霍格里尔，威廉　Хогрилл, Вильям